

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人文數位教學計畫

紅樓夢數位化教學與創作
期 末 報 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指導單位：人文數位教學計畫辦公室

執行單位：高雄醫學大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李玲珠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陳以德助理教授

執行期程：2010年2月1日—2010年7月31日

2010年7月30日

目 次

一、課程內容	
1. 核心理念	1
2. 課程目標	1
3. 內容摘要	2
二、執行成果摘要	
1. 開設課程	2
2. 每週主題概要	3
3. 參考書目或指定閱讀	4
4. 修課人數	5
5. 成績評量方式	6
6. 人員與相關活動	6
7. 設備使用	7
8. 總體成效	7
三、課程成果介紹	9
四、經費運用情形	
1. 學校配合款(自籌款)運用情形	10
2. 經費運用情形一覽表	11
五、課程目標達成情況	
1. 達成情形	11
2. 自我評估	11
六、面臨問題與因應措施	11
七、後續課程構想	13
八、結論與建議	13
九、附錄	
附錄一、檢討會委員評估與建議	14
附錄二、教學參考資料之訥成大綱	18

附錄三、教學參考資料之講義.....	18
附錄四、教學參考資料之網站架構.....	157
附錄五、教學意見調查.....	157
附錄六、數位化成果產出清單.....	160

一、 課程內容：

(一) 核心理念：

1. 以經典《紅樓夢》為授課核心，融入現代化詮釋，藉著經典智慧豐富學生生活內涵，並安頓生命。
2. 以問題導向的討論設計融入課程，重視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與反省能力，於開放性的討論中，強化學生口語表達、聆聽、尊重不同意見的民主素養，並透過小組報告建立團隊分工合作與溝通的能力。
3. 將《紅樓夢》抽象的文本敘述，透過影音圖像科技轉化為更易理解的內涵，引發更強烈的經典閱讀興趣，建立終身閱讀習慣。
4. 使學生熟悉各種媒體的基本運作原理及相對應的軟體，主要內容包含：多媒材基本原理的介紹，文字、圖片、影片、聲音、視訊處理，多媒材整合……等，以建立整合各種媒體的能力。
5. 由人文與資訊教師共同協同授課，透過課程建立跨領域教學的交流、互動平台，並提供跨領域學術研究整合的可能，培養跨領域人才。
6. 運用本課程架設之網站，連結本校現有之學習網站教務處：「數位網路學園」、「跨文化數位教學博物館」，豐富網路教學資源，建立更優質的網路學習平台，擴大本課程之規劃效益。

(二) 課程目標：

1. 培養閱讀經典名著《紅樓夢》的興趣，從而建立終身閱讀習慣。
2. 透過文本導讀與課堂討論，思索經典中呈現的人性幽微與處事應對細節，圓滿生活所遇。
3. 藉由數位化教學創造的虛擬情境，激盪感知與理知能力，增加應世的智慧。
4. 熟悉數位化科技軟體的原理與操作，及其在研究與生活中的應

用。

5. 豐富學生多元化學習，厚植醫學人文素養。
6. 藉由傳統文化建立良好的生活態度與美學品味。
7. 藉由虛擬情境與討論，培養批判性思辨能力。
8. 激發學生建立跨領域整合與學習的思考，並提供可能之途徑。
9. 認識文化創意產業及可能的創作路徑，掌握經典紅樓夢的人物質素，進行現代化的改裝創作。

(三) 內容摘要：

A. 開設課程摘要表						
課程名稱	參與授課老師數		修課學生數		教學助理人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紅樓夢數位化 教學與創作	2	1	8	29	1	2
備註：預選時 98 人選課，但因公仔製作成本較高，限修人數設定為 32 人，後增加 5 位興趣濃厚的學生，因此共 37 人。						
B. 舉辦之學術活動：無						
場次	參與人次					
	男			女		
0						

二、 執行成果摘要：

(一) 開設課程：

課程名稱：「紅樓夢數位化教學與創作」，隸屬於本校博雅通識之整合型核心課程「經典與文明」領域。

(二) 每週主題概要：

週次	日期	課程進度與主題概要	授課教師
一	2/24	課程簡介： 紅樓夢的現代化閱讀與文化創意概念	李玲珠 陳以德 李政憲
二	3/3	紅樓夢總論	李玲珠
三	3/10	紅樓人物立體化論述（一） ——寶玉、黛玉、寶釵	李玲珠
四	3/17	紅樓人物立體化論述（二）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	李玲珠
五	3/24	紅樓人物立體化論述（三） ——王熙鳳、尤二姊、尤三姊	李玲珠
六	3/31	紅樓人物立體化論述（四） ——史湘雲、秦可卿、李紈	李玲珠
七	4/7	紅樓人物立體化論述（五） ——巧姊兒、劉姥姥、妙玉	李玲珠
八	4/14	紅樓夢的醫藥與養生觀	李玲珠
九	4/21	期中考停課	
十	4/28	紅樓人物現代化詮釋與討論	李玲珠 李政憲
十一	5/5	2D 繪圖軟體介紹	陳以德
十二	5/12	2D 繪圖實作	陳以德
十三	5/19	紅樓人物現代化選配討論	李政憲
十四	5/26	紅樓人物現代化造型定案	李政憲
十五	6/2	紅樓現代化創作暨實做	李政憲
十六	6/9	紅樓現代化創作與作品分享	李玲珠 陳以德 李政憲
十七	6/16	端午節放假	

十八	6/23	期末考試停課
	7/16	課程成果檢討會（委員：林秀蓉、宋邦珍、馬琇芬）

（三）參考書目或指定閱讀

1. 《紅樓夢》，饒彬校注，台北：三民
2. 《紅樓夢校注》，馮其庸等校注，里仁
3. 《懂了，紅樓夢》，李玲珠，台北：原神
4. 《紅樓人物研究》，郭玉雯，台北：里仁
5. 《紅樓夢人物論》，王昆侖，北京：北京
6. 《紅樓夢與中國文化》，周汝昌，台北：東大
7. 《紅樓園林》，任明華，台北：時報
8. 《紅樓夢的飲食文化》，陳詔，台北：商務
9. 《紅樓夢植物圖鑑》，潘富俊，台北：貓頭鷹
10. 《紅樓夢人物醫事考》，陳存仁、宋淇，台北：世茂
11. 《醫說紅樓——紅樓中的健康養生秘法》，段振離，北京：新世界
12. 《紅樓夢繪本》，孫溫，北京：作家
13. 《紅樓夢畫稿》，戴敦邦，上海：上海書店
14. 《紅樓夢群芳圖譜》，戴敦邦，天津：楊柳青畫社
15. 《紅樓夢圖詠》，改琦，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16. 《圖注紅樓夢》，胡雲復、于天池，北京：北京大學
17. <http://cls.hs.yzu.edu.tw/HLM/home.htm>
元智大學《網路展書讀·紅樓夢網路教學資料中心》
18. 《多媒體網頁設計三合一》第二版，游欣璇、林建光，基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8
19. 《Flash 8 躍動的網頁》，施威銘研究室，旗標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12
20. 《免費 GIMP 槓上影像天王 PhotoShop》，詹翠鈺、歐展嘉，

(四) 修課人數分析：

系級	年級	人數
牙醫系 共 9 人	四年級	1 人
	二年級	4 人
	一年級	4 人
生物系 共 7 人	四年級	4 人
	二年級	3 人
醫放系 共 5 人	三年級	1 人
	二年級	4 人
運動醫學系	一年級	4 人
護理系 共 3 人	二年級	2 人
	一年級	1 人
醫學系 共 2 人	二年級	1 人
	一年級	1 人
心理系 共 2 人	二年級	1 人
	一年級	1 人
醫藥化學系	一年級	2 人
公共衛生系	三年級	1 人
醫學社會系	二年級	1 人
職能治療系	一年級	1 人

總計：37 人

分佈學系		11 個
分佈年級	四年級	5 人
	三年級	2 人
	二年級	16 人
	一年級	14 人

(五) 成績評量方式

期中報告：焦點紅樓——人物或景物描摹報告 40%

期末報告數位作品成果 40%

課堂討論與電腦繪圖 10%

平時成績（出席與課堂參與度）10%

(六) 人員與相關活動

1. 授課教師 3 名

(1) 李玲珠老師——負責紅樓夢文本導讀與人物分析、評定成績、彙整產出成果、期中及期末報告撰寫。

(2) 陳以德老師——負責電腦繪圖授課。

(3) 李政憲老師——負責文化創意概念教學、紅樓人物現代化服飾選配與討論、公仔製作。

2. 兼任教學助理 1 名——台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李麗美：

(1) 協助蒐集紅樓夢相關教學性資料及製作講義。

(2) 整理授課相關文本資料及學生閱讀輔導。

(3) 協助分組討論題綱設計與引導小組討論。

(4) 協助問卷調查設計。

(5) 協助結案報告整理。

3. 兼任行政助理 1 名——本校運動醫學系二年級學生李欣儒：

- (1) 協助進度順利進行與各種聯繫工作。
- (2) 協助蒐集相關教學性與最新藝文資料。
- (3) 協助計畫執行、經費核銷等行政庶務工作。
- (4) 協助彙整學生作業與成果

3. 兼任資訊助理 1 名——電腦資訊工程師何明政：

- (1) 協助專屬網站設計與架設。
- (2) 協助管理課程網站。
- (3) 協助數位化課堂實作。
- (4) 協助更新網站資料與相關連結。

4. 臨時人力工讀生 1 名——本校呼吸治療系四年級學生蘇怡如

- (1) 協助授課資料彙整與影印
- (2) 協助計畫相關的資料整理與打字工作

(七) 設備使用：

1. 筆記型電腦：

- (1) 運用於三位授課教師對於教學內容的討論。
- (2) 協助紅樓人物形象化、現代化的造型討論與定案。
- (3) 協助網站設計的定案。
- (4) 運用於成果展現與檢討會進行。

2. 繪圖軟體：協助電腦繪圖的教學。

(八) 總體成效

1. 經典閱讀：

經典雖非暢銷書，但為長銷書，經歷時間的洗鍊依舊能引發異時、異地、一般人的同情共感，如何在經典中汲取文化菁英的智慧，作為現代生活與生命的引領，是本課程與計畫的終極目標。紅樓夢雖然以白話文寫作，然而距今畢竟已超過 250 年，且其中充滿大量典故、當時風俗、古典詩詞曲賦，甚至祭文，且人物多達 3-400 人，許多學生即使願意閱讀，實際多半

途而廢；但透過科技的整合，以人物為主軸，透過經典導讀、文化創意概念的整合，激發學生想像力與創造力及閱讀興趣。從教學滿意度中針對「是否增進對紅樓夢的理解」、「是否願意繼續閱讀紅樓夢」填達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的比例分別為：94.59%、86.49%，可證實其有效性。

2. 跨領域學習：相對於現代化社會分工越區精細、難免欠缺整體性或創意性的缺點，跨領域學習是可以提供改善的方針，也是教育潮流越益重視的區塊。本課程結合中文經典、電腦資訊、藝術行銷三個領域專長的教師進行跨領域整合教學，除提供學生實際性學習外，也幫助學生瞭解跨領域的可能路徑與特質。從教學滿意度中針對「以後若繼續開設此種跨領域結合課程的修課意願」填達「會」的比例為89%，可證實其有效性。
3. 數位化教學與創作：本課程計畫以數位化為主，無論教學資料、學生創作皆以網路平台為終極呈現，學生的閱讀心得、2D電腦平面繪圖、Q版電腦繪圖、3D立體公仔製作及數位化，都可以透過網路平台自由閱讀，擴大學習的無藩籬、無時空限制，進而發揮無遠弗屆效用。從教學滿意度中針對「數位創作的授課方式」填達「非常滿意」、「滿意」的比例為89%，可證實其有效性。
4. 文化創意：在高度競爭的現代化、國際化社會，台灣如何從人力密集產業、電子代工產業轉向文化創意產業，是政府促使產業升級的策略之一。本課程計畫希望引領學生擴大文化視野，發現在悠久的文化中許多值得汲取的寶藏。其次，在紅樓人物的繪圖中仍以古典造型為主，本課程計畫產出的人物造型則以現代化為主，更具創意性。
5.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對教學策略、學生學習型態深具影響力，而多元評量方式更備受新的教育潮流所重視，除了傳統的紙筆測驗外，透過學生心得寫作，可以更深入瞭解學生的學習所得。本課程計畫除了心得寫作外，另透過人物的平面繪圖與立

體公仔的創作，可以從中瞭解學生對紅樓人物特質的掌握度，進而回饋至教學成效的檢討，也提供另一種更高層次的學習評量方式。

6. 成果檢討會：於7月16日召開，茲敦聘屏東教育大學中文系林秀蓉副教授、輔英科技大學語言教育中心宋邦珍副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馬琇芬助理教授擔任委員，針對本計畫提出具體評估與建議，謹彙整如下列數點，詳細內容請參照附錄一。

- (1) 將紅樓經典裡的人物由抽象文字轉化為具體造型，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進而建立終身閱讀的習慣。
- (2) 數位化教學與創作，並結合文化創意概念，強化學生對跨領域整合的認識與路徑。
- (3) 課程內容與時間安排過於緊湊，宜增長為學年課程。或以文本導讀為主，數位創作為輔，時間較能兼顧。
- (4) 若針對學生的先備知識與能力有基本設定，整體成果較易達成。
- (5) 課程聚焦宜再緊扣核心，若以人物分析與造型現代化為核心，則醫藥與養生觀單元可以刪除。
- (6) 授課教師的跨領域共識需要更多討論與溝通，亦可考慮跨校合作、整合區域性通識師資。

三、 課程成果介紹

(一) 紅樓人物分析與生命閱讀：

1. 熟悉小說主要人物，共選取了紅樓夢中的主要角色16人：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妙玉、賈元春、賈迎春、賈探春、賈惜春、王熙鳳、巧姐兒、劉姥姥、李紈、秦可卿、尤二姐、尤三姐，透過文本分析，讓學生瞭解每一個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徵、小說中安排的深層意義。
2. 進一步分析主要人物各自的生命困境，將其困境轉化至現代思

考，觀察自己或身邊的人是否有相同的困境，並激盪解決困境的可能方式。

3. 透過人物性格回看自己，生命原就具多元面向，透過不同的人反觀自己，撰寫心得分析，使紅樓閱讀不僅是閱讀經典，更是閱讀生命、閱讀自己。

(二) 繪圖軟體應用暨創作

1. 全班共分為 8 組，每組分配 2 位紅樓人物，先透過分組討論，掌握人物性格與現代化造型轉換。
2. 以鉛筆繪出人物現代化的紙本造型。
3. 學習運用繪圖軟體繪圖，學生可依各自興趣與時間安排選擇 Q 版或紅樓人物創作。

(三) 紅樓人物現代化公仔創作暨數位化

1. 將所分配之人物造型由平面轉為立體，製作公仔。
2. 將立體公仔經攝影後轉為數位化素材，上傳至網路教學平台。
3. 撰寫創作理念與造型討論題綱。

五、 課程目標達成情況

1. 達成情形

原設定 9 個課程目標，課程設計皆包含在內，達成面向與廣度應皆已涵蓋，深度則可透過教學滿意度與產出作品進行評估，教學滿意度甚佳，產出作品牽涉許多基礎訓練、美的直觀能力、操作能力與課程時間的變數。

2. 自我評估

本課程計畫的設計與目標皆應符應原始構想，但實際操作後發現，確實牽涉課程質性、時間安排、基本訓練、人為變數、跨領域整合性，因此以更高的理想性而言，尚有許多可再深入精進、提升之處。

六、 面臨問題與因應措施

(一) 通識課程的基本定位與設定：

1. 面臨困境：學生對通識課程的重視與願意付出時間、心力的程度確實遠不及專業課程，尤其對計畫性課程可能比一般通識課程需要付出更多時間與心力，常又是影響學生選課意願的關

鍵；尤其本課程計畫兼具跨領域、創作性質，學習難度更高。其次，本校通識教育經歷二年改革，在課程型態與修課學分數的限制對本課程原歸屬型態一個別型課程更不利，種種現實因素導致課程本應於上學期開設、執行計畫，因實際修課人數僅7人，實不利執行。相對於本人開設的其他通識課程普受學生肯定，預選修課人數通常都超過本校通識課程的人數上限60-70人、甚至最高多達300-400人而需抽籤，對此結果確實深感意外，也更清楚課程型態因是通識課程產生的困境。

2. 因應措施：

- (1) 申請展延至下學期執行開課計畫。
- (2) 將本課程的歸屬領域調整至修課數需要較多學分的整合型課程（本課程的性質亦確實屬於跨領域的整合型型態）。
- (3) 在網路平台加強課程宣傳。

經上述三項改善措施後，預選時最高人數即達到一般通識課程需抽籤的98人，經電腦抽籤後留下原設定之32人，另同意特別感興趣的5人加選，因此最後修課人數為37人。

(二) 跨領域整合的困境

1. 面臨困境：

- (1) 師資：本課程由三種專業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中文、電腦資訊、藝術行銷，背景差異性很大，溝通、協調困難度較高。
- (2) 學生學習：本校為醫學專科學校，學生的專業學習背景與本課程迥異，因此對學生而言是四種專業的跨領域學習，難度更高。

2. 因應措施：

- (1) 師資：三位老師於開課前加強溝通討論，於課程進行中再依據學生學習況討論調整授課進行。
- (2) 學生學習：建立學生跨領域學習的信心及興趣，並透過二位教學助理輔導，以降低跨領域學習難度。

(三) 時間與課程內容的配合

1. 面臨困境：紅樓夢是一部發展為世界性紅學的大部頭小說，內

容非常豐富，筆者另一門紅樓夢導讀與詮釋課程以一學期進行，進度頗進湊；因此原來設定本門課程為進階課程，需修習過紅樓夢的學生方可選修，後因上述學生人數不足問題只得取消此項限制，但授課時間與希望傳達的內容落差仍大，因此進度更為緊湊。其次，本計畫的作品產出部分：繪圖與公仔製作牽涉其他專業訓練，如軟體應用、美學能力，尤其後者尚涉及學生的天分與美感直覺，因此學生在人物形象創造、線條、色彩處理，乃至捏製公仔的手技能力，皆非短時間可訓練達至理想程度。

2. 因應措施：

- (1) 經典文本部分以製作講義及其他參考資料的方式，輔以教學助理的協助、課堂討論，幫助學生儘速掌握學習。
- (2) 學生利用課後時間多加練習。另如牙醫系學生因為需要製作齒模，發現手技部分表現較其他學系同學佳，所以誠如檢討會委員建議，若將課程設定在部分專業背景學生，執行可能較為有利；但因本課程隸屬通識課程，確實無法排除學生的自由選課。

七、 後續課程構想：

1. 持續開設紅樓夢相關課程，引領學生深入本經典，並運用本計畫架設之網站資料，激發學生數位化學習方式。
2. 開發紅樓其他素材的相關課程，如本課程中較無法兼顧的醫藥與養生單元，可以單一課程進行，或採融入方式進行，即以單元方式融入其他相關課程，如本人開設之另一門課程：「經典、文化與生活」。

八、 結論與建議：

感謝教育部對本案的經費補助與人文顧問室的協助、指導，讓本課程計畫能順利推行、完成設定目標。人文革新計畫的創新性、實驗性頗強，本案經一學期操作，雖經歷一些困境，尚能因應解決，也期

提供相關課程、教師的教學激盪。在本案執行完畢累積的教學經驗、學習成果的基礎上，未來仍將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提升相關教學內涵。

建議部分：通識教育表面上雖然日益受到重視，實際上在各大學依舊是弱勢單位，通識教育的重要性更非口號，但如何落實？如何發揮影響力？仍亟需教育部支持。人文革新計畫原針對人文學系，本案隸屬通識教育中心，因此獲得通過補助，確實可以感受教育部的實際支持，希望這份實際的支持可以延續。

另，執行課程計畫牽涉所有學生的學習指導，耗費的心力亦相對眾多，但目前大學教師的升等、甚至工作權（如本校或許多學校皆有所謂的六、七、八條款，教師達到規定年限未升等，學校可以不續聘），都仍以研究為主。執行教育部教學計畫在時間耗費上，對研究的時間必然產生相當影響，若僅憑教師的教學良心與熱忱，欲對抗現實的實際困境著實辛勞與不易；因此，還祈教育部繼續以評鑑或其他措施推動大學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的合理化評估方式，特別是執行教育部計畫案能提供教師相對的貢獻度（如執行教育部計畫案，包括教學卓越計畫皆屬教學型計畫，本校及許多學校的研發處皆不能計入為研究計畫，所以在升等或教師評估時無法記點或非常低的點數，與執行國科會計畫落差非常大，意味著認真教學的教師花費許多時間執行計畫案，不僅減少了研究的時間，實際的奉獻度亦甚低），這部分對通識教育尤其影響巨大。感謝。

九、 附錄（務必含教學參考資料、教學意見調查、數位化成果產出清單等。）

附錄一、檢討會委員評估與建議

撰寫委員：林秀蓉

日期：99.7.16

一、計畫整體評估：

(一)本計畫之課程綱要，以《紅樓夢》原典閱讀為課程討論與數位創作基礎，結合多媒體軟體的認識與應用，激發紅樓人物現代化與立體化的思維，開發數位化教材與學習方式，期激發學生對文化經典的多元學習興趣及文化創意產業的可能設計。從課程內容的設計與落實來觀察，已切合課程綱要的精神，尤其透過經典名著的導讀與討論，讓學生思索經典中呈現的人性幽微與處事應對細節，具有啟迪人生智慧的意義。其次，藉由數位化教學創造的虛擬情境，激盪感知與理知能力，讓經典名著數位化、生活化，對學生終身閱讀習慣的建立甚有助益。

(二)從課程實施的成果來看，無論是期中報告--紅樓人物與自我生命的對話，或期末創作--紅樓人物之公仔再現，皆見授課老師的精心巧思，以及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收穫。經典名著《紅樓夢》數位化教學與創作的理想，生動並充實的展現，值得鼓勵。

二、具體建議：

(一)本計畫乃屬跨領域整合課程，授課老師們的共識建立與群策群力，將有助於課程之統整性及融貫性。故授課老師們若能定期聚會討論，諸如課程精神的貫徹、學期成績的評定，或學生上課的問題等，將有助於課程的落實與再續。

(二)本課程內容多元，含括紅樓人物立體化論述、2D繪圖軟體介紹、2D動畫編修、紅樓現代化創作暨實做等，在短短十六週內完成，稍嫌匆促，建議以《紅樓夢》文本導讀與討論為主，數位化創作為輔，時間分配或許可以3/2、3/1比例進行。

(三)作業成果—紅樓與文字、藝術的創意，若能於網路、校園展覽，或出書分享，將經典名著與文化創意的結合與影響，從校園延伸至社會，對學生也是另一種肯定。

三、其他：

本課程設計相當用心，課程內容與時間進度再斟酌，足為通識課程的典範。

撰寫委員：宋邦珍

日期：99年7月26日

一、計畫整體評估：

1. 整體計畫規劃周詳，執行上亦相當有創意，值得稱許。
2. 紅樓夢的教學運用能夠與時俱進，並以跨領域的方式去設計，具有改進教學的積極意涵。

二、具體建議：

1. 對於紅樓夢人物變身的選擇，如能引領學生在閱讀紅樓夢之後，從中再擇取學生個人生命最貼近的人物去做數位化結合，應更具有探索其生命特質之意義。
2. 學生期中報告(個人式)與期末報告(分組式)亦可相互呼應，以呈顯其閱讀經典與實作之異同處。

三、其他：

跨領域的結合需要教師們理念之溝通與整合，實是一件費時與費心力之事，但是在通識課程上具有很大的價值意義。如能跨校尋求志同道合者投入課程設計與教學，可多多嘉惠學生們，亦能整合區域性的通識師資。

撰寫委員：馬琇芬

日期：99年7月23日

一、計畫整體評估：

將作品從「文字媒介」轉為「2D 數位媒介」，再轉為「3D 實物媒介」，使閱讀者從文字所得到的思維轉化為具體的呈現，突破了一般閱聽大眾對於「文學」的非實用觀感，更令實物作品具有文化的深層意涵。

「紅樓人物現代化造型」令作品不再侷限於創作的年代，而能結合現今觀念，亦是該課程另一項「轉化」的思維特色。「紅樓現代

化創作暨實做」透過模型雕塑，則可培育學習者「美」的感受，在分組觀摩與討論中提升審美的能力。

「經典」之閱讀原非崇古，乃是借前人智慧為鑑、為沃土，靈活應用於現今社會，使文化之精髓得以厚實當代之創作。故此課程之設計，的確能「激發學生建立跨領域整合與學習的思考，並提供可能之途徑」。

二、具體建議：

1、宜將學期課增長為學年課：

(1)《紅樓夢》為古典小說之鉅著，僅以八週的課程時間介紹，恐未能令學生具有深入的了解。

(2)「2D繪圖軟體」及「2D動畫編修」並非簡易電腦課程，僅以二週的課程時間教授，學生勢必未能熟悉繪圖技巧。

(3)「紅樓現代化創作暨實做」必須以黏土塑形、製模、上色，製作過程繁複耗時，僅安排二週課程有窘迫之嫌。

2、課程安排宜緊扣核心

以「學期課程」時間而言，此跨領域學習實屬龐雜，故更應扣緊課程目的。故「紅樓夢的醫藥與養生觀」雖與學校醫學背景相關，卻與人物之繪製較無關係，宜刪除。

3、先修課程限定

由於電腦繪圖並非簡易可學的技能，為提升作品水準，可將「電腦繪圖」設為先備能力，否則徒增學習負擔、減低學習成效。

三、其他：

跨領域課程規畫之設計，若能配合學校教學特色、學生專業能力，則效果應能更顯卓著。

筆者曾於樹德科技大學兼職時，為流行設計學系的學生指派一則「小說人物」的繪圖作業。由於該系學生本身具有美術專業能力，因此學生的學習動機強烈，作業的成果亦頗見成效。

基於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的專業背景，若能結合《紅樓夢》中的「醫藥與養生觀」進行課程規劃，似乎較能深化學生的學習成果。例

如蒐集、找尋每一帖藥的藥材圖片，建立電腦資料庫；分析藥帖與病症之間關係、判斷作者的醫藥能力是否為真；結合烹飪技術的培訓，依養生觀烹煮食材，增長學生的生活能力等等。亦皆為將「文學」轉化為另一種具體能力的思維與方式。

附錄二、教學參考資料之課程大綱

以《紅樓夢》原典閱讀為課程討論與數位創作基礎，結合多媒體軟體的認識與應用，激發紅樓人物現代化與立體化的思維，開發數位化教材與學習方式，期激發學生對文化經典的多元學習興趣及文化創意產業的可能設計。

附錄三、教學參考資料之講義

元春	
判詞	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第五回)
論詞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第五回）
燈謎	能使妖魔膽盡摧，身如束帛氣如雷。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第二十二回)
長相	無正面描述。
服飾	無正面描述，只寫其兩度更衣。 展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那版輿抬進大門，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抬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紮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著「體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

	<p>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攬賈母，一手攬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裏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第十七十八回)</p>
住所	<p>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有的三個也不錯。政老爹的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第二回)</p>
	<p>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倒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來！」(第十八回)</p>
個性	<p>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裏頭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咱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著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於是都按品大妝起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薈奉侍賈母大轎前往。於是寧榮兩處上下裏外，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第十六回)</p>
	<p>且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奢華過費。(第十七十八回)</p>
	<p>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賈妃之心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寶玉，與諸弟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贊寶玉偏才盡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費</p>

十八回)

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齷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第十八回)

元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贊，又勸：「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第十七十八回)

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幾處最喜者賜名。……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於吟詠，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第十七十八回)

那時賈薈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目來！」賈薈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單子。少時，太監出來，只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兩齣戲，不拘哪兩齣就是了。』」賈薈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賈薈扭她不過，只得依她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匹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鏢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又復游玩。(第十七十八回)

眾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聽了，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卻又勉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再四叮嚀：「不須掛念，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是盡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與去了。(第十七十八回)

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詠之後，忽想起那大觀園中景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騷擾，豈不寥落。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卻又想到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守忠到榮國府來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讀書。(第二十三回)

襲人又道：「昨兒貴妃差了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著眾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著命小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簾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道：「別人的也都是這麼個？」襲人道：「老太太的多著一個香如意、一個瑪瑙枕。太太、老爺、姨太太的只多著一個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奶、二奶奶她兩個是每人兩匹紗、兩匹羅、兩個香袋、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份一份的寫著簽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裏來著，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第二十八回)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她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第六十二回)

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裏的，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才明白。這兩天那府裏這些丫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咱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裏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荐了一個算命的，說是很準。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丫頭們八字裏，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子這府中。老爺和眾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裏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裏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斲削，才成大器。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為貴，什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準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不是算準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著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才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裏是寅年卯月呢。」（第八十六回）

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體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寒氣，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即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卻少眼淚。賈母進前請安，奏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等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宮太監即要奏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外宮伺候。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內悲感。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出來，立傳欽天監。賈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歲。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回家。（第九十五回）



圖像

王熙鳳

判詞	<p>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第五回)</p>
曲詞	<p>[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第五回)</p>
長相	<p>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吊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第三回)</p> <p>眉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潔若九秋之菊。(第六十八回)</p>
服飾	<p>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納罕道：「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群媳婦、丫鬟圍擁著一個人，從後房門進來。這個人打扮與眾姊妹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著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繫著豆綠宮條、雙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著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袖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第三回)</p> <p>那鳳姐兒家常帶著秋板貂鼠昭君套，圍著攢珠勒子，穿著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手內拿著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第六回)</p> <p>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第六十八回)</p>
住所	<p>先到了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裏略等一等。自己先過了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下來，先找著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日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裏坐著就是了。」周瑞家的聽了，方出去引他兩個進入院來。上了正房臺磯，小丫頭打起猩紅氈簾，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裏一般。滿屋中之物都耀眼爭光的，使人頭懸目眩。(第六回)</p>

	<p>只見門外鑿銅鉤上懸著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氈條，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著金心綠閃緞大坐褥，旁邊有銀唾沫盒。(第六回)</p>
<p>個性</p>	<p>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眾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識，也曾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侄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諒了一回，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的人物，我今兒才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著，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才來，身子又弱，也才勸住了，快再休提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第三回)</p>
	<p>周瑞家的聽了道：「我的姥姥，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得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她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些了。」(第六回)</p>
	<p>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不想到鳳姐捉弄他。過了兩日，得了空兒，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起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的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兒裡頭那間空屋子裡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麼？」鳳姐道：「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必來，必來。死也要來的！」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第十二回)</p>

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裏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有人報說：「大爺進來了。」嚇得眾婆娘的呼（原字為左口右忽）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了，因拄了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才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掙著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侄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懇求二位孀孀並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孀孀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侄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裏頭著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孀子家，只和你二孀子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她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樣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孀孀的意思侄兒猜著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得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著還是不錯的。從小兒大妹妹玩笑著，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裏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孀孀不看侄兒、侄兒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著滾下淚來。

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怕她料理不清，惹人笑話。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服，巴不得遇見這事。今日見賈珍如此一來；她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得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說得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大哥哥已經料理清了，不過是裏頭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問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作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裏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著，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第十三回）

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臥不能清淨。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倒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於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者。(第十四回)

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做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得出來。」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哪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就忙得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夠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貼，越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才是。」一路話奉承得鳳姐越發受用了，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收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財主雖如此愛勢貪財，卻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親事，她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只落得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裏鳳姐卻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第十五回)

紅玉便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才張材家的來討，當面稱了給她拿去了。」說著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回奶奶說：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著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她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

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啣啣！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著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倒難為你說得齊全。別像她們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幾個人之外，我就怕和她們說話。她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著腔兒，哼哼唧唧，急得我冒火。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著，我就問著她：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才好些兒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皮破落戶才好。」鳳姐又道：「這個丫頭就好。方才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著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服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再調理調理，你就出息了。」

紅玉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別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都比你大的大的，趕著我叫媽，我還不理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她？她是林之孝之女。」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笑問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雙天聾地啞。哪里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紅玉道：「十七了。」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叫紅兒了。」

鳳姐聽了，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

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著，上月我還和她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她一般的答應著。她饒不挑，倒把她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她進來在先，你說話在後，怎麼怨得她媽！」鳳姐道：「既這麼著，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紅玉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不敢說。只是跟著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第二十七回)

風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眾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裏，討老祖宗笑一笑開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兒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笑笑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兒越發無禮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沒的倒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麼。」(第三十八回)

鳳姐兒暗想：「鴛鴦素習是個可惡的，雖如此說，保不嚴他就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就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了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方才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鷓鴣，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的。我才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著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裏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去作什麼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第四十六回)

鳳姐兒說道：「既是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眾人都笑說道：「更妙了！」寶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一句粗話，下剩的我就知道了。」眾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了一夜的北風，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可使得？」眾人聽了，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李紈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第五十回)

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玩話兒，就嚇的這樣兒。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別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不見他纔好呢！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著，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麼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二姐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著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奶就是讓著他，他看見奶奶比他標致，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跟前，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著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裡頭，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著我，我不願，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麼著！』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及平姑娘。」（第六十五回）

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裏，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著？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再者咱們只過去見了老太太，太太和眾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裏。我這裏趕著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裏。」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放聲大哭起祖宗爹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面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語，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聽說，哭著兩手搬著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裏難道有茄子塞著？不然他們給你嚼子銜上了？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平安不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裏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怕你，也不聽你。」說著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得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罷了。」（第六十八回）

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眾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二姐兒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撲屍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第六十九回）

賈母正在那裏和鳳姐兒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丫頭說什麼，這麼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母嘆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著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賈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用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是怎麼著呀！」鳳姐恐賈母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著又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麼著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丫頭了。倘或吵嚷出來，林丫頭又怎麼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一概不許提起，有誰知道呢？」（第九十六回）

這裏鳳姐勉強扎掙著，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帶著平兒並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眾姑子接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那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才搖了三下，只聽喇的一聲，筒中攙出一支籤來。於是叩頭拾起一看，只見寫著「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著「王熙鳳衣錦還鄉」。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一大驚，驚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旁笑道：「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的，我們還告訴他重著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鳳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說著，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去國離鄉二十年，於今衣錦返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
行人至，音信遲，訟宜和，婚再議。」

（第一百零一回）

卻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丫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咽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眾人不懂，她只是哭哭喊喊的。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了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奶喘著氣等呢。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她到金陵做什麼？」襲人輕輕的和寶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裏去麼？」（第一百零四回）

巧姐兒	
判詞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裏紡績。其判云： 勢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第五回)
論詞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 加減，上有蒼穹！（第五回）
長相	無正面描述
服飾	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裏拿著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 身邊學舌。(第八十八回)
住所	於是走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 炕沿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姥姥見平兒遍 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 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著周瑞家的叫他「周 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 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了茶來吃了。劉姥姥只 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打鑼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 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似的，卻不住的 亂晃。劉姥姥心中想著：「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處呢？……」正發 歎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嚇得不住的展眼 兒。接著一連又是八九下。欲待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 「奶奶下來了。」(第六回)
個性	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窯的大盤，盤內盛著數十 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旁邊掛著小 錘。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錘子要擊，丫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要 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玩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臥 榻，拔步床上懸著蔥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 是蠅蠅，這是螞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沒乾 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得板兒哭起來，眾人 忙勸解方罷。(第四十回)

劉姥姥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作得小巧，不顯盤堆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拿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玩的，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便也要佛手。丫頭們哄她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眾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她才罷。那板兒因玩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著些麵果子吃，又忽見這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玩，且當球踢著玩去，也就不要佛手了。(第四十一回)

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著說不好過，我們大姐兒也著了涼，在那裏發熱呢。」劉姥姥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人，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二處坐坐就回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裏，要叫你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找我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裏吃了，就發起熱來。」劉姥姥道：「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墳圈子裏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崇書本子，仔細撞客著。」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著彩明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東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裏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著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崇，一個與大姐兒送崇。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人經歷得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要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姥姥道：「這也有事。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太嬌嫩，自然禁不得

四十二回)

賈珍賈璉等忙答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出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涼，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暖著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裏，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待吃，也就罷了。」說著吃過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著大姐兒的手如，右手診了一診，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說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作辭而去。(第四十二回)

說著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姐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才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

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裏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才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眾姊妹都來瞧來了，坐了一回，也都跟著賈母等去了。

這裏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聽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才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著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准了呢。」鳳姐答應著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朱砂，快熬起來。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攪在裏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著。」那賈環口裏答應，只管各處瞧看。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裏聽的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裏鬧了，妞兒才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吊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吊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子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妞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著，只見丫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了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著了！」平兒急忙在那裏配藥再熬，那丫頭摸不著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為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吊子說了一遍。丫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丫頭道：「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第八十四回）

正說著，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裏拿著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賈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趕著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裏道：「這是你芸大哥哥，怎麼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疊連幾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賈芸走著，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象前世的冤家似的。真正晦氣，白鬧了這麼一天。」

(第八十八回)

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著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著道：「你見過了姥姥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姥姥忙著拉著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裏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蠅蠅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姥姥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蠅蠅兒，我們屯裏多得很，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姥姥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裏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裏，我拿什麼哄他頑，拿什麼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說著，自己還笑，他說：「那麼著，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裏雖說是屯鄉裏，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只是不像這裏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我們莊家人瞧著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姥姥道：「這是頑話兒罷咧。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裏肯給莊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第一百一十三回)

有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姥姥又來了。」王夫人道：「咱們家遭著這樣事，那有功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姥姥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姥姥見眾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也摸不著頭腦，遲了一會子，便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姥姥別說閑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只有賈環等心下著急，四處找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姥姥，帶著平兒出了城，到了莊上，劉姥姥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倒也潔淨。又有青兒陪著，暫且寬心。那莊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姥姥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果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心裏羨慕，自想：「我是莊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呆呆的想著。劉姥姥知她心事，拉著她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莊家人麼？」劉姥姥道：「說著瞧罷。」於是兩人各自走開。（第一百一十九回）

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為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夠上進。朝裏那些官兒難道都是城裏的人麼？」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幾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為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姥姥來，應了這件事。劉姥姥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樣升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第一百二十回）

夢紅樓

留余氏，沈蓮兒人，
中地聖，李婉華，柳保明等。
歸人進，沈國扶家。
味似陳郎面會後，先非沈郎似與伴兒！
正是兩院相映，上有雲雲。

留余氏 巧姐



圖像



史湘雲

判詞 富貴又何為，襁褓之間父母違。展眼吊斜暉，湘江水逝楚雲飛。（第五回

論詞	<p>[樂中悲] 襤褸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廝配得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第五回）</p>
長相	<p>無正面描述。 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次日天明時，便披衣靽鞋往黛玉房中來，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見他兩個尚臥在衾內。那林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那史湘雲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撻於被外，著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嘆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第二十一回）</p>
服飾	<p>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眾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必細說。一時進入房中，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作什麼？」史湘雲笑道：「都是嬪兒穿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一旁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衣裳還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裏，他在這裏住著，把寶兄弟的袍子穿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那椅子後邊，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撐不住笑了，老太太才笑說『倒扮上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來，住了沒兩日就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來，老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氈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重。他就拿了個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到前，弄了一身泥水。」說著，大家想著前情，都笑了。寶釵笑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是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娘也笑了。迎春笑道：「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笑一陣，陣，也不知那裏來的那些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們著。」賈母因問：「今兒還是住著，還是呢？」周奶娘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天？」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笑道：「他再不想著別人，只想寶兄兩個人好惹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兒了。」（第三十一回）</p>

	<p>一時，湘雲來了，穿著賈母給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裡子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著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裡子大紅猩猩氈昭君套，又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著雪褂故意裝出個小騷韃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裡頭打扮的。」一面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裡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龍窄根小袖掩襟銀鼠短襖，裡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肱褶子，腰裡繫著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條，腳下也穿著鹿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勢螂形。眾人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了些。」（第四十九回）</p>
住所	<p>在大觀園無自己住處，進園時或和寶釵住，或和黛玉住。</p> <hr/> <p>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釵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鵑、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便拿殘水要潑，寶釵道：「站著，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著便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第二十一回）</p> <hr/> <p>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裏如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著，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才老太太說們家也有這麼個水亭叫『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主人。」眾人都道有理，寶釵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個「霞」字。（第三十八回）</p> <hr/> <p>當下安插既定，誰知保齡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了家眷去上賈母因舍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與寶釵一處住，因此就罷了。（第四十九回）</p>

這裏翠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裏還有人等著咱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不如鬧林姑娘半夜去罷。」說著，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人進去，方才卸妝寬衣，盥漱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鵲放下綉帳，移燈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著。黛玉又是個心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著。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玉因問道：「怎麼你還沒睡著？」湘雲微笑道：「我有擇席的病，況且走了只好躺躺罷。你怎麼也睡不著？」黛玉嘆道：「我這睡不著也並非今日，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卻是你病的原故，所以」（第七十六回）

個性

史湘雲接著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使個眼色。眾人卻都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不錯。散了。晚間，湘雲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包打開收拾，都包了起來。翠縷「忙什麼，等去的日子再包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這裏做什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麼意思！」寶玉聽了這話，忙趕近前拉她說道：「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因怕她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她豈不惱你。我是怕你得罪了她以才使眼色。你這會子惱我，不但辜負了我，而且反倒委屈了我。若是別那哪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我說。我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說她，拿她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我原不配說她。她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她，使不得！」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反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就化成灰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碎碎說著，一逕至賈母裏間，忿忿的躺著去了。（第二十二回）

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才說了一會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頭，看無人來往，便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情。我近來看著雲丫頭神情，再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那雲丫頭在家一點兒作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多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他他就說家裏累的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口重合合糊糊待說不說的話。想其形是也，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我手甚

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說：「是了，是了。怪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才打發人送來，還說『打的粗在別處能著使罷；要勻淨的，等明兒來住著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寶姑娘這想來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裏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著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裏哄的信他，他才是認得出來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作些如作。」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來。」（第三回）

正說著，忽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的走來辭說家裏打發人來接他。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林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寶釵趕愈覺纏綿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又恐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眾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倒是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你時常提著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第三十六回）

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發宋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我自覺心裏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玩意兒。他比不得自在，家裏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著，宋媽媽已經回來，回復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作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急的了不的。」寶玉聽了立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第三十七回）

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才有詩。若不是這鹿今兒斷不能作詩。」說著，只見寶琴披著鳧靨裘站在那裏笑。湘雲笑道：「子，過來嘗嘗。」寶琴笑說：「怪髒的。」寶釵道：「你嘗嘗去，好吃的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然好吃，便也吃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著我呢，你先走罷。」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也披了斗篷走來，笑道：「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著也湊著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裏一群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雪庵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膻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笑道：「你回來若作的不好了，把那肉掏了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搵上以完此劫。」（第四十九回）

湘雲便說道：「奔騰而砰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鎖纜孤舟，既遇著風，一一不宜出行。」說得眾人都笑了，說：「好個謔斷了腸子的！怪道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聽她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揀了出來吃腦子。眾人催她「別只顧吃，到底了。」湘雲使用箸子舉著說道：「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討桂花油？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鶯兒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兒，拿著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才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著打盜竊的官司。」眾人不理論，寶玉卻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寶玉就忘了趣著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划拳岔開了。……大家又該對對點，划拳的划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玩會，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她外頭自便就來，誰箠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哪裏找得著。……正說著，只見一個小

眾人笑推她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波，見了眾人，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納涼避靜的，的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嬾不勝，便睡著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著同人來至紅香圃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釀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她銜在口內，一時又命她喝了一些酸湯，方才覺得好了些。(第六十二回)

湘雲素習憨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鑿帶，穿折袖。近見將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將葵官也扮了個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髮，於面上粉墨油彩，手腳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愛將寶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個小童，頭上兩個丫髻，短襖紅鞋，只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個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便叫他作韋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語，何朱抹粉，才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荳官。園中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作「炒豆子」的。寶琴反說琴童書童等名太熟竟是荳字別致，便換作荳童」。(第六十三回)

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裏，不便上去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裏知姑娘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變了個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裏著急。又知道老太太病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托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才好。」(第一百零九回)

圖像



妙玉

判詞

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第五回)

論詞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阜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臟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第五回）

長相

無正面描述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第五回）
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第十七十八回）

服飾

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眾人都在那裏，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裏的櫺翠庵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眾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請進來。」鳳姐走到床前回賈母。岫煙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綢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著秋香色的絲條，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著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第一百零九回）

住所	<p>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第十七十八回)</p>
	<p>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匹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鏢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游頑。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第十七十八回)</p>
	<p>當下賈母等吃過茶，又帶了劉姥姥至櫺翠庵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她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了。」一面說一面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裏讓，賈母道：「我們才都吃了酒肉，你這裏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裏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喝一杯就是了。」妙玉聽了，忙去烹了茶來。寶玉留神看她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揀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面放一個成窯（原字為上穴下缶）五彩泥金小蓋鐘，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笑回「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著遞與劉姥姥說：「你嘗嘗這個茶。」劉姥姥便接來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眾人都笑起來。然後眾人都是一色官窯（原字為上穴下缶）脫胎填白蓋碗。(第四十一回)</p>
	<p>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卻如裝在玻璃盒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恰是妙玉門前櫺翠庵中有十數株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一回方走。(第四十九回)</p>

個性

又有林之孝家的來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身兒皆不中用，到底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才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才十八歲，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嫗嫗，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著。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鄉。」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第十七十八回）

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窯(原字為上穴下缶)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為劉姥姥吃了，她嫌髒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只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著「分(原字為左分右瓜)爬罈」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罈遞與寶釵。那一只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杏犀喬(原字為上喬下皿)」。妙玉斟了一觴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那金玉珠寶一概貶為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瓮一瓮，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輕淳，如何吃得。」黛玉知她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完茶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髒了，白撻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我只交給你，快拿了去罷。」寶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裏和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也髒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兒來河裏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著，便袖著那杯，遞與賈母房中小丫頭拿著，說：「明日劉姥姥家去，給她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第四十一回)

寶玉指道：「硯臺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卻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箋子，上面寫著「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這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那裏，誰知一頓酒就忘了。」眾人聽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著「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才相敵。只瑒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

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煙顛顛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哪裏去？」岫煙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詫異，說道：「她為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她目。原來她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煙笑道：「她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她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她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她廟裏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她廟裏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她所授。我和她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她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裏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易。承她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閑雲，原來有本而來。正因她的一件事我為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巧合，求姐姐指教。」說著，便將拜帖取與岫煙看。岫煙笑道：「她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道理！」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她原不在這些人中算，她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才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煙聽了寶玉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她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她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贊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她若帖子上自稱『畸人』的，你就還她個『世人』。畸人者，她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中擾擾之人，她便喜了。如今她自

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她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噯喲』了一聲，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煙聽了，便自往櫳翠庵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熏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庵，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第六十三回）

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涼了。不必再往下聯，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倒覺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唬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裏？」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的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腳走到這裏，忽聽見你兩個聯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聽住了。只是方才我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卅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的丫頭還不知在那裏找你們呢。你們卅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裏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妙玉忙命小丫鬟引她們到那邊去坐著歇息吃茶。自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才的詩，命她二人念著，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她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若不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還可改，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加評贊。只是這才有了二十二韻。我意思想著：你二位警句已出，再若續時，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作過詩，今見她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的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該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咱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提筆，一揮而就，遞與她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她續道：「香篆銷金鼎，脂冰膩玉盆。簫增嫠婦泣，衾倩侍兒溫。空帳懸文鳳，閑屏掩彩鴛。露濃苔更滑，霜重竹難捫。猶步縈紆沼，還登寂歷原。石奇神鬼搏，木怪虎狼蹲。鼉虬朝光透，罽毼曉露屯。振林千樹鳥，啼谷一聲猿。歧熟焉忘徑，泉知不問源。鐘鳴櫛翠寺，雞唱稻香村。有興悲何繼，無愁意豈煩。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誰言。徹旦休云倦，烹茶更細論。」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聽了黛玉湘雲二人皆贊賞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捨近而求遠。現有這樣詩仙在此，卻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想也快天明了，到底要歇息歇息才是。」林、史二人聽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丫鬟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她們去遠，方掩門進來。（第七十六回）

寶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很熟，卻不是她們姊妹。料著惜春屋裏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卻是那櫳翠庵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

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裏頭都是死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妙玉卻微微笑著，把邊上子一接，卻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著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尚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麼說，進來也不言語，這麼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裏就進來了，看著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著，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棋。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寶玉見她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問著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這一聲，好解釋前頭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和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似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庵裏去了。」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裏彎彎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這倒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於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彎彎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聲。妙玉道：「那裏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裏撫琴呢。」妙玉道：「原來她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她。」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著，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坐著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聽得君弦蹦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著，掩了庵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著，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

屋上「骨碌碌」一片瓦響，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廝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庵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求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她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劫她，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眾，都拿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麼樣！」眾人都唬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裏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裏就是你住的房子。」說著，又叫別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簽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裏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服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著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她，一面給她揉著。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才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后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火入火魔的原故。」眾人問：「有礙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裏忍得住！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后不知飛在誰手裏，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略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第八十七回)

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眾人都在那裏，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裏的櫳翠庵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岫煙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為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咱們這裏的腰門常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裏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園裏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裏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著，又掂記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關不關，

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煙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著，已到賈母房中。眾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為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隔悶飽。剛才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著，叫鴛鴦吩咐廚房裏辦一桌淨素菜來，請她在這裏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多坐一會，說些閑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著，便問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裏的顯亮，所以沒興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是你才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第一百零九回）

圖像



李纨

判詞	桃李春風結子完，到頭誰似一盆蘭。如冰水好空相妒，枉與他人作笑談。 (第五回)
曲詞	〔晚韶華〕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第五回)
長相	無正面描述。
服飾	只見眾姊妹都在那裡。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氈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哆囉呢對襟褂子。(第四十九回)
住所	一面說，一面走，倏爾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牆頭皆中稻莖掩護。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旁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眾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眾人道：「方才世兄有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類，才都相稱了。」賈政與眾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眾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名方可。」眾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大家想著，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四字。」眾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眾人聽了，亦發哄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才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著，

引人步入茆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喜歡，卻瞅寶玉道：「此處如何？」眾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哪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得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眾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呆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眾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寶玉道：「卻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得喝命：「又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漲綠添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第十七十八回）

個性

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繼承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罷了；卻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取名為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居家處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第四回）

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荐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作詩，瞎亂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則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第三十七回）

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卻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傳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齒噙香』句也敵的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道：「偕誰隱』，『為底遲』，真個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不能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兒閑了，我一個人作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第三十八回）

話說眾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她哪裏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湘雲道：「有，多著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圓的。」眾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著她笑道：「偏要你坐。」拉著她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她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著又命嬾嬾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裏是方才舅太太那裏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你來你就貪住玩不去了。勸你少喝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著她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卻平常，只落得屋裏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只摸得我怪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麼鑰匙？要緊梯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卻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作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了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裏頭挑不出一個來，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裏，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現在他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那些穿戴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著，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倒不依勢欺人的。」……

……

李紈道：「那也罷了。」指著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裏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她不是這丫頭，就得這麼周到了？」平兒笑道：「先時陪了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她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倒有個膀臂。」說

著，不覺滴下淚來。眾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著，便都洗了手，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第三十九回)

李紈侵晨先起，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夠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著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氏便令素雲接了鑰匙，又令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令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趕來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姥姥笑道：「姥姥，你也上去瞧瞧。」劉姥姥聽說，巴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裏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桌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才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著。」眾人答應，復又開了，色色的搬了下來。令小廝傳駕娘們到舡塢裏撐出兩隻船來。(第四十回)

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著了，那裏是請我作監社御史！分明是叫我作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作東道的。你們的月錢不夠花了，想出這個法子來拘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一席話說得眾人都笑起來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把姑娘們原交給你帶著念書，學規矩，針線的，他們不好，你要勸。這會子他們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夠用，又有個小子，足的又添了十兩，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官中的。一年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銀子來，陪他們玩玩，能幾年的限期？她們各人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調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通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瘋了，說了兩車的無賴泥腿市俗專會打細算盤，分斤撥兩的話出來。這東西，虧她托生在詩書大宦名門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這樣，她還是這麼著；若是生在貧寒小戶人家，作個小子，還不知怎麼下作貧嘴惡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呢，虧你伸得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裏去了？氣的我只要給平兒打抱不平。忖度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裏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未平。你今兒又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也不要，你們兩個只該換一個過子才是。」說得眾人都笑了。鳳姐兒忙笑道：「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這臉子竟是為平兒來報仇的。我竟不承望平兒有你這麼一位仗腰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著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了。平姑娘，過來！我當著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著，眾人又都笑起來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定要給你爭爭氣才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禁不起。」李紈道：「什麼禁不起，有我呢！快拿了鑰匙叫你主子開了樓房找東西去。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裏去。我才要把這米帳和他們算一算，那邊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趟。還有年下你們添補的衣服，還沒打點給他們做去。」李紈笑道：「這些事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著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

說：『事情雖多，也該保養身子，撿點著偷空兒歇息』，你今兒反倒逼我的命了。況且誤了別人的年下衣裳無礙，他姊妹們的若誤了，非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閑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賠不是，豈敢帶累你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她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你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還想在這裏吃飯不成？明兒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作會社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你們還攆出我來！」說的眾人又都笑起來。（第四十五回）

李紈笑道：「逐句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你的。又說韻險了，又整誤了，又不會聯句了，今日必罰你。我才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去取一枝來。」（第五十回）

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眾人瞧那籤上，畫著一枝老梅，寫著「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竹籬茅舍自甘心。」（第六十三回）

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得？」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姑娘又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學針線，學道理，這是他的責任。除此問事不知，說事不管。只因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大奶奶暫管幾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第六十五回）

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著「悲戚為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也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著嗎！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著，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嗎！可憐鳳丫頭鬧了幾年，不想在老太

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著人家的樣兒，也遭塌起璉二奶奶來。別打量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為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著說：「大奶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麼著，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似的。」李紈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裏，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才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第一百一十回）

曲詞	〔枉凝眉〕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第五回）
燈謎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是：「駮駮何勞縛紫繩？馳城逐壘勢猙獰。主人指示風雷動，鰲背三山獨立名。」（第五十回）
長相	眾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第三回）
	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眾各別：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露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第三回）
	「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兩個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個是咱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差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還穿夾的，出來風兒一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多病西施』。」（第六十五回）
服飾	寶玉因見他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襟褂子，便問：「下雪了麼？」（第八回）
	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縐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繫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條，上罩了雪帽。（第四十九回）
	但見黛玉身上穿著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著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朵；腰下繫著楊妃色繡花錦裙。——真比如：「亭亭玉樹臨風立，冉冉香蓮帶露開。」（第八十九回）

住所

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裏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眾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一明兩暗，裏面都是合著地步打就的床杌椅案。從裏間房內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著寶玉，唬得寶玉忙垂了頭。……眾客忙用話開釋，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處，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眾人都哄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蠹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寶鼎茶閑煙尚綠，幽窗棋罷指猶涼。」（第十七十八回）

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裏，寶玉便問他：「你住那一處好？」林黛玉正心裏盤算這事，忽見寶玉問他，便笑道：「我心裏想著瀟湘館好，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比別處更覺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住這裏呢。我就住怡紅院，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第二十三回）

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雙文，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於雙文哉！」……紫鵲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令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來，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第三十五回）

賈母少歇一回，自然領著劉姥姥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布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紫鵲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姥因見窗下案上設著筆硯，又見書架上磊著滿滿的書，劉姥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

方笑道：「這那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說笑一會，賈母因見窗上紗的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裏

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咱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裏窄，再往別處逛去。」（第四十回）

個性

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剛到門檻前，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寶玉又不解何意，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勸。那寶玉只是呆呆的站著。黛玉只當他回去了，便起來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裏。黛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關，只得抽身上床躺著。寶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來，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惱了，終究是什麼原故起的？」黛玉冷笑道：「問得我倒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拿著我比戲子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我並沒有笑，為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辨，不則一聲。黛玉又道：「這一節還恕得。再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她和我玩，她就自輕自賤了？她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丫頭，她和我玩，設若我回了口，豈不她自惹人輕賤呢？是這個主意不是？這卻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你又怕她得罪了我，我惱她。我惱她，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第二十二回）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兒，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兒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

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花鋤上掛著紗囊，手內拿著花帚。寶玉笑道：「來的正好。你把這些花瓣兒都掃起來，撿在那水裡去罷。我纔撿了好些在那裡了。」黛玉道：「撿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兒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蹋了。那時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第二十三回）

〈葬花吟〉：「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遊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著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初壘成，樑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樑空巢已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愁殺葬花人，獨把花鋤偷灑淚，灑上空枝見血痕。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儂底事倍傷神？半為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儂此日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塚？未若錦囊收豔骨，一杯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

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說話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此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

覆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第二十七～二十八回）

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有可怒，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裏眼裏只有你！你不能為我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裏一時一刻白有了你，你竟心裏沒我。」心裏這意思，只是口裏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裏想著：「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而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著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著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裡又想著：「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方和我近，不和我遠。」那林黛玉心裏又想著：「你只管你，你好我就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你是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卻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遠之意。如此之話，皆他二人素習所存私心，也難備述。（第二十九回）

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她想的也有個道理，她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她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怎麼，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第三十一回）

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裏坐坐，我這裏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裏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到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個話來，真真的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訕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帳話。」（第三十二回）

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忍，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就倒下，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兩趟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布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得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

三十四回)

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中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第三十七回)

〈詠菊〉：「無賴詩魔昏曉侵，繞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問菊〉：「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雁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菊夢〉：「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第三十八回)

這裏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裏，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使著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咱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著，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著。紫鵑見她攥著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她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裏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裏，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卻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鵑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著，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鵑正哭著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才見了，不及說話。剛擦著，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著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香魂一縷隨風散，愁緒三更入夢遙！（第九十八回）

判詞

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花柳質，一載赴黃梁。(第五回)

一、... (四三五) ...

又... (四二十二章) ...

... (四三)

圖像



... (四二十二章) ...

... (四十四章) ...

論詞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媾。覩著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踐得，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第五回）
燈謎	賈政又看道：天運人功理不窮，有功無運也難逢。因何鎮日紛紛亂？只為陰陽數不同。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第二十二回）
長相	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三回）
服飾	無正面描述
住所	賈迎春住了綴錦樓（第二十三回）
	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號？」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作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才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第三十七回）
	寶玉卻從未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說娶親的日子甚急，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等事，越發掃去了興頭，每日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得說陪四個丫頭過去，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潔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儵然，不過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內的翠荇香菱，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鬥色之可比。既領略得如此寥落淒慘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菱荷紅玉影。蓼花菱葉不勝愁，重露繁霜壓纖梗。不聞永晝敲棋聲，燕泥點點污棋枰。古人惜別憐朋友，況我今當手足情！」（第七十九回）
個性	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前娘娘所製，俱已猜著，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著，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著的，也有猜不著的，都胡亂說猜著了。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著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筴，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為玩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第二十二回）
	迎春道：「桃花帶雨濃。」眾人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著飲了一口。（第四十回）

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裏，倒也夠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著官中的錢，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四個，滿破著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裏省一抵子也就夠了。老太太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儉省些，陸續也就夠了。只怕如今平空又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咱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裏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裏的人。（第五十五回）

蝌蚪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煙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閑語；又兼湘雲是個愛取戲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有女兒身分，還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於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煙為人雅重，迎春是個有氣的死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閑話之故耳。如今卻出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煙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第五十七回）

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癢啣一聲。（第六十五回）

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自覺無趣，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內室。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咱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著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無法。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小姐的身分來。他敢不從，你就回我去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麼意思。再者，只他去丟放頭兒，還恐怕他巧言花語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履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接他些。若被他騙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頭弄衣帶。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總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一對兒赫赫揚揚，連二爺鳳奶奶，兩口子遮天蓋日，百事周到，竟通共這一個妹子，全不在意。但凡是身上掉下來的，又有一話說，——只好憑他們罷了。況且你又不是我養的，你雖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底是同出一父，也該彼此瞻顧些，也免別人笑話。我想天下的事也難較定，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的，這裏探丫頭也是二老爺跟前人養的，出身一樣。如今你娘死了，從前看來你兩個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姨娘強十倍的，你該比探丫頭強才是。怎麼反不及他一半！誰知竟不然，這可不是異事。倒是我一生無兒無女的，一生乾淨，也不能惹人笑話議論為高。」（第七十三回）

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繡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纓絲金鳳，竟不知哪裏去了。』回了姑娘，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典了銀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著呢。』叫問司棋。司棋雖病著，心裏卻明白。我去問她，她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暫放著，預備八月十五日恐怕要戴呢。』姑娘就該問老奶奶一聲，只是臉軟怕人惱。如今竟怕無著落，明兒要都戴時，獨咱們不戴，是何意思呢！」迎春道：「何用問，自然是她拿去暫時借一肩了。我只說以這些物兒，上上……」

誰知迎春乳母子媳王住兒媳婦正因她婆婆得了罪，來求迎春去討情，聽她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她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橘立意去回鳳姐，估著這事脫不去的，且又有求迎春之事，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繡橘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得撈梢，所以暫借了去。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因總未撈過本兒來，就遲住了。可巧今兒又不知是誰走了風聲，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誤下，終究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從小兒吃奶的情分，往老太太那邊去討個情面，救出她老人家來才好。」迎春先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兒打了這妄想，要等我去說情，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方才連寶姐姐林妹妹大伙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我一個人。我自己愧還愧不來，反去討臊去？」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絞在一處說。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

王住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她，繡橘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兒，乃向繡橘發話道：「姑娘，你別太仗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子不仗著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益，偏咱們就這樣「丁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那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這裏饒添了那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哪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些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作什麼的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賬，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

迎春聽見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罷！你不能拿了金鳳來，不必牽三扯四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們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礙不著你什麼，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繡橘倒茶來。繡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作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她倒賴說姑娘使了她們的錢，這如今竟要準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為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了？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勉強過來，幫著繡橘問著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來看。……當下迎春只和寶釵閱「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語亦不曾聞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乃笑

道：「問我，我也沒什麼法子。她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問，我可以隱瞞遮飾過去，是她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沒有個為她們反欺誑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竟有好主意，可以使此事八面周全，不使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眾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這一家上下若許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況我哉！」（第七十三回）

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裏，回迎春道：「太太們說了，司棋大了，連日他娘求了太太，太太已賞了她娘配人，今日叫她出去，另挑好的與姑娘使。」說著，便命司棋打點走路。迎春聽了，含淚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已聞得別的丫鬟悄悄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也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迎春能死保赦下的，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麼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等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裏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了這樣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

迎春含淚道：「我知道你幹了什麼大不是？我還十分說情留下，豈不連我也定了？你瞧，書也是幾年的，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

一辭，也是我們這幾年好了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務，作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哪裏有工夫聽她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走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裏爬出來的，辭她們作什麼？她們看你的笑聲還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挨一會是一會罷了，難道就算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腳，直帶著往後角門出去了。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第七十七回）

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世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因未有

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第七十九回)

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因此心下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裏淌眼抹淚的，只要接了來家散誕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因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兒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去。」正說著，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盼明不明的。……迎春方哭哭啼啼的在王夫人房中訴委曲，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收著他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著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買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攆在下房裏睡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圖上我們的富貴，趕著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強壓我的頭，賣了一輩。又不該作了這門親，倒沒的叫人看著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的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眾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解勸說：「已是遇見了這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作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願，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不好！從小兒沒了娘，幸而過孀子這邊過了幾年心淨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解，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裏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著我的屋子，還得在園裏舊房子裏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不過年輕的夫妻們，閑牙鬥齒，亦是萬萬人之常事，何必說這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著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眾姊妹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才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眾姊妹分別，更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懼孫紹祖之惡，只得勉強忍情作辭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第八十回）

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

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如，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著。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咱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丫頭藏在耳房裏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著幾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裏所招，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著，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如。……」（第一百回）

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邊人來到大太太那裏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眾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命裏遭著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著，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為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著淚，辭了眾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是不要悲傷，碰著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著，眼淚直流。眾人都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為是寶釵的生日，即轉悲為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著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著呢。」說著，迎春只得含悲而別。眾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裏。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裏找不著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裏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著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她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裏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

這裏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量她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留著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著做什麼！」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她們來陪著，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以後我在老太太那裏，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裏，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她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眾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第一百零九回）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
猖狂金閨花柳質一
裁赴黃梁



圖像



惜春

判詞

勘破三春景不長，縑衣頓改昔年妝。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旁。
(第五回)

論詞

[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

	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裏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果。(第五回)
燈謎	「前身色相總無成，不聽菱歌聽佛經。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 賈政道：「這是佛前海燈嘍。」惜春笑答道：「是海燈。」(第二十二回)
長相	身量未足，形容尚小。(第三回)
	賈母聽說，便指著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姥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著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還有這個能幹，別是神仙托生的罷。」(第四十回)
服飾	無正面描述。
住所	惜春住了蓼風軒(第二十三回)
	「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第三十七回)
	說著，真個出來拉了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著睡午覺，畫繒立在壁間，用紗罩著。眾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第四十八回)
	說著，仍坐了竹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有過街門，門樓上裏外皆嵌著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著「穿雲」二字，向裏的鑿著「度月」兩字。來至當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裏邊遊廊過去，便是惜春臥房，門斗上有「暖香塢」三個字。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氈簾，已覺溫香拂臉。(第五十回)
個性	子興道：「……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第二回)
	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處頑耍呢，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裏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戴在那裏呢？」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畫來收了。(第七回)

李紈見了他兩個先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姥姥一句話。」……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才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裏，眾人知道他是取笑惜春，便都笑問說「還要怎樣？」黛玉自己撐不住笑道：「又要照著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眾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她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是淡的，回想卻是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贊的他越發逞起強來了，這會子又拿我取笑兒。」黛玉忙拉她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眾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說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個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圖似的才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樓臺，又不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為這個為難呢。」（第四十二回）

興兒笑道：……「四姑娘小，他正經是珍大爺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太命太太抱過來養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第六十五回）

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得不知當有什麼事故鳳姐也少不得安慰她。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金銀鏤子來，約共三四十個；又有一副玉帶板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畫也黃了臉。因問：「是哪裏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著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嬖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著的。」

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你要打她，好歹帶她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這話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什麼不可以傳遞。」

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她這次方可。這裏人多，若不拿一個人作法，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樣呢。嫂子若饒她，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她還好。誰沒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犯下，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的張媽。她常肯和這些丫頭們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她。」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拿著，等明日對明再議。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來。……

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到園中去又看過李紈。才要望候眾姊妹們去，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遂到了她房中來。惜春便將昨晚之事細細告訴與尤氏，又命將入畫的東西一概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她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竟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我立逼著鳳姐姐帶了她去，她只不肯。我想，她原是那邊的人，鳳姐姐不帶她去，也原有理。我今日正要送過去，嫂子來得恰好，快帶了她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入畫聽說，又跪下哭求，說：「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從小兒的情常，好歹生死在一處罷！」尤氏和奶娘等人也都十分分解，說：「她不過一時糊塗了，下次再不敢的。她從小兒服侍你一場，到底留著她為是。」

誰知惜春雖然年幼，卻天生成一種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獨僻性，任人怎說，她只以為丟了她的體面，咬定牙，斷乎不肯。更又說得好：「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我每每風聞得有人背地裏議論什麼，多少不堪的閒話！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排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著他才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著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還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惱，好歹自有公論，又何必去問人。古人說得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勸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自己就夠了，不管你們。從此以後，你們有事別累我。」

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眾人道：「怪道人人都說這四丫頭年輕

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方才一篇話，無原無故，又不知好歹，又沒個輕重。雖然是小孩子的話，卻又能寒人的心。」眾嬾嬾笑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要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卻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幾個字，所以都是些呆子，看著明白人，倒說我年輕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榜眼、探花，古今第一個才子。我們是糊塗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狀元、榜眼難道就沒有糊塗的不成？可知他們更有不能了悟的更多。」尤氏笑道：「你倒好。才是才子，這會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講起了悟來了。」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捨不得入畫了。」尤氏道：「可知你是個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惜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狠心人，難得自了漢。』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麼教你們帶累壞了我！」

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方才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日。今見惜春又說這句，因按捺不住，因問惜春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丫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萬金的小姐，我們以後就不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著，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清淨。」尤氏也不答話，一逕往前邊去了。（第七十四回）

一日，惜春正坐著，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惜春道：「她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那姑娘和大奶奶那裏說呢。她自從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裏亂嚷說，強盜來搶她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嗎？」惜春聽了，默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裏，驀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大造本無方，云何是應住。既從空中來，應向空中去。」占畢，即命丫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第八十七回）

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為什麼偏偏碰在咱們兩個人身上！明兒老爺、太太回來，叫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裏交給咱們，如今鬧到這個份兒，還想活著麼！」鳳姐道：「咱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裏。」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著；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她攬掇著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

的臉擱在那裏呢？」說著，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

二人正說著，只聽見外頭院子裏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裏從來是一概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裏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殯才出去，那個什麼庵裏的尼姑死要到咱們這裏來。我吆喝著不准她們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那腰門子一會兒開著，一會兒關著，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裏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裏有人站著，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兒才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裏頭，今兒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著，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裏，敢在外頭混嚷嗎！」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裏』，別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裏過不得。鳳姐接著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裏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她，留著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她麼，她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她先別走：「且看著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著，才好走呢。」平兒道：「咱們不敢收，等衙門裏來了，踏看了才好收呢。咱們只好看著。但只不知老爺那裏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芸二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惜春坐著發愁。（第一百一十二回）

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裏頭亂嚷，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都絞掉了，趕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裏去磕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她一個地方。若不容她，她就死在眼前。那邢、王兩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蘆大爺、芸二爺進去。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蘆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得主的，況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她們罷。咱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兩人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她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她誦經拜佛。（第一百一十七回）

探春

判詞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
(第五回)

論詞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第五回)

燈謎

「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妝點最堪宜。游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賈政道：「這是風箏。」探春笑道：「是。」(第二十二回)

長相

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回)

服飾

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飾。(第三回)

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沐盆、巾帕、靴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沐盆，那兩個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著巾帕並靴鏡脂粉之飾。平兒見待書不在這裏，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第二十五回)

寶玉來至蘆雪庵，只見丫鬟婆子正在那裏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庵蓋在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檐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都是蘆葦掩覆，一條去逕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眾丫鬟婆子見他披蓑戴笠而來，卻笑道：「我們才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都全了。姑娘們吃了飯才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來，圍著大紅猩猩氈斗篷，戴著觀音兜，扶著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青綢油傘。寶玉知他往賈母處去，便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第四十九回)

住所

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她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著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米襄陽《煙雨圖》，左右掛著一副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詞云：「煙霞閑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設著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觀窯的大盤，盤內盛著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著一個白玉比目磬，旁邊掛著小錘。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錘子要擊，丫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要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玩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臥榻，拔步床上懸著蔥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蠨蛸，這是螞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沒乾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得板兒哭起來，眾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著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第四十回）

個性

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有的三個也不錯。政老爹的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爹之妾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第二回）

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眾塞責而已。（第十八回）

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城外、大廊小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左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沒處撿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樞的香盒兒，膠泥塚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一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者，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一雙還加工夫，如何呢？」（第二十七回）

卻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來，手裏拿著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著了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娣探謹奉：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臥。時漏已三轉，猶徘徊於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又復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痾瘥惠愛之深哉耶！今因伏几憑床處默之時，忽思及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者盤桓於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栖處於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宴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若蒙棹雪而來，娣則掃花以待。此謹奉。」（第三十七回）

賈母聽了，氣得渾身亂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敬，暗地裏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麼個毛丫頭，見我待她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她，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的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曲，如何敢辯，薛姨媽也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的，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概不敢辯，這正用著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裏的人，小嬸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猶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第四十六回）

探春笑道：「原來為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下，拿賬翻給趙姨娘瞧，又念給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著，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屋裡的，自然也是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著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公，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的地方兒？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的。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業來，那時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纔叫我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了！」一面說，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來。（第五十五回）

探春聽說，忙寫了出來。眾人看時，上面卻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空挂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系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第七十回）

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她不錯。只可惜她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裏。」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她，不與別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哪裏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卻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哪個沒造化的，挑庶正誤了事呢；也不知哪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

鳳姐兒笑道：「……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裏嘴裏都也來得，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她，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裏卻是和寶玉一樣呢。此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她既有這主意，正該和她協同，大家做個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咱們有她這一個人幫著，咱們也省些心，於太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看了；再要窮追苦克，人恨極了，暗地裏笑裏藏刀，咱們兩個才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著緊溜之中，她出頭一料理，眾人就把往日咱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裏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她雖是姑娘家，心裏卻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她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厲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她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她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辨，你只越恭敬，越說駁得是才好。千萬別想著怕我沒臉，和她一強，就不好了。」（第五十五回）

探春又接著說道：「咱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咱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裏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誠，能知園圃事的，派准她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她們交租納稅，只問她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子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第五十六回）

探春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麼。」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擱在桌上，紅了臉，笑道：「很不該行這個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賬話在上頭。」眾人不解。襲人等忙拾起來。眾人看時，上面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品」四字。詩云：「日邊紅杏倚雲栽。」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再同飲一杯。」（第六十三回）

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問何意。興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裏出鳳凰』。（第六十五回）

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來安慰她。走至院中，聽得兩三個人較口。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丫鬟們忙打起帘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而自止了，遂趁便要去。探春坐下，便問：「才剛誰在這裏說話？倒像拌嘴似的。」迎春笑道：「沒有說什麼，左不過是她們小題大作罷了。何必問它。」探春笑道：「我才聽見什麼『金鳳』，又是什麼『沒有錢只和我們奴才要』，誰和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了不成？難道姐姐不是和我們一樣有月錢的，一樣有用度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得是了。姑娘們都是一樣的，哪一位姑娘的錢不是由著奶奶媽媽們使，連我們也不知道怎樣是算賬，不過要東西只說得一聲兒。如今她偏要說姑娘使過了頭兒，她賠出許多來了。究竟姑娘何曾和她要什麼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她要，必定是我們或者和她們要了不成！你叫她進來，我倒要問問她。~~」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礙，何得帶累於她？」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的也是一般，她說姐姐就是說我。我那邊的人有怨我的，姐姐聽見也即同怨姐姐是一理。咱們

「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

誰知探春早使個眼色與待書，待書出去了。這裏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說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脫如狡兔』，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令其不可，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的委曲。」平兒忙道：「姑娘怎麼委曲？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快吩咐我。」當時，住兒媳婦方慌了手腳，遂上來趕著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你聽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裏說話，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禮！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不叫你，進不來的地方，幾曾有外頭的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們房裏來的例？」繡橘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裏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的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才是。」

王住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著道：「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那住兒媳婦和她婆婆，仗著是媽媽，又瞅著二姐姐好性兒，如此這般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捏造假賬折算，威逼著還要去討情，和這兩個丫頭在臥房裏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才請你來問一聲：還是她原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誰主使她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麼今日說這話出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的，『物傷其類』，『齒竭唇亡』，我自然有些驚心。」（第七十三回）

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著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眾丫鬟秉燭開門而待。一時眾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索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淨她們的好法子。」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她們所有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著呢。」說著，便命丫頭們把箱櫃一齊打開，將鏡奩、妝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我。何必生氣。」因命丫鬟們快快關上。

平兒、豐兒等忙著替待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卻不能。我原比眾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裏間收著，一針一線，她們也沒的收藏，要搜，只管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裏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說著，不覺流下淚來。

鳳姐只看著眾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裏，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的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裏，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著丫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眾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又問眾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翻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她自為眾人沒眼力，沒膽量罷了，哪裏一個姑娘家就這樣起來，況且又是庶出，她敢怎麼！她自恃是邢夫人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況別個。今見探春如此，她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與她們無干。她便要趁勢作臉獻好，因越眾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

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見她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拍」的一聲，王善保家的臉上早著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時大怒，指著王善保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著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專管生事。如今發了不得了。你打量我是同你們姑娘那樣好性兒，由著你們欺負她，你可就錯了主意！你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說著，便親自解衣卸裙，拉著鳳姐說：「你細細的翻，省得叫奴才來翻我身上。」鳳姐、平兒等忙與探春束裙整袂，口內喝著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沖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勸探春休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性，早一頭碰死了！不然豈許奴才來我身上翻賊贓呢。明兒一早，我先回過老太太、太太，然後過去給大娘陪禮，該怎麼，我就領。」

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沒意思，在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它做什麼！」探春喝命丫鬟道：「你們聽著她說話，還等我和她對嘴去不成？」待書等聽說，便出去說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捨不得去！」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作賊的人，嘴里都有三言兩語的。這還算笨的，背地裏就只會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了待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服侍探春睡下，方帶著人往對過暖香塢來。（第七十四回）。

金陵十二钗之薛宝钗
薛宝钗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泣江边望
千里东风一梦遥



圖像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运偏消



賈寶玉

	<p>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褲（原字為左衣又夸）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第三回）</p>
<p>論詞</p>	<p>〔終身誤〕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p> <p>〔枉凝眉〕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第五回）</p>
<p>燈謎</p>	<p>眾人猜時，寶玉也有了一個，念道：「天上人間兩渺茫，琅玕節過謹提防。鸞音鶴信須凝睇，好把唏噓答上蒼。」（第五十回）</p>
<p>長相</p>	<p>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眼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條，繫著一塊美玉。（第三回）</p>
<p>服飾</p>	<p>心中想著，忽見丫鬟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個年輕公子：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條；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第三回）</p> <p>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周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綠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第三回）</p> <p>寶玉頭上戴著纓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著二龍捧珠抹額，身上穿著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著五色蝴蝶鸞條，項上掛著長命鎖、記名符，另</p>

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第八回)

說著，一面又瞧他手裏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著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裏縱蓋不嚴些兒，也就不怕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著便走了。寶釵只顧看著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第三十六回)

黛玉看脫了蓑衣，裏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著綠汗巾子，膝下露出油綠綢撒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鞞著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倒乾淨。」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套的。有一雙棠木屐，才穿了來，脫在廊檐上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致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閑了下雨時在家裏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竟是活的。上頭的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帶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圈子。下雪時男女都戴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話未付奪，與方才說寶玉的話相連，後悔不及，羞的臉飛紅，便伏在桌上嗽個不住。(第四十五回)

寶玉此時喜歡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單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簾，帶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庭來。(第四十九回)

寶玉說：「天熱，僂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眾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慳我，就不好了。」眾人聽了，都說：「依你。」於是先不上坐，且忙著卸粧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著兒，身上皆是緊身襖兒。寶玉只穿著大紅綿紗小襖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著褲腳，繫著一條汗巾，靠著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搵拳。(第六十三回)

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著一裏圓的皮襖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嘆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單一件元狐腿外褂，出來迎接賈母。(第九十四回)

賈政打發眾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才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只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裏？」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舡頭上來兩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著，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第一百二十回)

住所

一徑引人繞著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牆環護，綠柳周垂。賈政與眾人進去，一入門，兩邊俱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著數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眾人贊道：「好花，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哪裏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眾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寶玉道：「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證，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眾人都搖身贊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賈政因問：「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眾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眾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著落；若只說棠，蕉亦無著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著，引入進

入房內。只見這幾間房內收拾得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卍福卍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一鬲（原字為左木右鬲）一（原字為左木右鬲），或有

洞口，從東北山坳裏引到那村莊裏，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眾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著，忽見大山阻路。眾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仍在前導引，眾人隨他直由山腳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大路，豁然大門前現。眾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搜神奪巧之至！」於是大家出來。（第十七十八回）

這裏賈芸隨著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著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著一個匾額，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恁樣四個字。」正想著，只聽裏面隔著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得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閃灼，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裏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櫥，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第二十六回）

個性

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周歲時，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兩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不能知也。」（第二回）

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第三回）

天分高明，性情穎慧（第五回）

黛玉亦常聽得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銜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銜玉所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縱然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

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瘋傻傻，只休信他！」(第三回)

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它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著遞與她。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著「嗤嗤」又聽幾聲。寶玉在旁笑著說：「響的好，再撕響些！」正說著，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她手裏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匣子搬了出來，讓她盡力的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她也沒折了手，叫她自己搬去。」晴雯笑著，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第三十一回)

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裏去看看她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搭訕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撂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她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她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作什麼呢？她又耍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她自然知道。」(第三十四回)

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很。」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好。」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的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卻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第三十七回）

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她的，你只管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我都打走了。」一面吩咐眾人：「以后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聽我這句話罷！」眾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格子上陳設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車，便指著亂叫說：「那不是接她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裏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著紫鵲不放。（第五十七回）

尤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掛礙，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還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裏，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他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呆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知道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輩子了。」眾人不等說完，便說：「可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才好。若和他說話，不是呆話，就是瘋話。」（第七十一回）

寶玉本是個不讀書之人，再心中有了這篇歪意，怎得有好詩文作出來。他自己卻任意纂著，並不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誕，竟杜撰成一篇長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於是夜月下，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即掛於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第七十八回）

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痴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她一場。……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來到這裏，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加傷感！眾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鵑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裏已回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裏，不敢洒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怎麼燒毀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裏肯捨，無奈賈母逼著，只得勉強回房。（第九十八回）

圖像



劉姥姥

家
世

方才所說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作過小小的一個京官，昔年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侄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姥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趁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第六回）

個
性

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閑尋氣惱，劉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嗔著我多嘴。咱們村莊人，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的時，托著你那老家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咱們雖離城住著，終是天子腳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去罷了。在家跳躑也不中用的。」狗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大家想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

劉姥姥道：「這倒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甚

或者她念舊，有些好處，也未可知。要是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粗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麼好到她門上去的？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

誰知狗兒利名心甚重，聽如此一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先試試風頭再說。」劉姥姥道：「噯啣啣！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她家人又不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一個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劉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又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的，倒還是捨著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第六回）

這裏鳳姐叫人抓些果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裏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很要緊的，你就帶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她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奶陪著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著；白來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姥姥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姥。劉姥姥會意，未語先飛紅了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奶，卻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也少不的說了..。」剛說到這裏，只聽得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裏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哪裏呢？」只聽一路靴子腳響，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妖嬌，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著，這是我侄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這裏劉姥姥心神方安，才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侄兒來，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裏，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越沒個派頭兒，只得帶了你侄兒奔了你老來。」說著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來？打發咱們作啥事來？只顧吃果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聽她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姥姥不知可用了過早飯沒有呢？」劉姥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裏趕咧，那裏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聽說，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內，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第六回)

說話時，劉姥姥已吃畢了飯，拉了板兒過來，抹舌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等上門來就該有照應才是。但如今家內雜事太煩，太太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我近來接著管些事，都不大知道這些個親戚們。二則外頭看著這裡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了。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做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若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罷。」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只當是沒有，心裏便突突的；後來聽見給她二十兩，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憑他怎樣，你老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聽她說得粗鄙，只管使眼色止她。鳳姐聽了，笑而不睬，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吊串錢來，都送到劉姥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若不拿著，可真是怪我了。這串錢雇了車子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裏該問好的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起來了。劉姥姥只管千恩萬謝，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來至外面廂房。（第六回）

平兒答應著，一逕出了園門，來至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裏。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裏，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裏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眾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姥姥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裏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莊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這個吃個野意兒，也算是我們的窮心。」（第三十九回）

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姥姥道：「見過了，叫我們等著呢。」說著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才是饑荒

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著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的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姥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了那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姥姥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說著，催劉姥姥下來前去。劉姥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著，同周瑞家的引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第三十九回）

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姥換上。那劉姥姥哪裏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裏坐著，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卻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莊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裏雨裏，哪裡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說道：「我們莊子東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她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裏來托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得什麼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才十三四歲，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席話，實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第三十九回）

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裏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於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忙笑道：「過來戴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著，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眾人笑得了不得。劉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眾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得成了個老妖精了。」劉姥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蕩，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才好呢。」（第四十回）

丫鬟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悄向劉姥姥說道：「別忘了。」劉姥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姥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姥姥。劉姥姥見了，說道：「這叉爬子比俺那裏鐵杵還沉，那裏強的過他。」說的眾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裏面盛著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姥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一個老母豬不抬頭。」自己卻鼓著腮不語。眾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劉姥姥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說道：「這裏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禽攬一個。」眾大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得眼淚出來，琥珀在後捶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她的話了。」那劉姥姥正誇雞蛋小巧，要禽攬一個，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

來。」劉姥姥道：「這個菜裏有毒，俺們那些菜都成了砒霜了。哪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她如此有趣，吃得又香甜，把自己的也都端過來與她吃。又命一個老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裡。(第四十回)

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說閑話。這裏收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劉姥姥看著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嘆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回別多心，才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姥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姥姥笑道：「姑娘說那裏話，咱們哄著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裏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劉姥姥忙道：「剛才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下：「你和我們吃了罷，省得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劉姥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得倒。」(第四十回)

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盞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鴛鴦未開口，劉姥姥便下了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眾人都笑道：「這卻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著，果然拉入席中。……原是鳳姐兒和鴛鴦都要聽劉姥姥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姥姥。劉姥姥道：「我們庄家人閑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說得這麼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眾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四四』是個人。」劉姥姥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眾人哄堂笑了。賈母笑道：「說得好，就是這樣說。」劉姥姥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眾位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道：「大火燒了毛毛蟲。」眾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道：「右邊『幺四』真好看。」劉姥姥道：「一個蘿蔔一頭蒜。」眾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眾人大笑起來。（第四十回）

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姥姥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舜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才一牛耳。」眾姐妹都笑了。（第四十一回）

妙玉聽了，忙去烹了茶來。寶玉留神看她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揀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面放一個成窯五彩泥金小蓋鐘，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笑回「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著遞與劉姥姥說：「你嘗嘗這個茶。」劉姥姥便接來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眾人都笑起來。（第四十一回）

且說劉姥姥帶著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卻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過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裏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著說不好過，我們大姐兒也著了涼，在那裏發熱呢。」劉姥姥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人，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二處坐坐就回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裏，要叫你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找我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裏吃了，就發起熱來。」劉姥姥道：「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墳圈子裏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崇書本子，仔細撞客著。」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著彩明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東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裏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著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崇，一個與大姐兒送崇。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

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人經歷得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要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姥姥道：「這也有事。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太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曲；再她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以後姑奶奶少疼她些就好了。」鳳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一則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莊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姥姥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姥姥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他是巧哥兒罷。這叫作『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要依我這名字，她必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兇化吉，卻從這『巧』字上來。」

(第四十二回)

红楼梦连环画之七

劉老老進大觀園



圖像



劉姥姥
板兒



薛寶釵	
判詞	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挂，金簪雪裏埋。(第五回)
曲詞	〔枉凝眉〕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第五回）
燈謎	<p>賈政心內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響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盤，是打動亂如麻；探春所作風箏，乃飄飄浮蕩之物；惜春所作海燈，一發清淨孤獨。今乃上元佳節，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為戲耶？」心內愈思愈悶，因在賈母之前，不敢形於色，只得仍勉強往下看。只見後面寫著七言律詩一首，卻是寶釵所作，隨念道：「朝罷誰攜兩袖煙？琴邊衾裏總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詞句，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因而將適才的精神減去十分之八九，只是垂頭沉思。(第二十二回)</p> <p>寶釵也有了一個，念道：「鏤檀鏤梓一層層，豈係良工堆砌成？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第五十回)</p>
長相	<p>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日有她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第四回)</p> <p>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惟覺雅淡。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第八回)</p> <p>巧寶釵左腕上籠著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一時褪不下來。寶玉在旁邊看著雪白的胳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含丹，眉不畫而橫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又呆了。寶釵褪下串子來給他，他也忘了接。(第二十八回)</p>

服飾	<p>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著，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姐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兩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姨太太不知，寶丫頭怪著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第七回）</p>
	<p>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著黑漆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的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線的坎肩兒，蔥黃綾子棉裙，一色兒半新不舊的，看去不見奢華。（第八回）</p>
	<p>只見眾姊妹都在那裡。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氈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哆囉呢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氈絲的鶴氅。（第四十九回）</p>

忽見桃柳中又露出一個條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得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緗，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賈政不禁笑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菖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盞草，這一種是玉落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納薑蓐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又有叫什麼綠萹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象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得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游廊，便順著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著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眾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倒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眾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院泣斜暉』。」眾人道：「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因念道：「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賈政拈髯沉音，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旁不敢則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著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吟成荳蔻才猶艷，睡足醪醑夢也香。」（第十七十八回）

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眾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著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逾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瓶中供著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著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嘆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裏沒帶了來。」說著，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著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她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她在家裏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說：「使不得。雖然她省事，倘或來一個親戚，看著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裏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閑心了。她們姊妹們也還學著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她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己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著，叫過鴛鴦來，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夠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著，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裏，還得慢慢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第四十回）

個性

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亦多喜與寶釵去玩笑。（第五回）

寶釵聽說，笑道：「再別提起。這個病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效驗兒。後來還虧了一個和尚，專治無名的病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壯，還不相干。要是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個『海上仙方兒』，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他說犯了時吃一丸就好了。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也是那和尚說的，叫作『冷香丸』。」（第七回）

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折《西遊記》。賈母自是喜歡，又讓薛姨媽。薛姨媽見寶釵點了，不肯再點賈母便持。命鳳姐點。鳳姐雖有邢、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點了一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帶著你們取樂，咱們只管咱們的，別理她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她們不成？她們在這裏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她們點呢！」說著，大家都笑了。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接齣扮演。(第二十二回)

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裏，他們豈不臊了。況才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裏的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笑著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才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裏蹲著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這裏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是又鑽在山子洞裏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第二十七回)

只見寶釵手裏托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裏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竟大有深意，忽見她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第三十四回)

黛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著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別人，我以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得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訴她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裏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偷的背著我們看，我們卻也偷偷的背著他們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份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份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話，說得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第四十二回）

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妝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裏。」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才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裏的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卻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裏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咱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才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我們家裏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眾的。」黛玉忙笑道：「東西事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口裏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第四十五回）

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倒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咱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第五十五回）

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煙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笑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你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但還有一句話你也要知道，這些妝飾原出於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腳可有這些富麗閑妝？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來的，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來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沒有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咱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比他們才是。」（第五十七回）

「還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兒，姓薛，叫什麼寶釵，竟是雪堆出來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裏瞥見一眼，我們鬼使神差，見了他兩個，不敢出氣兒。」（第六十五回）

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著，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籤。大家一看，只見籤上面著一枝牡丹，題著「豔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任是無情也動人。」（第六十三回）

寶釵笑道：「總不免過於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落套。所以我謔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眾人笑道：「別太謙了，自然是好的，我們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闕《臨江仙》道：「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卷得均勻』！這一句就出入之上了。」「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第七十回）

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為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卻不在情欲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煙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為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書本擱在旁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為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為聖賢呢？況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咱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況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才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

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第一百一十八回）

圖像



《紅樓夢》中的養生觀

以下資料整理自：

- 1、胡獻國、胡愛萍、孫志海《看紅樓說中醫》，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7月，頁288~314。
- 2、陳存仁、宋洪《紅樓夢人物醫事考》，臺北：世茂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

前言：

養生是對身體的一種自我調養，是人們在滿足了一定的生活需求之後，產生的一種對自己生活質量的關注。《紅樓夢》中於故事情節外，也花費不少筆墨在描述人物的飲食活動、日常起居，其值得注意的養生觀，試舉例如下：

（一）茶，醒脾提神保健康：

茶是中國最主要的飲料，同時也是一味重要的中藥，在中醫的很多方劑裡都有細茶一味，最著名的就是治頭痛的川穹茶調散和清胃熱的五虎茶，其中的細茶也就是我們日常所吃的茶，當然，最正宗的應該是西湖龍井（專業術語就叫「地道藥材」），但是，如果沒有條件找到西湖龍井，一般的茶葉也沒有問題，我們要的是茶的良性和清揚上行的特點。但是，《紅樓夢》中的茶雖不入藥，但也是養生和休閒的一種方法。書中提到品茗的場景很多，名門大戶中不僅吃茶的規矩多，比如第一盅是漱口，第二中才是品茶等，而且茶的種類也多，其中最重要的當推賈母最喜歡的老君眉。此茶是我國十大名茶之一的君山銀針，因其沖泡後，茶葉像針一樣豎立在杯中，所以一般的茶道要求使用紫砂壺，單單這君山銀針要用玻璃杯子，因為可以看見一根根的茶葉從上而下，慢慢地徐徐降落，排列成對，美之極矣。因其外型像眉，故又稱老君眉。《紅樓夢》中的茶種類甚多，除了醒脾提神的老君眉外，還有消食兼以通經的女兒茶（即現稱的普洱茶），還有賈寶玉最愛喝的六安茶。從中醫的角度講，茶能醒脾化濕又可清熱提神；從西醫角度講，茶中的咖啡因可以提神又能降低血脂，因此喝茶也是一種養生之道。

《紅樓夢》第三回寫黛玉初進賈府，飯畢，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咽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我國民間素有「飯後飲茶，有住消化」之說，現代醫學認為，這一說法是錯誤的，而遠在兩百多年前的曹雪芹似乎也明白此理，藉黛玉之口說出飯後不宜立刻飲茶，這樣有礙消化。

研究表明，食物的消化，主要靠胃酸，胃酸只有達到一定的濃度才能有消化能力。飯後立即飲茶，大量的茶水沖淡胃液，降低胃酸濃度，會延長食物在胃的消化時間。同時，茶中的單寧酸能使食物中的

蛋白質變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質，增加胃的負擔，並會影響蛋白質的吸收。因此，飯後不宜立即飲茶，一般以飯後一小時左右飲茶為宜。

除了飯後不宜立即飲茶外，正在服藥的人也不宜飲茶。茶葉中的鞣酸有較強的收斂性，服藥後若飲茶過多，鞣酸會與含多種金屬離子的藥物或含生物鹼的藥物，在胃中結合生成難以融化的化合物，影響藥物的吸收。

（二）酒，助興養生兩相宜：

酒，是古代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發明的一種飲料，現在的人們喝酒，大多以增進情感或加強溝通為目的。但酒作為一種飲品，在中醫中也屬常用藥物。在中醫四大經典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中，有很多方劑都是加入黃酒、燒酒等。在賈府這個大家族裡，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當然是少不了的，除了在宴會上的各種酒之外，富貴人家的養生依然離不開酒的參與。

晉代張湛言：「酒能益人，亦能損人。」說明酒之於人，失度有損，適度有益。《紅樓夢》第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中提到林黛玉進食蟹肉的謹慎，輔以少量熱酒以防病的情節。當黛玉先吃了一些蟹肉感到心口微微的疼，就想以熱酒來解蟹寒。當丫頭斟了半盞黃酒時，黛玉說：「須得熱熱的喝口燒酒。」酒熱後，她也只喝一口就放下了。薛寶釵則另拿了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在這段描述中，黛玉喝一口熱燒酒，是為了治腹痛，寶釵喝點酒則是為了防腹痛，一治一防都體現了酒的作用。螃蟹性寒，平時脾胃虛寒的人吃後有可能引起腹痛，而酒辛溫，有發散發寒的作用，溫熱後助其發散之力。文學雖不一定全是科學，但科學卻每每存在於實際生活中。

第八回「比通靈金鶯微露意，探寶釵黛玉半含酸」中薛姨媽在一個大雪天要寶玉喝點熱酒以解寒，寶玉則說：「不必溫暖了，我只愛吃冷的。」為此遭到正在一旁的薛寶釵的一番非議，寶釵對寶玉說：「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得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呢！」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命人暖來方飲。其實，古代養生學家早就總結了「不問四時俱暖酒」的箴言，這說明喝酒如要獲益，則還是先暖酒後再品嚐為宜。

（三）餓，適時飢餓保平安：

餓，是一種養生的方法，同時也是一種治療的方法。在中醫的經典中經常出現的「損穀」就是飢餓療法。在《紅樓夢》第五十三回中晴雯感冒後幾近痊癒，因補孔雀裘復感，病勢漸重，便用了賈府的風俗秘療：「無論上下，只一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日一病時，淨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治，如今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像晴雯這樣病後不吃得太飽或者是只吃清淡的東西，以防由於飲食問題導致復發，也是一種養生的方法。飢餓養生不是完全不吃或是真的讓自己挨餓，而是在外感（常見的感冒、中暑）或者是食滯（常見的是消化不良）之後，讓不堪重負的脾胃有個休息的時間。從中醫角度來講，飢餓養生是對脾胃的修復，是欲擒故縱。從西醫角度講，飢餓養生是讓胃腸道中的物體排空，有利於黏膜的修復。當然，作為一種養生的方法，這種「餓」和作為治療原則的禁食不同，不是淨餓，而是不要吃得太飽。

（四）走，安步代車益壽年：

賈母是《紅樓夢》中的老壽星，她的養生之道除了飲食喜歡清淡、甜爛、少而精之外，還有她喜歡散步遊玩。她認為散步是「疏散疏散筋骨」，每逢節日總是和兒孫媳婦們在大觀園裡走動、玩樂。現代人也很注重散步養生，吃完飯去散散步，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習慣。雖然現代人比古人忙很多，但是這種散步養生卻沒有多少改變。從中醫角度講，散步是一種運動，可以健運四肢，而中醫理論是脾主四肢，因此散步對於脾胃的運化、腸胃的蠕動有重要的反饋性作用。

（五）適時午睡，調攝養精神：

《紅樓夢》第二十回一開始，便有這樣的描述：「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才放了心。」按常理而論，吃完午飯後小睡片刻，有益身心，這是誰都知道的。熱帶國家中，正午以後，完全休息半天，南美和拉丁民族國家午飯後的Siesta（午休）更是舉世皆

知。寶玉如此說，重點在「飯後貪眠」四字，如果睡得太久，有失打一個盹的本意，反而會積食，或午睡時間過長，影響到夜間不易入眠。脂評說寶玉知醫理似乎沒有錯。

有人喜歡伏案午休，這是有害健康的。人在入睡以後，交感神經處於抑制狀態，副交感神經則處於興奮狀態，因而心臟的收縮力下降，心率減弱，血液輸到大腦的數量明顯減少，從而出現腦部供血不足。如果伏案睡一二個小時，不但不能解除大腦的疲勞，使大腦得到真正的休息，反而使腦的正常功能受到損害，影響思維和記憶力。有的人伏案午休後會長時間頭昏腦脹，周身酸懶，就是因為大腦缺氧而引起的，特別是青少年，伏案午睡會引起脊柱變形。

（六）從寶玉喝酸梅湯談忌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錯裡錯以錯勸哥哥」中寫道寶玉因在外流蕩優伶，在家荒疏學業，遭其父賈政痛打後，傷勢甚重，「只嚷口渴，要吃酸梅湯。」但襲人想著「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才剛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得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裏，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呢？」因此勸了半天，寶玉才沒吃。襲人的想法確實不錯，符合中醫忌口之理。

所謂忌口，是中醫學特有的內容，指疾病纏身時在飲食方面的禁忌。例如，小兒患麻疹、水痘其間，應禁食油膩、辛辣及魚腥海鮮等「發物」；水腫患者需忌鹽；陽症病人忌熱性飲食，陰症病人忌寒性食物等等。另外，在患病服藥期間，凡是屬於生冷（如剛從冰箱裡拿出來的水果）、黏膩（如九層糕）等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如辣椒），都應避免食用。有咳嗽症狀的病人，飲食不能過甜、過鹹、過於油膩，也不要吃辣椒，同時要戒煙、戒酒，以助早日痊癒。

除此之外，中醫還認為某些食物與藥物不能同時服用，否則，或有不良反應，或導致藥效降低。古代醫藥書中此類記載甚多，如服荊芥忌食魚、蟹；服薄荷忌食鯊肉等等，大多為古人實踐經驗總結，值得重視。還有，某些食物習慣上不宜同食，也可歸入忌口範疇，最著名的莫過於螃蟹和柿子，據稱同時食用會中毒。其實二物性皆寒涼，均難以消化，一起食用易致腸胃不適，或見吐瀉，這或者就是所謂「中

毒」吧。

中醫忌口體現了整體觀念和辯證論治的特點，在具體應用方面多因人、因時、因地、因病制宜。為保障中藥的治療效果，使其更好地發揮治療作用，服用中藥時對下列食物應予禁忌：

(1) 忌濃茶：因為茶葉中含有鞣酸，與中藥同服會影響人體對中藥成分的吸收，降低療效。

(2) 忌吃蘿蔔：服中藥時不宜吃蘿蔔，尤其是白蘿蔔。因為蘿蔔有消食、破氣等功效，特別在服用人參等滋補類中藥時，吃蘿蔔自然會降低該類藥物的補益作用，而達不到應有的療效。

(3) 忌吃大蒜：服用健脾和胃中藥時，忌吃大蒜。因大蒜中含有蒜素，能刺激胃腸黏膜，使黏膜充血，從而影響該類中藥的治療效果。

(4) 忌吃辣椒：特別是熱性病，在服用清熱涼血或滋陰降火中藥時，不宜吃辣椒。

《紅樓夢》人物病例選

以下資料均節錄自：

- 1、陳存仁、宋淇《紅樓夢人物醫事考》，臺北：世茂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4月
- 2、胡獻國、胡愛萍、孫志海《看紅樓說中醫》，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7月

一、前言：

通常許多小說如《水滸傳》，談到病症和死亡的經過，都是略而不詳。至於《金瓶梅》中寫的醫學情況，簡直進入荒唐的地步。近代小說很少有像曹雪芹那樣知醫識藥的作者。「醫」是中國積有數千年優良傳統的大學問，曹雪芹費了不少筆墨，將書中主要人物的病症——起因、進展、醫療過程——用不同的手法表達出來。尤以前八十回，有些人用的是單刀直入的描寫方法，例如寶釵、賈瑞、秦可卿、尤二姐；有些人用的是逐漸透露法：例如晴雯、王熙鳳、黛玉；有些人有藥方；有些人卻只有症候；變化多端，完全合乎曹雪芹誓不作雷同之語的原則。讀者並沒有覺得曹雪芹是一位國手，應該懸壺濟世，

而是深深覺得他把醫學的知識融入於故事中，恰到好處，不多也不少。

二、 人物病例選：

薛寶釵

原文

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了大夫來，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吃幾劑藥，一勢兒除了根才好。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玩的。」寶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名醫仙藥，從不見一點兒效。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裏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壯，還不相干；若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裏弄了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

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個什麼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著，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用這方兒還好，若用起這方兒，真真把人瑣碎死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現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噯啣！這樣說來，這就得一二年的工夫。倘或這日雨水竟不下雨水，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裏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藥，再加蜂蜜十二錢，白糖十二錢，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罐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柏煎湯送

下。」

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坑死了人！等十年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問道：「這藥可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第七回）

<p>說明</p>	<p>《紅樓夢》中說薛寶釵的病是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江南小孩初生，有吃犀黃的習慣，即是解熱毒之意。「冷香丸用花蕊與雨水製造而成，我知道這是曹雪芹杜撰出來的，因我曾遍查醫書中的方劑，從《千金方》、《醫方類聚》、《醫心方》等書籍中找尋，確知並無「冷香丸」的名目，至於藥方更不要說了。只有《張氏醫通》中有一張名為「冷香飲子」的方劑，其中用的藥有草果、肉桂等類，完全是治療瘧疾的方劑，所以我敢說「冷香丸」的名目是曹雪芹杜撰的。「冷香丸」的主要成分應當是沒藥（又名末藥）、花蕊、雨水之類，只是取其芳香化濁作個藥引子而已，若是誤以為這些稀奇古怪的花蕊是主藥，那就喧賓奪主，大錯特錯了！看來薛寶釵的「冷香丸」是治熱證的，以清熱為主，用芳香藥無非化濁，令齒頰留香而已，藥末應用花粉、石斛、元參、麥冬之類，治哮喘等敏感症也可能有效。（《紅樓夢人物醫事考》，P40）</p>
	<p>精通醫理的曹雪芹，針對薛寶釵的病情而設的冷香丸，之所以能達到藥未服而病減三分的效果，這裡面包含著神奇的暗示作用，即心理療法。現代醫學研究發現，哮喘病的發作與心理因素、情緒好壞有密切關係，面對藏愚守拙、攻於心計的薛寶釵來說，運用暗示療法可與藥物療法收到「殊途同歸」的效果。一個「海上方」從和尚口中說出，首先在寶釵的心裡留下神秘感及深刻印象，而後採四季花蕊、四節之水，研末做丸，埋在梨花樹下，給人以神秘莫測之感。且藥物劑量均為12錢，與人體12經脈、一年12月、一天12時辰相吻合，給人以天意促成、疾病向癒之預感。故薛寶釵服後感覺藥物尚可。（《看紅樓說中醫》P35）</p>

秦可卿

原文

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需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肋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息應當有這些症候才對。或以這個脈為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的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聽了道：「妙啊！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夠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症候來。待用藥看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

賈蓉看了，說：「高明得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第十回）

秦氏拉著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孀娘的侄兒雖說年輕，卻也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孀子倒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和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有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孀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夠了。我自想著，未必熬的過年去呢。」（第十一回）

說明

秦可卿的病鬧得闔府不安，照理下文應用詳細的交代。可是在這段以後，原作對她的病就此略過不提，穿插了賈瑞對鳳姐起疑心，鳳姐毒設相思局，賈瑞終於中計、生病、死去。然後黛玉的父親病重，賈璉送黛玉南去探視父病。鳳姐正與平兒盤算行期，在朦朧中秦可卿忽來托夢，叮囑鳳姐如何為賈家謀一條後路，夢方醒而可卿已死，事先毫無徵兆。令人注意的是死訊傳出後：「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坊間程乙本改作：「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傷心」是正常的反應，「疑心」卻其中大有文章，俞平伯早已指出這一點。

主要的問題在秦可卿死於何時，如果死於過年春天前後，那麼張太醫的判斷沒有錯，可是如果挨過了這關口，秦可卿的死可能不是由於病，而是由於其他外來突發的因素。關於這一點，俞平伯在《紅樓夢研究》的「論秦可卿之死」一文中考證得極詳盡。……周汝昌也認為「秦氏猝亡」，可見她的死與病無關。

……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豈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奚刪去「遺簪」、「更衣」諸文。是以此回只十頁，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去四五頁也。」（甲戌眉批及甲戌回末總評）

……所以「淫喪天香樓」明寫一節雖刪，按寫的文字仍在，是不寫之寫，而原作在秦可卿死後對她以前所患的病更一字不提，我們由此可以大膽地說，秦可卿的死和她的病無關。（《紅樓夢人物醫事考》，P55～58）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是補氣補血、健脾疏肝、通氣開胃之用，不過這張藥方屬於南京地區醫生開方的方式，所以有將藥品土炒、酒炒、蛤粉炒等字樣。想來曹雪芹在南京居住過，因為他的祖父曹寅做過金陵織造的官員。所以寫出來的藥方，近似南京流派。

講到醫家方面，北方、南方用藥雖然相同，但是藥物的炒製方法不同，寫方子的格式不同。譬如我從前到過北方，看過華北方面醫生的用藥方法，與眾不同，藥名少而用量多。江南方面，發熱病用藥方法以孟河派流傳最廣，孟河派最初由孟河馬培之先生開創，馬培之有兩位高足，一位是丁甘仁夫子，一位是謝利恒夫子，這兩位都是我的老師，因為辦了中醫學校，門生弟子達七八百人，所以現在孟河派還是很有名。我看了這張藥方，一望而知不是華中地區流派所開出來的藥方，乃是南京地區所獨有。例如已故南京名醫張簡齋先生生前開的藥方，便習慣用土炒、酒炒、蛤粉炒等製藥方法的。（《紅樓夢人物醫事考》，P63~64）

王熙鳳

原文	<p>「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天明雞唱，忙梳洗過寧府中來。」(第十四回)</p> <p>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許多的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鬥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著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復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眾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於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一直服藥調養到八九月間，才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第五十五回)</p> <p>平兒道：「我的姐姐，說起病來，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道：「噯喲！依你這話，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兒家，這是怎麼說的，倒會咒人呢。」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也是聽見媽細說原故，才明白了一二分。」平兒笑道：「你該知道的，我竟也忘了。」(第七十二回)</p>

	<p>誰知到夜裏又連起來幾次，下面淋血不止。至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發暈，遂撐不住。請太醫來，診脈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奶奶係心氣不足，虛火乘脾，皆由憂勞所傷，以致嗜臥好眠，胃虛土弱，不思飲食。今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開了幾樣藥名，不過是人參、當歸、黃芪等類之劑。一時退去，有老嬾嬾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等事暫且不理。(第七十四回)</p>
	<p>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已比先減了，雖未大愈，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子來配調經養榮丸。(第七十四回)</p>
<p>說明</p>	<p>曹雪芹寫王熙鳳的病，採用的手法真可說多姿多彩，計：(一)伏線四次；(二)正面詳細描寫兩次；(三)正面交代兩次；(四)因病不克參加賈敬喪事、中秋賞月兩次；(五)藉賈蓉之口、平兒和鴛鴦之口、寶玉和鳳姐之口共三次。各種寫法間隔使用，不露痕跡，使人讀來不嫌其煩，可見作者用心之深，功力之厚，不愧脂評對他的譽美。(《紅樓夢人物醫事考》，P103)</p>

王熙鳳的病，從生理上講來，書上說的是血崩症，血崩症有輕有重，我要分幾種來講：

先講輕的，由於氣血大虧，中氣不能攝納血分，換一句現代的話，就是血液中共凝血作用的蛋白質、血小板凝血酶不足，以致出血不止。在中醫看來，這種劇烈的血崩，要用大補中氣的藥，如人參、高麗參、黨參、黃芪、阿膠、雞血藤等藥物，才有可能將血崩治癒，但王熙鳳心理上的病態相攻相伐，這種血崩就難以處理了。

血崩之後必然是惡性貧血，所以王熙鳳病時，面容枯槁，骨瘦如柴，虛熱上升，中醫所謂血不養心，常常在半失眠狀態中度日。而且心有內疚，兩目昏糊，視覺不正常，引起神經性的幻覺，就像好多冤鬼在他身旁作祟不已。

至於血崩症的重大病症，可能是子宮瘤或子宮頸瘤。所謂瘤者，有一種是良性的，不過會造成頑固性的出血，這種出血是長期而大量的，中藥雖然有許許多多的止血藥，但是往往止不住，西藥也是如此，最後只能割除子宮以解決問題。要是體力強壯的人，開刀也無所謂，否則開刀之後大傷元氣，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會造成各種副作用的疾病。

還有一種是正式小產或是流產，小產時有一部份的胞衣（即胎盤）沒有完全排出，殘留子宮部分，也會引起流血不止，甚至感染敗血症而死亡。這一點與王熙鳳的病症也有近似之處，可惜不能親自診斷，也不能確定其真症的病症如何，以及如何診斷，如何用藥？令我徒喚奈何而已。

最後我要講的，王熙鳳的血崩症可能是癌症，不是子宮癌就是子宮頸癌，或是子宮內膜癌，這是婦女患血崩症以後常見的症候。

「人參調經養榮丸」出於「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內容包括：人參、白朮、黃芪、甘草、陳皮、肉桂心、當歸，以上各

一兩；熟地、五味子、茯苓，以上各七錢；白芍一兩五錢；遠志五錢；生薑一兩；大棗一兩五錢，治療作用是補氣補血，附帶有調經作用。市面上老式中藥店和新式中藥店均有製成品出售。（《紅樓夢人物醫事考》，P117~119）

尤二姐

原文

小廝們走去，便請了個姓胡的太醫，名叫君榮。進來診脈看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來再看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榮又診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露，醫生觀觀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賈璉如就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脈要緊。」於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卷包逃走。

這裏太醫便說：「本來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是著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半死。（第六十九回）

說明

這一段長文中有下列各點值得注意：（一）這位醫生就是五十一回中診視晴雯而亂用虎狼藥的胡庸醫。他那時只看見晴雯的紅指甲已經暈淘淘，這次見到尤二姐的花容月貌，自是神魂顛倒，誤斷胎氣為淤血凝結。（二）第五十一回，僅回目中提及胡庸醫，本回寫他姓胡名君榮（庸、榮，吳語同音），亦即胡君庸（醫）也。前回實為伏筆，到此方有呼應。（三）尤二姐懷的是「已成形的男胎」，這一點很重要，將來賈璉同鳳姐算帳時成為她的大罪，因為斷了賈璉的子嗣。（《紅樓夢人物醫事考》，P155~156）

從醫學上的觀察，我有兩點要說明：

其一，照賈璉所說：「三月庚信不行」，所謂「庚信」，就是月經。可是我的看法，三各月的胎兒掉下來之後，是不容易分出男女的。

其二，關於吞金自殺，生金熟金是一樣的，黃金本身是沒有毒的，只因金器的旁邊，必有尖角圓角，入口吞嚥，就能把食管擦破，如果到了胃中，胃的蠕動好像扭動一般，以便磨化食物，達到了有角的黃金，胃囊會被擦破，造成胃出血，那時痛楚萬分，要是到了胃中安然無事，那麼到十二指腸中，胃道狹窄，很可能把腸道擦破，這叫做腸穿孔，令人痛得不得了，哪裡能自己將衣裳首飾穿戴整齊，上炕躺下等死？黃金在食道已易於擦傷，入胃囊及十二指腸，更易擦傷出血，我又看過古代的法醫學書籍，叫做《洗冤集錄》，也說吞金自殺必定痛極流血而死，難以安然入睡。由此也可警告後人，不可妄想吞金自殺，以為很容易，實在是自殺方法中最痛苦的。這一點我也以為曹雪芹寫得不免有點外行。

.....

黃金本身是沒有毒的，而且中國醫學上常用極輕極輕的金箔，裹在藥丸之外，有安定心神及解除抽痙驚厥之效，使用這種金箔是無害的。

(《紅樓夢人物醫事考》，P162~163)

林黛玉

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嗽疾；今歲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姊妹來說些閑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眾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嬌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她接待不周，禮數粗忽，也都不苛責。

原文

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裏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明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不是個常法。」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這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日子我是怎麼個形景，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嘆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

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健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銚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第四十五回）

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著。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著。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怎麼你還沒睡著？」湘雲微笑道：「我有擇席的病，況且走了困，只好躺躺罷。你怎麼也睡不著？」黛玉嘆道：「我這睡不著也並非今日，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第七十六回）

今時男性找尋條件喜歡健康的。或是在沙灘旁游泳，皮膚曬呈烏黑色，跳起舞來婀娜中有剛強的氣息，能夠跳上十個、八個小時，面不改色，毫無倦容，認為是健康美，這便是古今的審美觀點不同。賈寶玉喜歡林黛玉，即使體弱多病，亦認為美妙之極；即使她常常延醫服藥，他也不在乎。由於他對林黛玉的愛意，並不介意究竟林黛玉生什麼病。

實際照《紅樓夢》的記載，把容易傷風感冒、畏寒惡冷，認為這是由於她體力單薄，沒有抵抗力的緣故。至於她時時咳嗽，甚至咳出血來，賈寶玉更是百般愛憐。照我看來，林黛玉九以患上了肺結核病，可惜當時沒有 X 光來照一照，所以也不知道她的肺出了毛病。

至於用醫藥的療法，中國醫書上早已記載過「結核」二字，「結核」出於一本古醫書《崔氏別錄》。……

說明

至於治療肺癆病的藥物，基本上都是用鈣質藥品，如牡丹、石決明、滑石、石膏、青礞石等。關於營養方面，著重滋陰藥品如沙參、麥冬、生地、石斛等。對咳嗽方面，有川貝、象貝、紫苑、款冬、杏仁、馬兜鈴等藥品；如有吐血，則用仙鶴草、側柏炭、茜草炭、地榆根、藕節炭等；如有潮熱的話，一方面重用滋陰退熱的方法，一方面重用地骨皮等。所以中醫治療肺癆病不是單單用一種化學藥品，而是對症用藥，所以古代肺癆雖多，但是治療痊癒的也很多，不過時間上慢些，不能求其速效；要是沒有這類中藥的話，可能肺癆傳染早已蔓延到整個民族了！

說到肺癆病，古今均稱肺結核症，病勢也分兩種，一種是急性的，一種是慢性的，急性的肺癆，中醫名為「百日癆」，大抵在三個月左右可以致人死亡。「百日癆」在西醫名為「粟粒性肺結核」，危害生命最大，但是患此症的人比較少。還有一種癆病是長期性的，只要營養得宜，不要多恐懼、不要在心理上折磨自己，可能還延到十年八年，甚至盡其天

年亦不足為奇。

我看林黛玉的肺癆病不是「百日癆」，是屬於第二種癆病，要是她自己注意心理健康，不過慮，不煩惱，不憂愁，不自尋煩惱，再加上醫藥的調養，是不難治癒的。可是林黛玉偏偏不肯修身養性，常常發脾氣，使小性子，於是造化弄人，最後結果是淚盡天亡！（《紅樓夢人物醫事考》，P221～224）

三、文學中的疾病及其隱喻：

以下文字節錄自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此書版本有二：

1、譯者程巍，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12月

2、譯者刁筱華，臺北：大田出版社，2000年11月

以下使用程巍之譯文：

有關結核病的神話與有關癌症的神話之間，最驚人的相似之處是，它們都被或曾被理解為熱情病。結核病的發燒是身體內部燃燒的標誌：結核病人是一個被熱情「消耗」的人，熱情銷蝕了他的身體。遠在浪漫派運動出現前，由結核病生髮出來的那些描繪愛情的隱喻——「病態」之愛的意象，「耗人」的熱情的意象——就已經被使用。如喬治·埃思裡奇爵士的劇本《雅士》（一六七六）第二幕第二場：「當愛情發展成病態，我們能夠做的最好的事是趕緊了斷它；我不能忍受纏綿而又磨人的熱情的折磨。」從浪漫派開始，該意象被倒轉過來了，結核病被想像成愛情病的一種變體。與范尼·布勞恩徹底分手後，濟慈在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一日寄自那不勒斯的一封傷心欲絕的信中寫道：「即使萬一我有望（從結核病）康復，這種激情也會致我於死地。」正如《魔山》中的一個人物解釋的那樣：「疾病的症狀不是別的，而是愛的力量變相的顯現；所有的疾病都只不過是變相的愛。」

正如當初結核病被認為是源自太多的熱情，折磨著那些不計後果、耽於情感的人，現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種激情匱乏的病，折磨著那些性壓抑的、克制的、無衝動的、無力發洩火氣的人。這些看起來似乎彼此對立的診斷，實際上是同一種觀點的大同小異的翻版（在我看來，它們都同樣為人們所深信不疑）。這是因為，對疾病的這兩種心理上的描述全都強調活力的不足或障礙。正如結核病被頌揚成一種熱情病，它同樣被看作是一種壓抑病。紀德的《背德者》中那個情操高尚的男主人公之所以感染結核病（與紀德自稱的本人經歷相似），是因為他壓抑了他真正的自然的性；當蜜雪兒接受了「活力」時，他便康復了。根據這一故事情節，蜜雪兒在今天大概就得患癌症了。

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像成壓抑帶來的報應，結核病也曾經被解釋成失意帶來的惡果。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謂自由的性生活是預防癌症的良藥，這就像從前，人們基於幾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給結核病人開出性生活的藥方。在《鴿翼》中，米莉·希爾的醫生建議她戀愛，作為

治療她的結核病的一種方法；而當她發現她的三心二意的追求者默頓·鄧歇爾與她的朋友凱特·克羅伊私訂終身時，她就一命嗚呼了。濟慈在一八二〇年十一月的一封信中痛苦地寫道：「我本該在生病前就擁有她，我親愛的布勞恩，我本該保持健康。」

依據有關結核病的神話，大概存在著某種熱情似火的情感，它引發了結核病的發作，又在結核病的發作中發洩自己。但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這些希望必定是被毀的希望。此外，這種激情，儘管通常表現為愛情，但也可能是一種政治的或道德的激情。在屠格涅夫的小說《前夜》的結尾部分，主人公英薩羅夫，那個流亡的保加利亞革命者，意識到他不能重返保加利亞。在威尼斯一家旅店裡，他因思念和沮喪而變得病懨懨的，染上了結核病，隨後就客死他鄉了。

依據有關癌症的神話，通常是對情感的持續不斷的壓抑才導致了癌症。在這種幻象較早的、比較樂觀的形式中，那種遭壓抑的情感是性方面的情感；現在，出現了一種令人注目的轉換，對狂暴情感的壓抑被想像成癌症的誘因。使英薩羅夫命歸黃泉的那種受挫的激情是理想主義。而那種人們認為若不排除掉就勢必使他們患上癌症的激情，卻是肝火。當今不再可能出現英薩羅夫這類人了。取而代之的是諸如諾爾曼·梅勒之流的談癌色變的人，他最近自辯道，要是他不捅上妻子一刀（和發洩「滿腔的怒火」），那他自己興許已經患上了癌症，「興許在數年裡就一命嗚呼了」。這種幻象與當初附著於結核病的那種幻象屬同一版本，只是更噁心一點罷了。

當今把癌症與受壓抑的激情聯繫在一起的那種幻象，大多來自威爾海姆·賴希，他把癌症定義為「伴隨情緒消沉而來的疾病——這既指生物能的萎縮，又指對希望的放棄」。賴希以佛洛德的癌症來闡明他的這種很有影響的理論，據他看來，生性熱情卻「婚姻不幸」的佛洛德患上癌症是始於他漸漸變得情緒消沉的時候：

他過著非常平靜、安寧、體面的家庭生活，但毫無疑問，他在性方面沒有得到太多的滿足。他的消沉以及癌症都是這種狀況的顯現。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佛洛德不得不放棄一些東西。步入中年後，他不得不放棄他的個人快感，他的個人快樂……如果我關於癌症的看法是正確的話，那麼，你只要放棄，你只要消沉——然後，你就會萎縮。

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伊凡·伊裡奇之死》經常被引述為癌症與性格消沉之間關係的個案史。

對寂滅的渴念。欲望必須寂滅，隨後寂滅的是體現在呼吸這個動作中的性愛的進進出出和起起伏伏。肺部隨欲望一起寂滅……身體寂滅……這段文字接下去是：「……由於在患病期間，欲望增加，由於睪丸中精液的象徵性的反復損耗帶來的犯罪感變得越來越強烈……由於它使肺部疾病給眼睛和臉頰帶去了色澤，真是誘人的毒藥！」

正如當今有關癌症的描述所做的那樣，十九世紀關於結核病的典型描述全都把消沉作為這種疾病的病因。這些描述也顯示出，隨著這種疾病加重，一個人如何變得消沉——咪咪和卡米爾因否棄自己的愛，被消沉擊倒了，死去了。羅伯特·路易士·斯蒂文森在一八七四年寫的自傳性隨筆《註定的南方》中描繪了結核病人「從生命的熱情中恬退隱忍出來」的那些階段，而據其他人的小說作品中長篇累牘的描繪，明顯的消沉正是結核病人迅速衰竭的典型症候。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小愛娃死得異乎尋常地平靜，她在死前幾個星期對自己的父親說：「我的力量在一天天喪失，我知道我要走了。」在《鴿翼》中，我們得知米莉·希爾死時的情形，「她把臉轉向牆那一邊」。結核病被再現成一種典型的順從的死。它常常是一種自殺。在喬伊絲的小說《死者》中，在格莉塔·康羅伊動身前往修道院的前夜，邁克爾·富裡淋著雨，站在她的花園裡；她懇求他回家去；「他說他不想活了」，一周後，他就死了。

結核病人可能被描繪得富於激情，然而，更典型的描繪是，他們在活力、生命力方面有所欠缺（正如這一幻象的當代升級版本所表現的那樣，易患癌症的人是那些情欲欠缺的人，或那些肝火不旺的人）。龔古爾兄弟這一對著名的不為感情所動的觀察家正是這樣解釋他們的朋友莫格（《波希米亞生活場景》的作者）所患的結核病的：他死於「缺乏活力，那種使他能夠承受疾病磨難的活力」。正如格莉塔·康羅伊向她的「健壯、魁梧」、陽剛、突然產生醋意的丈夫描繪邁克爾·富裡時，說他「很文質彬彬」。結核病被頌揚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極、對生活缺乏熱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們的疾病（拉菲爾前派藝術中那些心懷憧憬但神慵氣倦的美女形象所暗示的東西，在愛德華·蒙克所描繪的那些消瘦、兩眼無神、患結核病的女孩子形象中變得清晰起來）。對結核病導致的死亡的通常描繪，側重於情感的完美昇華，而患結核病的交際花這一形象的反復出現，暗示著結核病也被認為是一種能使患者變得性感起來的病。

像所有真正成功的隱喻一樣，結核病的隱喻非常豐富，足以運用到兩種彼此衝突的情景中。一方面，它描繪某個人（如一個孩子）的死，說他死得太「美好」了，全無性的色彩：這是對那種天使般一塵不染的心理學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描繪性方面情感的方式——為放蕩開脫責任，把它歸咎為一種客觀的、生理的頹廢或渙散狀態。結核病既帶來「精神麻痺」（羅伯特·路易士·斯蒂文斯語），又帶來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種描繪感官享受、張揚情欲的方式，同時又是一種描繪壓抑、宣揚昇華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識上更敏感，心理上更複雜。健康反倒變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附錄四、教學參考資料之網站架構

網站架構及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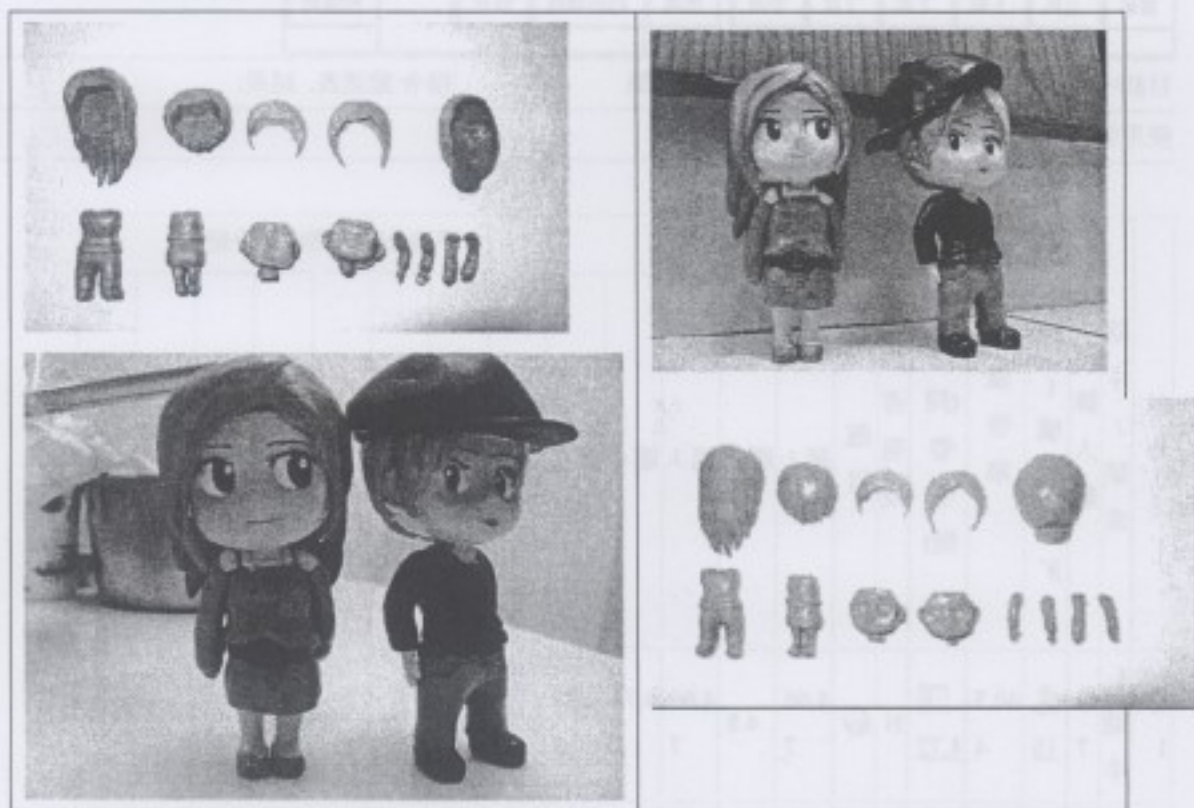
- 一、課程資訊——課程目標、大綱、進度、師資介紹、教學特色
- 二、最新公告——關於課程的相關訊息
- 三、知識即力量——課程參考書目、相關網頁
- 四、多媒體運用——多媒體軟體
- 五、創新的紅樓——學生創作作品、人物分析及生命回顧心得撰寫

附錄六、數位化成果產出清單

「紅樓夢數位化教學與創作」計畫成果彙整

一、紅樓人物公仔數位化作品

第一組：賈寶玉、秦可卿



創作理念：

賈寶玉

既然是要做現代版Q版人物，除了面貌簡單化外，我們也試著將複雜的角色形象簡單化。再加上一些現代服裝的基本要素。

賈寶玉在紅樓夢裡是個討女孩子喜歡的有錢公子哥兒，個性裡有一種貪玩和叛逆，卻是心腸非常溫柔、善良的男孩子，我們假想了賈寶玉在現代的穿著，認為應該把「時尚」的因子考慮進去，所以在打扮上，讓賈寶玉戴上耳環和項鍊（原型還沒呈現這部份），有著金屬大釦環的皮帶、以及帽子，腳上則穿帆布鞋，除了力求搭配起來好看

以外，也希望能藉由這樣的設計，透露出賈寶玉不屑一般有錢人西裝筆挺的那種些微叛逆感，但也絕不讓自己邋邋。上衣在原型沒有表現，但其設計成條紋長袖T，並不樸素。

面部的表情則是有笑意的，顯示賈寶玉不嚴肅的性情。

其實創作概念很簡單，並沒有想太多，八成靠直覺，原稿信筆拈來，特點上沒有太多象徵性的意義，只是希望整體造型能表現出一個賈寶玉的「感覺」，就這麼簡單而已。

動作上，則設計讓賈寶玉的頭有點歪歪地，畢竟我們心中的賈寶玉也不是一個乖巧的站得很正的男孩。賈寶玉還是比較活潑的感覺。
秦可卿：

我們在秦可卿的創作概念上，跟賈寶玉異曲同工，希望以整體感戰勝細部的象徵，塑造出一個秦可卿的「感覺」或「角色特色」。

主要秦可卿給我們的感覺是一個漂亮、溫柔、聰明而嫵媚的女子，同樣能管家，卻不像王熙鳳的潑辣厲害。所以在設計時，首先想到的就是一頭漂亮的淺褐色長髮；其實本來希望模型能更加飄逸一點，但技術層面畢竟難以克服，只能將就如此。衣著的部份，我們則考慮秦可卿的「嫵媚」因子，讓他穿上一件小露香肩的短裙；這件短裙屬於單色一件式，不華麗卻有氣質，細細的黑皮帶繫在腰間，並沒有刻意炫耀身材的味道（當然Q版頭大身短，是看不出身材好壞的）。腳上穿得是白色高跟鞋，我想還是為了整體搭配好看而順眼。一個理念是「氣質而美麗」——我想這兩個形容詞，貫徹了秦可卿的總體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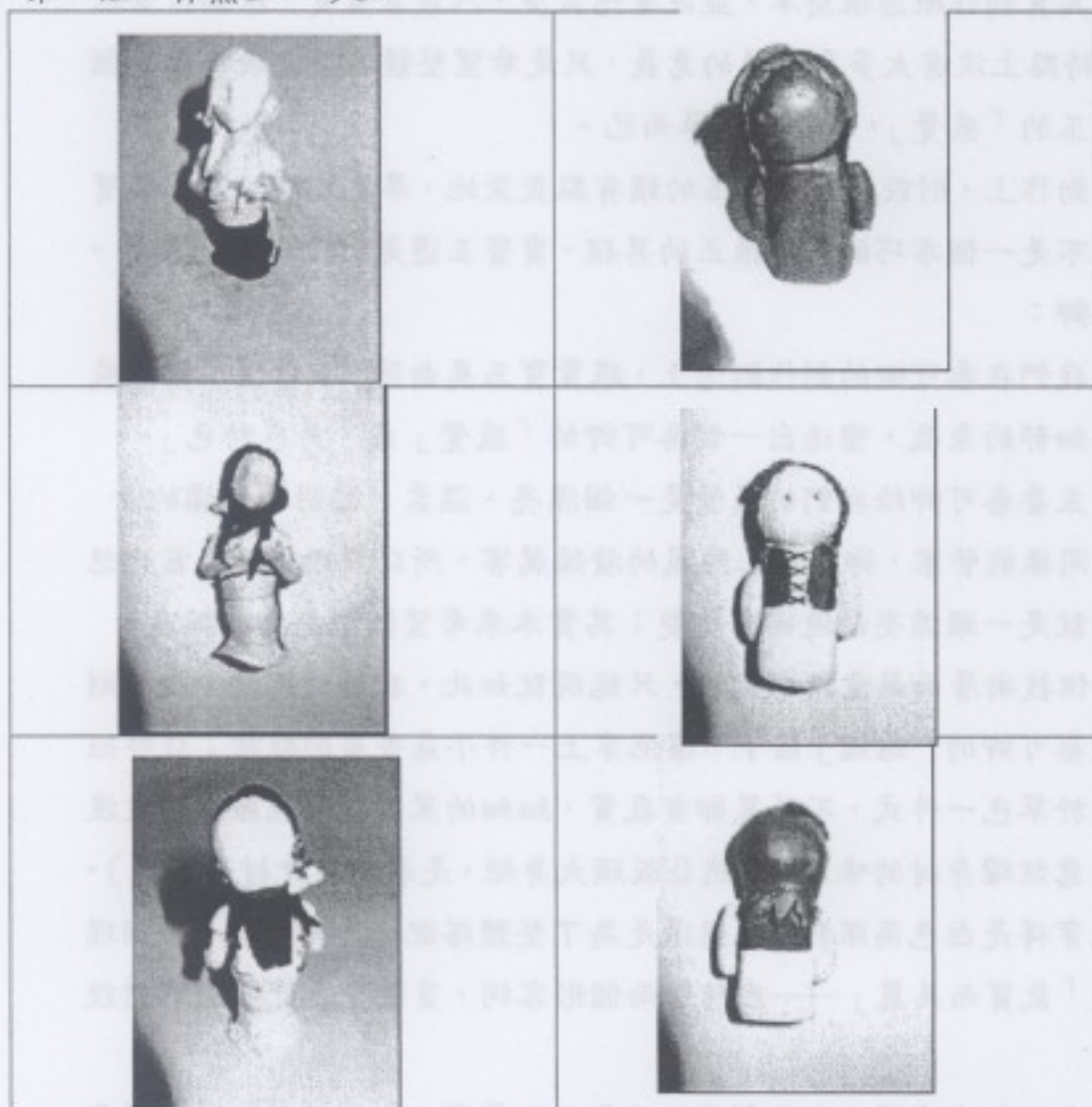
秦可卿在表情上也有笑容，只是比起賈寶玉來得溫煦許多，畢竟是女孩子，所以眼睛比賈寶玉稍微大一點。姿勢上，我們讓秦可卿一手往背後放，期望展現他溫美可愛的一種味道。

創作本身是一種直覺，我想。說不太出大道理而顯得笨拙很不好意思，但我心中的藝術真沒什麼概念，只希望把作品的一切寄託在看的人心中。

造型討論：

1. 球帽與賈寶玉的適合性？
2. 組裝特性是否站得穩？
3. 組裝程序是否站快速？

第二組：林黛玉、妙玉



創作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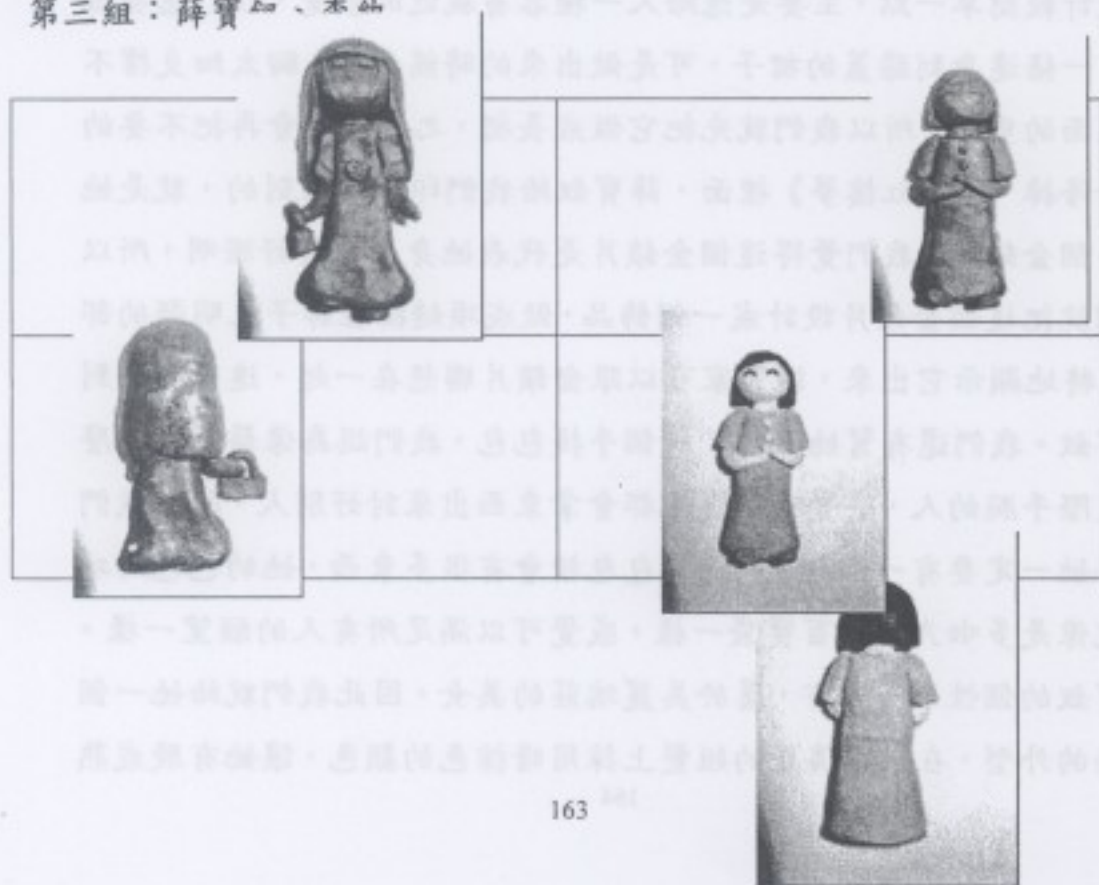
我們當初在畫草稿的時候，一開始就打算要做偏向可愛一點的風格，能夠做精細一點當然就做精細一點，所以我們就畫了一個Q版的妙玉，想說Q版的應該不會太難做才是，誰知道，當我們很開心的草稿打好了，準備開始動手，才發現，原來黏土這麼的軟，很多細小的部分捏不太出來，常常手摸一摸他就跟手融合在一起，形狀也整個都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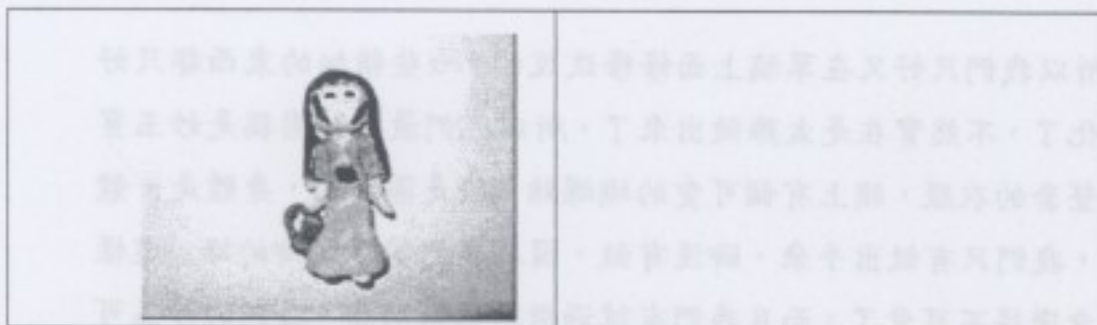
了，所以我們只好又在草稿上面修修改改的，一些精細的東西都只好精簡化了，不然實在是太難做出來了，所以我們最後的圖稿是妙玉穿了一整套的衣服，頭上有個可愛的蝴蝶結，臉是圓圓的，身體是一體成型，我們只有做出手來，腳沒有做，因為我們覺得做腳的話，這樣他就會變得不可愛了，而且我們有試過做腳出來的話，我們的妙玉可能會站不穩，因為她的身體跟頭太大太重了，所以腳就沒有做了，我們臉部表情也沒有做出來，衣服的部分也是，因為我們想說每個人心中的妙玉應該都是不太一樣的，有的時候一個眼神就能讓一個公仔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所以就想說讓我們這組的組員，每個人在著色的時候，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想像空間去加以創作，去做出一個專屬於自己的妙玉，這麼一來，同一個模型出來的東西，在完成是卻有很大的差別，也能夠表現出每個人對同一個角色不同的想法。

造型討論：

1. 林黛玉服飾之華麗性？
2. 幾何圖形有想像空間？
3. 妙玉是出家人，是否太Q了？

第三組：薛寶釵、本組





創作理念：

薛寶釵：

薛寶釵是個穩重大方，八面玲瓏，對不同的人自有一套不同的“社交”方式的女子；對賈母、王夫人這樣的“權威人物”，她尊重順從；對大觀園的其他姐妹，她表現出的是“寶姐姐”的穩重和寬容；對下人，她顯得平易近人，不端架子。在現代社會，這顯然是極具親和力的典範，情商的頂峰人物，也會是現代社會的領軍人物。所以我們認為薛寶釵應該是長頭髮的，因為長頭髮感覺比較女生，而薛寶釵的臉上應該每時每刻都掛著笑容，不會臭臉，然後服飾方面，我們認為穿著太有性格，太幹練，或太公主風，就會讓別人感覺有一種距離感，反而那種鄰家女孩的形象會比較討好，所以我們在服裝方面的設計較簡單一點，主要是想給人一種容易親近的感覺，我們想要給她穿一條連身到膝蓋的裙子，可是做出來的時候，因為腳太細支撐不住上面的重量，所以我們就先把它做成長裙，之後我們會再把不要的部分修掉。在《紅樓夢》裡面，薛寶釵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有一個金鎖片，我們覺得這個金鎖片是代表她身分的最好證明，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金鎖片設計成一個飾品，做成項鏈掛在脖子上明顯的部位，特地顯示它出來，讓大家可以跟金鎖片聯想在一起，進而聯想到薛寶釵。我們還有幫她設計了一個手提包包，我們認為像薛寶釵這麼有交際手腕的人，感覺隨時隨地都會拿東西出來討好別人，所以我們覺得她一定要有一個包包，而且包包裡會有很多東西，她的包包的功用就像是多啦A夢的百寶袋一樣，感覺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願望一樣。薛寶釵的個性舉止大方，屬於美麗端莊的美女。因此我們就給她一個時尚的外型，在原本俏麗的短髮上採用暗棕色的顏色，讓她有股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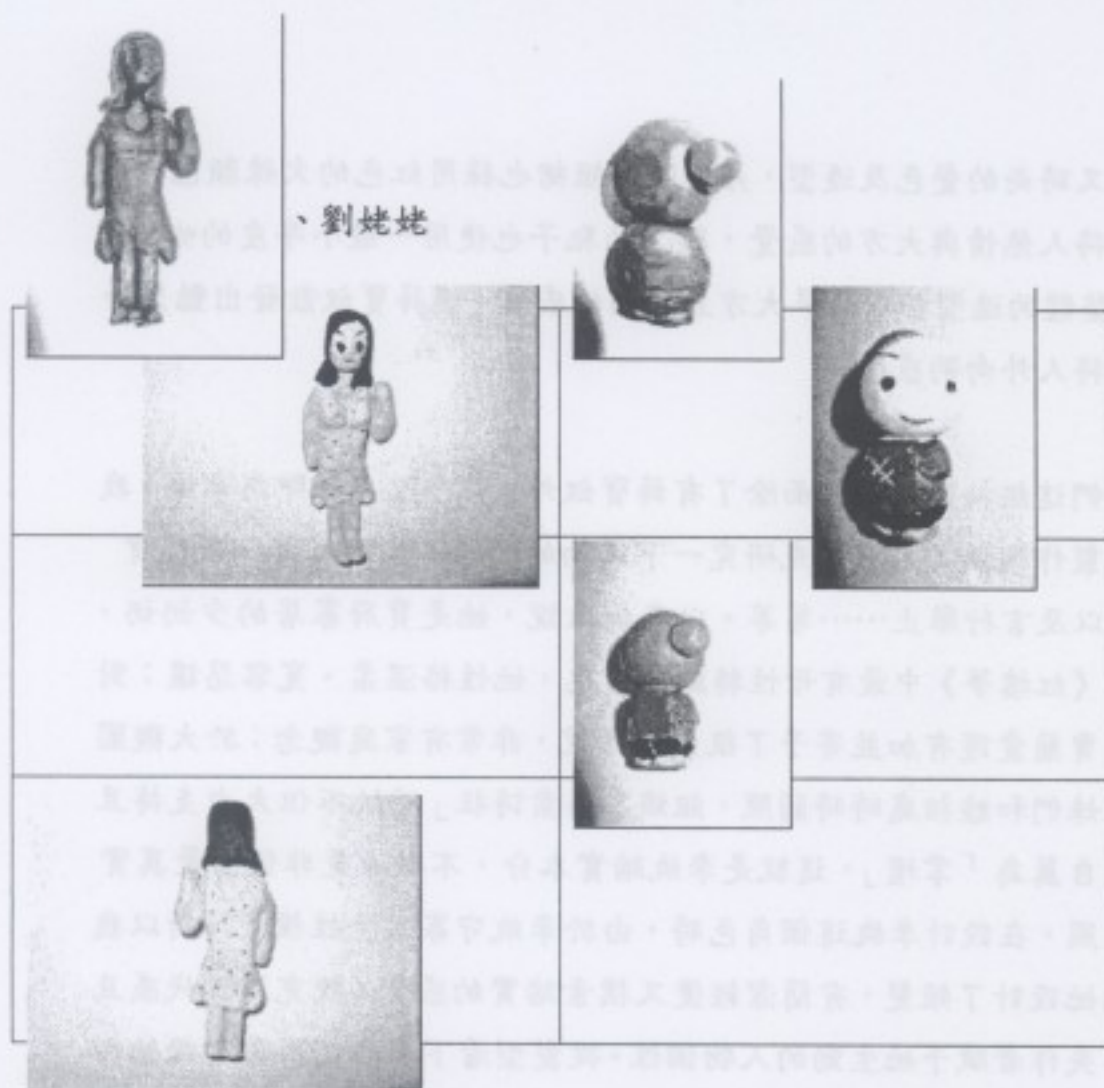
魅力又時尚的髮色及造型，另外連身短裙也採用紅色的火辣顏色，代表著待人熱情與大方的感覺，腳上的靴子也使用一般小牛皮的咖啡色，整體的造型都以簡單大方且時尚的感覺，讓薛寶釵散發出豔麗外表又待人外向的感覺。

李紈

我們這組抽到的籤裡面除了有薛寶釵外，另一位人物即為李紈，我們在製作陶偶之前有先研究一下人物的個性、生活習慣、時代背景，以及言行舉止……等等。以李紈來說，她是賈府寡居的少奶奶，也是《紅樓夢》中最有母性特點的角色，她性格溫柔、寬容忍讓；對兒子賈蘭愛護有加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非常有家庭觀念；於大觀園的姐妹們和睦相處時時關照，組織「海棠詩社」時她不但大力支持且毛遂自薦為「掌壇」，這就是李紈踏實本分，不搬弄是非個性最真實的寫照。在設計李紈這個角色時，由於李紈守寡又生性樸素，所以我們為她設計了短髮，有簡潔輕便又樸素踏實的感覺，既充滿現代感且又不失作者賦予她生動的人物個性。從髮型看下來我們很難忽視她那淺淺又和善溫暖的笑容，從那一抹微笑中看見李紈的和善純樸和母親的光輝，正如同所有母親都愛自己的小孩，李紈更是其中的表率！這一抹微笑把李紈整個角色表現到極致，接著我們看李紈的穿著，我們對李紈穿著的設計也是走既樸素但又不失典雅的簡約風——沉穩內斂的連身裙，加上胸前的英倫雙扣，一身單色的簡約洋裝襯托出李紈的深厚修養，非王熙鳳等穿著高貴華服等泛泛俗子者流可與之比擬，不同於濃妝豔抹令人覺得既俗氣又噁心。最後，我們不難注意到李紈雙手在胸前交叉的動作，我們設計這個動作緣由是因為李紈會照顧大觀園裡的大家，散發著慈祥和善的光輝，就像聖母瑪利亞和天上聖母媽祖的手勢一樣——有保護他人的意味。

造型討論：

1. 提包包代表的個性？
2. 短頭髮的概念？
3. 造型是否和諧？



創作理念：

史湘雲：

湘雲給我的感覺是個個性活潑外向的女孩子，大刺刺的，以現代來說，應該就是會跟一群男生打籃球的運動型少女，但在另一方面，又是個手巧的女生，在紅樓夢一書中，寫過湘雲會幫家裡做些手工、織物，也曾經穿過男裝，又發生過湘雲酣睡芍藥的事件，所以我覺得湘雲雖然像個男孩子般開朗直率，卻又保有女孩子細膩柔軟的心，因此頭髮就設計成半長髮，大概是及肩的長度，要綁起來或是披在肩上都可以在。至於衣服，是設計成比較女性化一點，卻又有著輕便的感覺，無袖，領口稍低，裙襬有點荷葉邊，是那種可以讓穿著的人跑步、裙子隨風飛揚的樣式。不設計袖子是想讓湘雲感覺上有一點運動型的感覺，就像老師說的，無袖、圓領很像籃球的球衣。我們這組時採用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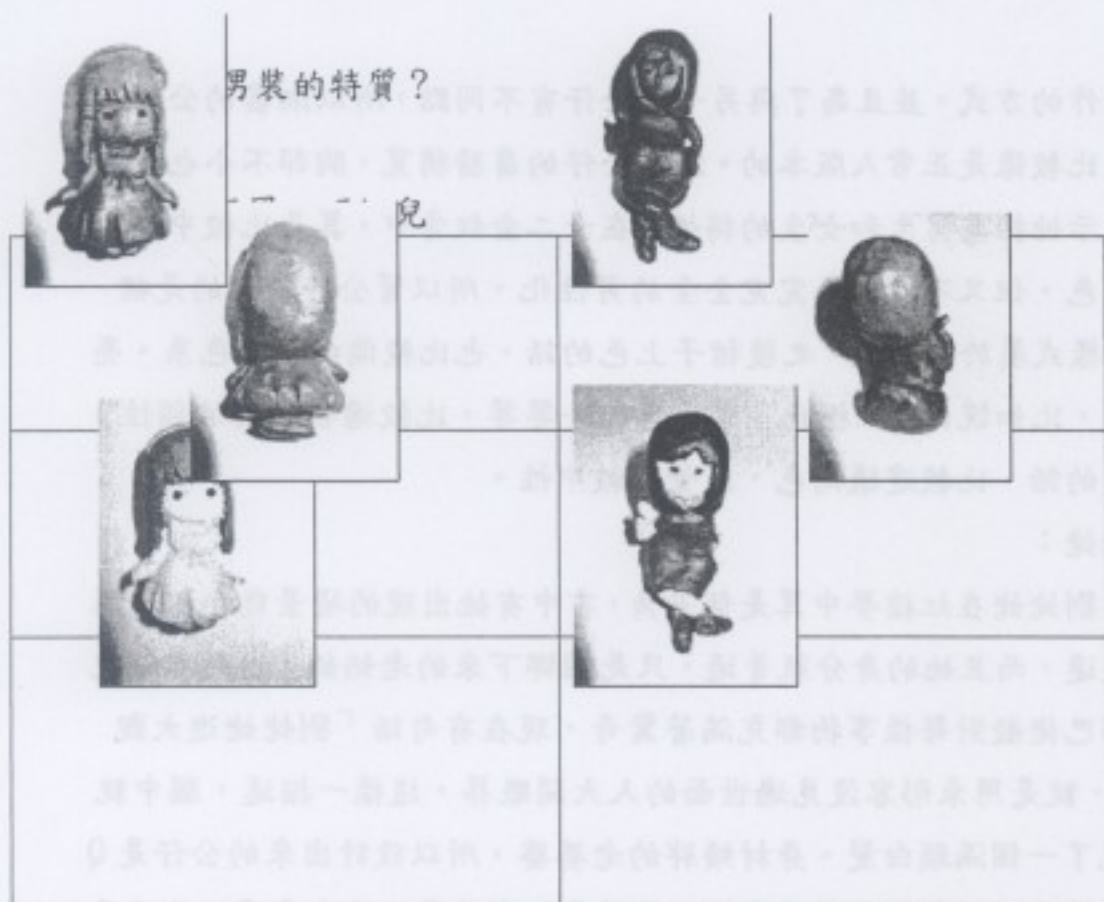
接製作的方式，並且為了與另一個公仔有不同點，所以湘雲的公仔比例是比較像是正常人版本的。湘雲公仔的肩膀稍寬，胸部不小也是為了表示她擁有男生和女生的特性。在十二金釵當中，算是比較中性化的角色，但又不像探春完完全全的男性化，所以幫公仔設計的是裙裝，樣式屬於開朗風，之後裙子上色的話，也比較偏向開朗色系、亮色系，比如說白色、橙色、湛藍色……等等，比較適合湘雲的個性。頭髮的話，比較建議褐色，感覺比較中性。

劉姥姥：

劉姥姥在紅樓夢中算是個丑角，書中有她出現的場景幾乎都是爆笑連連，而且她的身分很普通，只是個鄉下來的老奶奶，進到賈府就像鄉巴佬般對每樣事物都充滿著驚奇，現在有句話「劉姥姥進大觀園」，就是用來形容沒見過世面的人大開眼界，這樣一描述，腦中就浮現了一個滿頭白髮、身材矮胖的老婆婆，所以設計出來的公仔是Q版，圓圓的頭顱和圓圓的身體，整體看起來非常的具有喜感。除了看起來很有趣之外，劉姥姥的個性也算是非常和藹可親，待人處事方面圓融，這些也顯示在她的身材造型上。髮型的話就沒有湘雲的公仔那麼多的想法，就像一般老年婦女會有的髮髻，因為是Q版，所以也沒有設計手，想要以上色來畫出劉姥姥的手。頭髮當然是全白的，這表示劉姥姥的年事已高，並建議畫上幾道淺淺的皺紋在劉姥姥的臉上，這樣比較有老年人的感覺。衣服的颜色比較偏向暗色系(深褐色、黑色、暗灰色)，暗色系較符合老年人的穿著。書中，劉姥姥曾被鳳姐插了滿頭的花像個老妖精似的，她也自嘲：「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索性做個老風流！」所以，我覺得上色的時候可以幫劉姥姥畫朵大紅花在髮髻上，這樣一來可以看出她的可愛逗趣(打扮)和鄉下人的樸實圓融(身材)。

造型討論：

1. 中長髮與個性與服裝之差異？
2. 老少風格的差異？



創作理念：

巧姐兒：

在紅樓夢裡描述甚少，但是依年齡來看，巧姐兒就像是現在的幼稚園或是國小低年級生，雖然生在賈家這樣複雜的大家庭之中，但是年幼的巧姐兒應該依然涉世未深，對賈家的明爭暗鬥都無法了解。

所以我們在捏巧姐兒的公仔時，是參照一般小女孩的髮型和穿著，但是又想到巧姐兒的媽媽是王熙鳳，雖然巧姐兒不懂賈府中的奢靡風氣誇張到什麼樣的程度，王熙鳳應該會讓自己的女兒吃好穿好用好，所以我們在服裝上選擇可愛的小洋裝，也讓巧姐兒戴上有花朵的髮飾，凸顯賈家老老少少都穿著華麗的服裝。

因為是捏公仔，所以我們在整個比例上不是很講求正確，我們從頭開始捏起，將頭髮和臉捏出輪廓後再用工具進行修改，因為大多數的母親比較喜歡小女孩留長頭髮，所以我們決定捏出長髮的造型，接著開始捏身體，我們是直接先捏出圓錐的型體，接著再用工具修出裙

襪和腰身，至於手和腳都是另外做好再黏上去的，我們認為通常小女孩都喜歡抓抓自己的裙襪，所以我們決定讓巧姐兒採用抓裙擺的姿勢站著，在確定身體能夠站立於桌面後，我們將頭黏上身體，並再次確定整個公仔能夠站立於桌面，我們一致認同最難的部分就是表情，所以我們表情留到最後製做，但是僅以簡單的用工具去挖了兩顆眼睛，這就是我們創作的過程和理念。

我們的公仔年齡定義在五歲左右，因此我們為了要營造出可愛單純小女孩之風格，髮色也使用棕咖啡的顏色搭配白皙誘人的皮膚色，散發出一種外國混血兒的可愛模樣，此外還給她年輕又有朝氣的黃色上衣，並搭配淡紫色髮箍，整體就營造出五六歲小女孩的稚氣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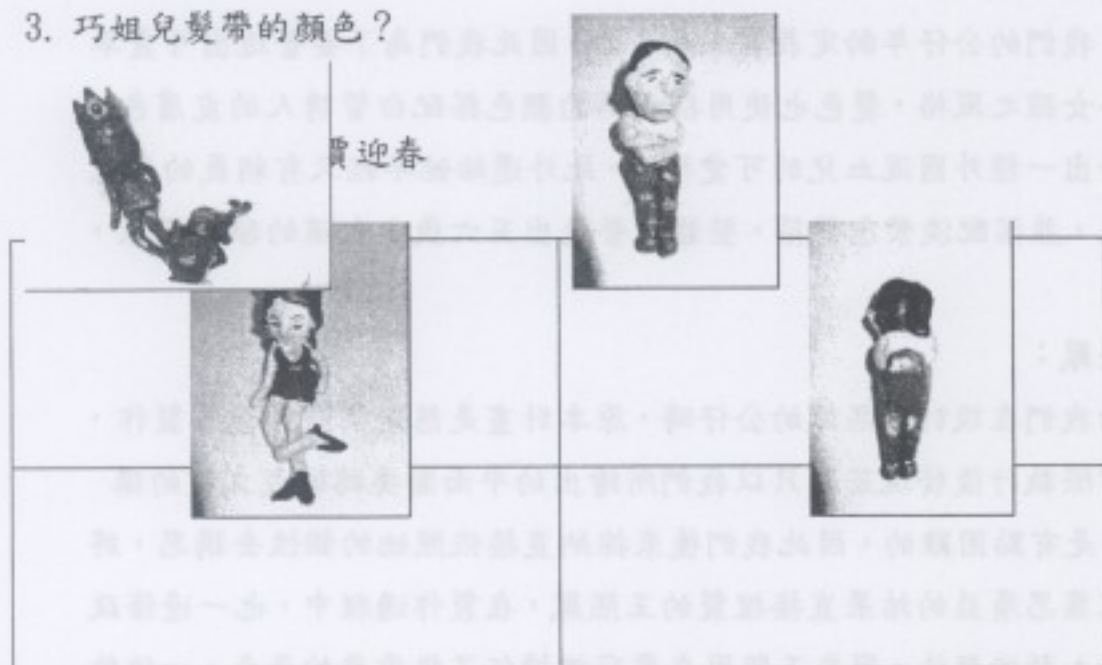
王熙鳳：

當初我們在設計王熙鳳的公仔時，原本計畫是想先構圖完後再製作，但實際執行後發現若單只以我們所繪出的平面圖要轉變成立體的構圖，是有點困難的，因此我們後來採納直接依照她的個性去構思，將大家集思廣益的結果直接捏製的王熙鳳，在製作過程中，也一邊修改及加入新的想法。因為王熙鳳在賈府裡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位能夠管理大大小小的管家，而且還能管理得很好的並不多，由這些原因來看，我們推測她一定是個精明能幹的女強人，因此我們依照這個方向，營造出她聰明能幹的一面，而以現代女性的觀點來看，俐落的短髮再適合她不過了。另外，她也是個美麗的女性，除了能力，外表也很重要，不過在個性上卻也是很心狠手辣的，大多以利益為優先考量，基於以上兩個特性，我們便以時髦的打扮來突顯她的美麗，再加上單手插腰、另一手輕撥頭髮以及翹腳的姿勢來代表高高在上，給人有種勢利眼的感覺。此外，若以平面的臉來看這個公仔，很難可以馬上說出此角色的名字，但為了讓大家能第一眼就認出我們的公仔主角就是王熙鳳，我們決定以王熙鳳在紅樓夢角色中最大的特色-鳳眼來突顯這個公仔，因此試了很多方法，最後決議以工具鑽洞來製作眼睛部分，雖然修修改改用了很多次才將不對稱的眼睛調好，當然製作過

程中也有遇到了重量的問題，即便我們剛開始有先大致上分成需要的大小，分三部分直接捏製並修型及細部動作，最後再組合而成，不過我們也找到了解決方式去讓這些不平衡的現象消失。

造型討論：

1. 王熙鳳的肢體語言代表什麼？
2. 王熙鳳管家的權威感？
3. 巧姐兒髮帶的顏色？



創作理念：

賈迎春

賈迎春由於他經歷的關係，所以我們在公仔本身就設計的臉型較為消瘦，比較沒有像元春有豐腴的感覺，在著色方面，我們沒有使用較為陽光的鮮黃色或艷麗的紅色，身上的顏色都選用較為暗沉且樸素的土黃色和咖啡色，衣服方面則是用輕便的背心及長褲方便做家事，頭髮方面也是簡單的馬尾然後沒有經過太多設計的黑色，但前面有用一點白色畫出紋理作為搭配，襯托出一點蒼老的感覺，皮膚色也不是用直接擠出的皮膚顏色，有多調一點橘色，讓人感覺他的皮膚是比較自然的沒有經過保養，並且黝黃暗沉的。然後表情部分，是用八字眉呈

現，感覺上比較不快樂，眼睛也是垂下來，比較空洞沒有精神，嘴巴也是彎下來沒有笑，感覺比較受苦也不開心。整體感覺是要強調，賈迎春遭受到家暴遇人不淑的遭遇，連終身大事都是由父親一手打算，人生比較卑微坎坷，比較沒有青春洋溢或者快樂幸福感覺。原本的理念是要跪姿呈現，以跪著的姿勢拿一塊抹布，像是正在擦地板的動作，用來強調賈迎春除了被家暴以外還要辛苦的持家做家事打理家裡，不過因為運算成品那天，天氣較為炎熱，黏土有點軟掉融化，所以有一些姿態和形體有點變形，老師後來就幫我們設計成坐姿，雖然和我們當初了設計想法不同，不過也是另外一種別具風格的表現方式。

賈元春

嫁入宮中的元春，以一位貴妃的姿態，理當會受到大家完善的待遇，享受奢華的人生，所以首先在皮膚的顏色方面，我們把些許的白色混入皮膚色中，藉以製造調和出貴族的榮華，給大家視覺上看起來相當細緻的皮膚，再來是我們組員們非常注重色彩上色的真實感，於是特別在可以製造出立體感的陰影上下了很多工夫，希望藉此可以賦予公仔更寫實的生命性。雖然在小說中當時賈元春實際的年紀只是個剛過青春期的少女，不應該表現出過多的老氣，反而是需要年輕人的活力，但是為了符合皇室貴族給大眾的穩重，我們先嘗試用紅色調和一點點的紫色，運用在衣服上面，希望色調可以是偏深的顏色，最好可以配出讓人覺得大方典雅的酒紅色，但是效果不是很好，調和出的顏色一直無法從人物中跳出來，無法完美的呈現，所以我們就決定要保留最原始的紅色，選用最簡單的紅，給元春多一絲青春的氣息，至於在款式的考慮方面，出席正式場合當然穿著不可以太過於隨便，也不可以和一般服裝太過於相似，所以我們就選擇低胸短裙小禮服來當作賈元春的服裝，小禮服上面沒有過多的圖案，簡單的單一色調就可以表示高雅的貴族。頭上的皇冠也沒有過多花俏的裝飾，主要的重點還是在於簡單，所以一顆不小的藍寶石就是整頂皇冠的唯一配件。賈元春就是標準的皇室人員，所以必須做出大方、優雅，才足以說是紅

樓夢中的貴妃—賈元春。

造型討論：

1. 元春的短裙？

「元春」下過度悲劇性？



元春？



、賈惜春



創作理念：

賈探春

我們這組所分配到的是十二金釵的探春，書中所描寫的探春沉穩持重，律己甚嚴給人一種精明能幹的感覺，抄檢大觀園時，探春也是唯一具有主控權的小姐，當探春被拱出主持家計時充分表現出一捍衛下人的領導者風範，不僅顯出對經濟出入的精明，而且當機立斷改變賈

家很多不必要的開支，不必要的習慣，甚至讓大觀園變成可以生財之處。在現今，這樣的個性，不免給人一種「女強人」的感覺，不凡見識及識見、幹練。因著這樣的人物特性，我們的設計概念是這樣的：馬尾，乾淨俐落，將馬尾綁在一邊，整齊卻不至於俏皮，不失女孩子的氣質，這樣的髮型在適合不過了；原本是要穿上套裝，但又希望能合併古今，因此設計了一件短的旗袍，短，行動上較方便，而這件旗袍以簡單大方為主，因此沒有過於煩冗的設計，僅以一朵花，表現他的與眾不同，就如同探春對事情的看法一樣；一個設計簡單的手拿包，能讓他在辦公作事時能及時的取出所需的資料工具，手拿包的樣式看起來沒有特別亮麗，但是很實用，不花俏的設計更是符合探春幹練不拖泥帶水又坦蕩蕩的個性；再來是他看起來瘦瘦的，主要是因為很多人需要他的幫助，所以她在忙碌的生活中不會是很豐腴的女性，他一定比一般的女性更瘦一些；至於再腳的部分，是因為兩腳稍稍外開一點可以讓公仔站得比較穩，又不會顯得過於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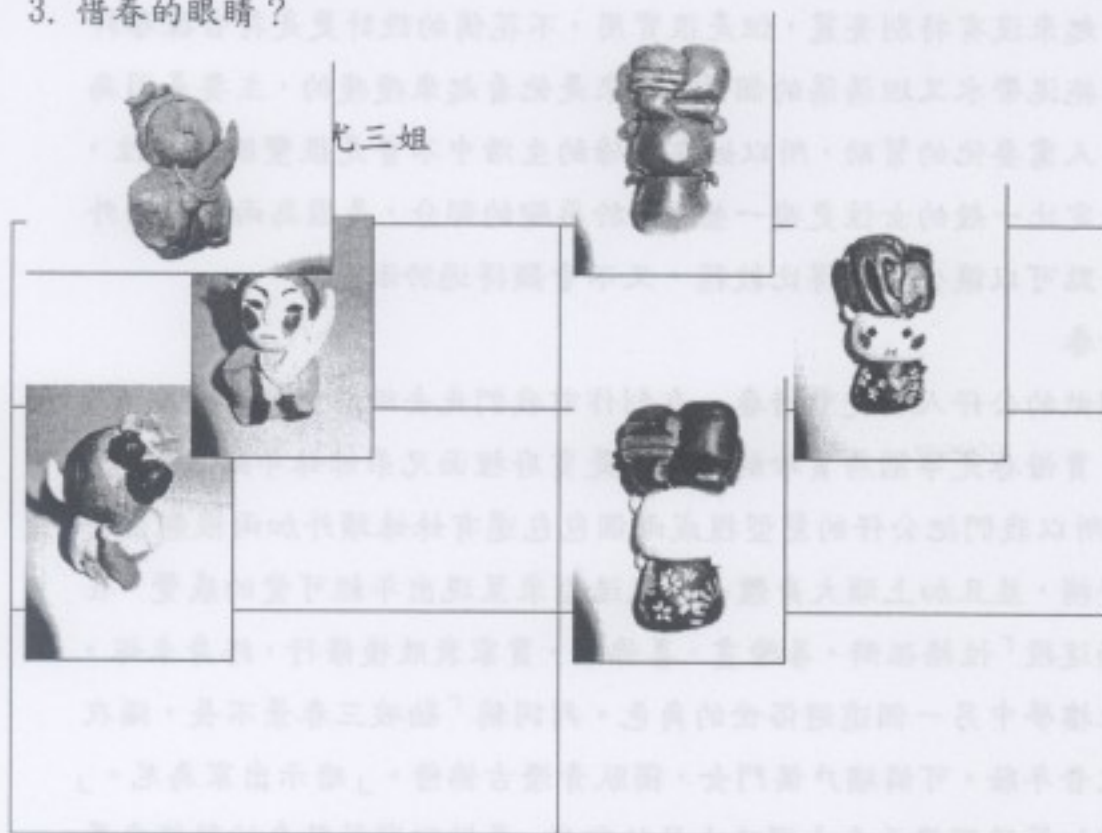
賈惜春

我們做的公仔人物是賈惜春，在創作前我們先去網路上參考一些資料，賈惜春是寧國府賈珍的妹妹，是賈府裡面兄弟姊妹年齡中最小的，所以我們把公仔的髮型捏成兩個包包還有妹妹頭外加兩根翹出去的髮梢，並且加上頭大身體小Q版造型來呈現出年輕可愛的感覺。在看過這段「性格孤僻，善繪畫，喜佛法，賈家衰敗後修行，終身未嫁。是紅樓夢中另一個遠避俗世的角色。判詞稱「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傍。」暗示出家為尼。」我們打算用那雙手合十禪味十足的動作，再搭配穿著整身的袈裟來展現她與佛有緣的命運。至於臉部表情，由於太過細微，光靠我們的雙手無法捏出那麼細緻的部分，所以沒有將五官的輪廓捏出，我們想打算開模後直接用畫的畫上去，這樣會比較好著手，也比較容易把人物的個性表情表現出來。在參考紅樓夢所敘述的第七十五回〈避嫌隙杜絕寧國府〉中，惜春因丫環入畫的箱中，被抄出了一包銀鍊子及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而顯露出心態上早已自外於自己的家。總之就是竭

力撇清，但求證明自身的清白。由此可推知，惜春後來出家，也是想跟賈家撇清。一種徹底自私的退隱。她這種心冷口冷置身於事外的性格，我們想用公仔的臉部表情來表達，一雙冷冷的眼神搭配著微微揚起不屑的嘴角，來把賈惜春的個性表現得淋漓盡致，另外賈惜春下面站的那個檯子，是為了能讓公仔能更站得更穩而做的。

造型討論：

1. 探春精明的風格？
2. 惜春背後的卍自符號？
3. 惜春的眼睛？



創作理念：

尤二姐

尤二姐在紅樓夢中的儀表、容貌、神態有提到：「若論起溫柔和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

行事，也勝五分。關於尤二、三姐，賈寶玉也曾說過：「真真一對尤物，偏又姓尤」！這個公仔是走可愛風的尤二姐。尤二姐在紅樓夢中讓人最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吞金自殺，因此一手拿金塊的設計理念再畫草稿的時候是有的，只是後來製作時，金塊提在手上似乎沒想像的容易完成，最後只好作罷。公仔的臉部五官的部分，我們打算之後用上色的方式補齊，手捏土的部分比較著重在公仔身體各部位的比例及髮髻的設計上。在上課的時候有同學提到髮髻的問題，關於髮髻的纏繞方法有在上課的時候說明，此部分沒辦法用文字做完整說明。頭髮的部分因為已經盤成包頭的樣子，因此苦能有人會疑惑公仔的正面背面該怎麼判斷，這我們有想過。主要有兩個判斷方法，其中一個是利用頭髮盤繞的方式判斷，另一個方法是從側面看臉部的弧度。有讓後腦朝呈現比較平面的感覺，面部比較突而圓滑。其實在上色以後應該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了。在線條的部分，我們刻意用比較粗的線條用勾勒尤二姐，比較像我們平常市面上看過的公仔模型，也比較不會因為製作時的高溫造成線條消失。粗而簡單的線條也比較符合可愛風的尤二姐。以上為尤二姐的簡單製作理念介紹。

尤三姐

首先，這個公仔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拿著一把劍，由於尤三姐在紅樓夢中的結局是拿劍自刎而逝，所以就讓公仔拿著一把劍來作為其表徵，讓人可以一眼就認出這是紅樓十二金釵中的尤三姐。整體設計方面，原本現代版的設計是採正常的頭、身、腳比例而非Q版的形式，但這樣的情形下有站立方面的困難之處在，此外，要讓公仔的大小盡量控制在規定的高10公分內，在把原設計圖縮小到這樣的範圍下，勢必會面臨到一些細部構造難以製作或難以表現的問題，也有可能因四肢較細而容易與主體剝離，考慮到這些因素下，我們最後是決定採取古裝，只做上半身，並融入Q版的感覺，利用古裝中，衣服的袖襬來增加公仔立著的穩固性。臉部的地方，只有將鼻子明顯立體捏出，眼睛略捏出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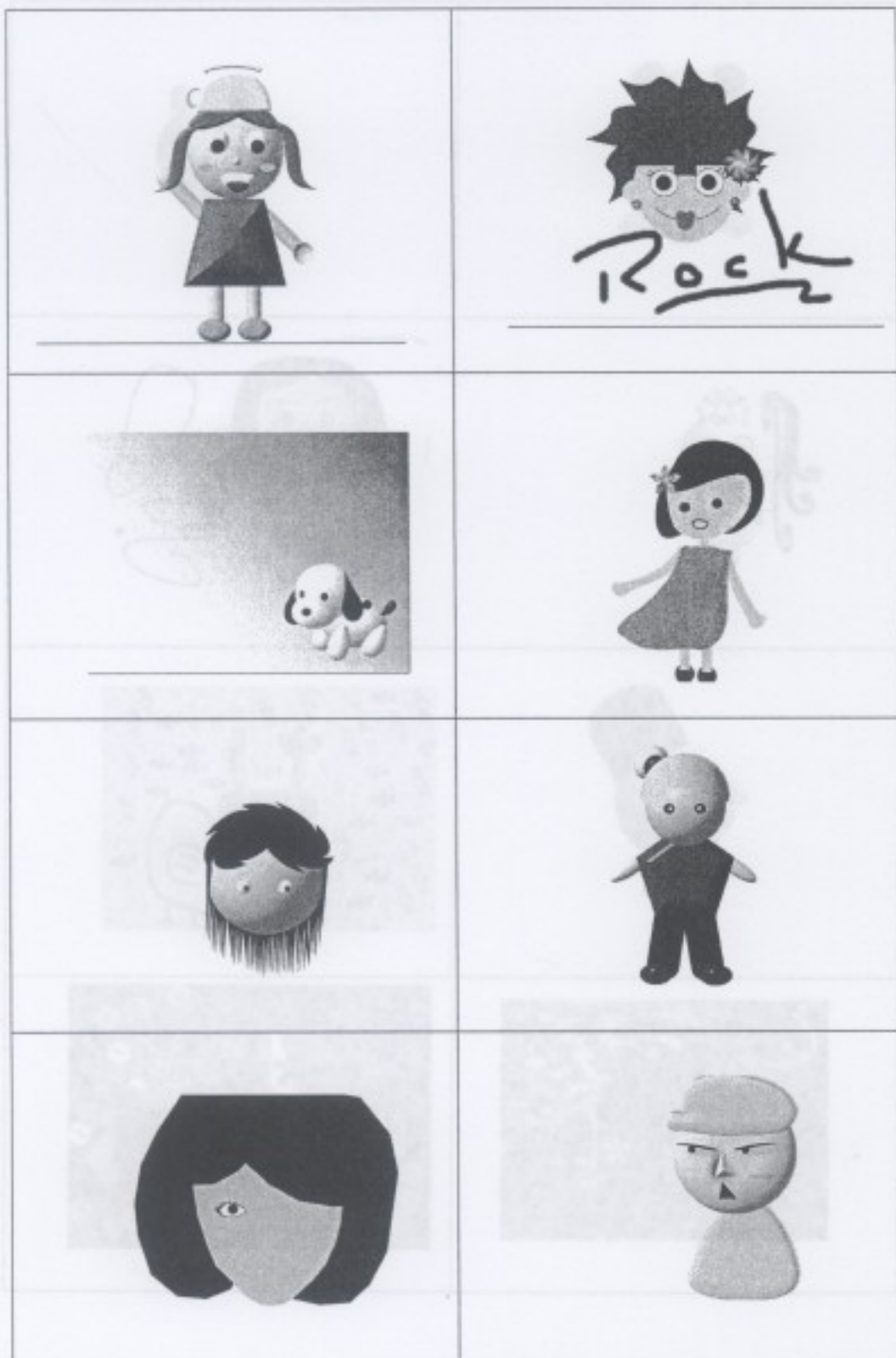
線，具體呈現出眼睛和嘴巴的部份則是於之後的上色來勾勒出來。髮型方面，既然整體採取古裝版設計，古代女子的頭髮常以髮簪盤起來，於是我們就於頭上加上髮簪做為裝飾，於背面觀，則可看到我們這組的尤三姐是讓其將頭髮束起來，而成馬尾的樣式，這是因為考慮到尤三姐的個性較為癡情剛烈，所以應該不會是整個將頭髮挽起來很端莊的樣子，再加上尤三姐於故事中表明其心志後，就收拾起往昔的浪蕩形跡，而我們的尤三姐公仔既然都有做出劍的特徵了，就代表著已不是紅樓夢中一開始登場那個較為浪蕩的尤三姐，所以應該也不會是披散著長髮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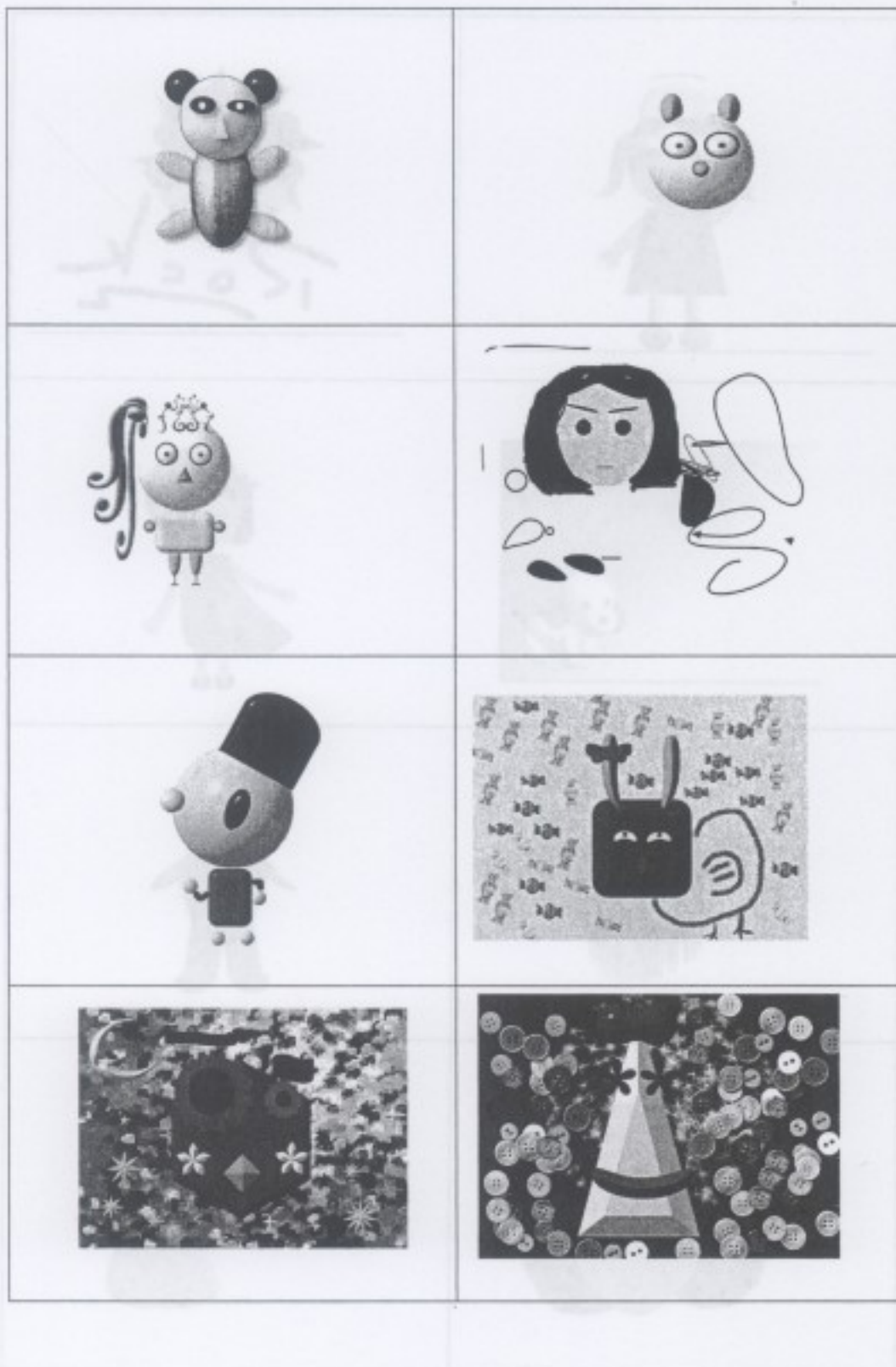
造型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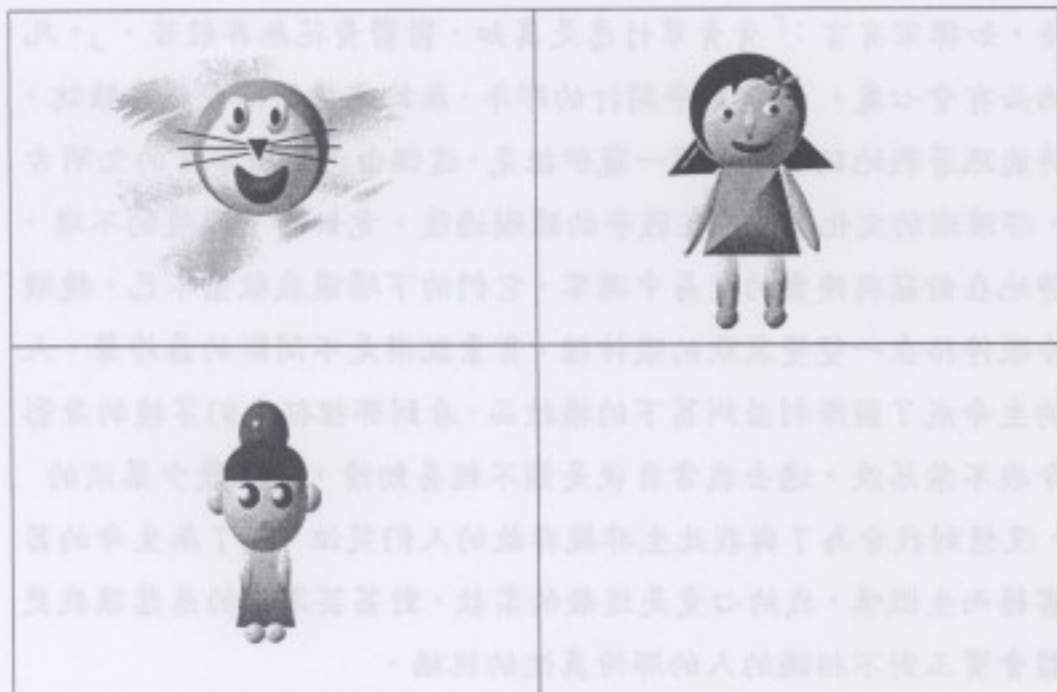
1. 持劍的造型？
2. 髮飾的設計？
3. 和原始鉛筆構圖落差很大？

二、電腦繪圖作品









三、紅樓人物分析與生命回顧作品

小君
細品紅樓成了我生命中的一絲牽掛，這魂牽的悲痛，放不下，因看似他人的故事卻黏滯在獨影的閃爍中，紅樓人物們所展現的生命亮度似乎拼湊成一個個生命基調的豐富，在他們身上我喚到了自己的孤獨、自己的哭笑和自己的不堪，我究竟是誰，而誰又是我？

警幻仙姑曾稱寶玉為「天下第一淫人」，此淫非世俗對性的刻板印象，而是意之淫，多情的意思，當中多了純真的心與悲憫眾生的胸懷。寶玉即使對耳聞但素未謀面的人物也都會送上衷心的惦念，對自然中的花花草草、星星月亮皆會油然而自主地產生情愫，在旁人眼中不免顯得「無故尋仇覓恨，有時似傻若狂」的愚痴，這也是於追求功名仕進的賈政眼裡感到最荒唐厭惡的原因，但人之所以異於鳥獸萬物，是因為我們有著與生俱來的悲喜，能隨心而笑；隨境而哭，一個能以真心為月的盈缺而吁嘆；因花的塵染而不捨的赤子，此持心的淨潔，何等的不易？濫情的批判或許是世俗價值對真性情的無情鞭笞，嚴苛的世道束縛已把天真赤子心給污名化，而忘了每一份情思都可激盪出一番

領悟，如禪宗有言：「青青翠竹悉是真知，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凡觸物必有會心處。美伊戰爭開打的那年，無論電視新聞或報章雜誌，不時能跟著戰地記者的鏡頭一窺伊拉克，這個由兩河所孕育的文明古國，那璀璨的文化資產，在戰爭的蹂躪過後，竟如階下囚般的不堪，靜靜地在偷竊與賤賣的交易中凋零，它們的下場讓我歎噓不已。鏡頭的冷眼停格在一雙雙哀默的眼神裡，背景配樂是不間斷的轟炸聲，人民的生命成了國際利益糾葛下的犧牲品，看到那裡孩童們穿梭的身影更令我不禁落淚，過去我常自視是個不輕易動情，甚至幾少落淚的人，沒想到我會為了與我此生非親非故的人們哭泣，因了無生命的器皿書籍而生慨嘆，我的心竟是這般的柔軟，對芸芸眾生的慈悲讓我更能體會寶玉對不相識的人的那份真忱的祝福。

我的脾氣底子裡有著濃厚的墨客情懷，文人的因雨發愁與由晴生喜的善感情緒讓我對周遭的氣場變幻異常敏感。暴風雨前的天空，總更能觸發我憂國憂民的遠大抱負，明代于謙：「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的詩句必會在思潮中迴盪多時。徐風襲雲伴月的夜晚亦常讓我不禁放下手邊的工作，因此情此景而發思古之幽情，想起在相同的星空下一千三百多年前李白月下獨酌的孤寂；一千多年前蘇軾遊赤壁夜枕舟中的曠達，時空無常，縱使青山明月依舊，然而古今多少事，在落花秋風的笑談中，轉眼成空。

現在的我雖還沒有勇氣與高度的自恃媲美曹雪芹的狂與瀟灑，但我自認雖不是天下第一亦非舉世無雙，但也是置身千古紅樓的淫人。書中寶玉最後選擇出家，經歷了富貴與青春花漾的歡愉，終知繁華落盡與生離死別的悲痛莫名，情本緣於因果糾纏，能知其性如夢之虛著實需要由夢的荊棘來劃破無明的貪執與耽溺，大夢初醒的驚愕與後悔始為超越生命的起點，因此寶玉的一生可說是因空見色，由色生情，轉情入色，自色悟空的修行。

我在欲求解脫，回歸本真的旅程中做了許多持心的功課。人們總認為在無盡的佛性中只有慈悲、智慧而不具有執著、欲望和情色，其實這些為清人所鄙棄的人性亦都是構成心性根本的質素，都是空的內涵，

因此為避免走上欲潔何曾潔的窘困，不該斷滅空性的浩瀚，故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這是紅樓一夢藉寶玉鍾心癡情的一生對我最深刻的提醒，於紅樓夢中夢，悟身外身。

阿熊

《紅樓夢》無疑是唯一一本用心去探討女性內心世界細微的小說，最能將裡頭的人物刻畫得既細緻又活靈活現，也是因為寫得太真，讓人有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錯覺。所有作者筆下的人物都跟我們一樣，像個真人，沒有值得歌功頌德的偉大也沒有罪大惡極的壞心，都有其優點與缺點，因此沒有一個人能夠代表一個「完全的典範」。

當我讀完一本書，總會調皮地揣摩作者的動機，我想過小說有一部份是作者內心渴望的理想世界，有一部分是作者希望透過文字所表達對社會架構的評論，至於紅樓夢，我不敢說我已經完全體會箇中涵義，卻能透過裡頭的文字在腦中組織出嚴謹的封建制度、複雜的人性。其中最讓我真正思索的是一紅樓夢的世界裡，究竟誰贏了？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相報自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飛鳥各投林》

如果凡事都能稱心如意，那就不叫人生了吧。

許多人都會詢問我為什麼不找個異性伴侶時，我總是自我陶侃自己條件不佳，實是受到身分的束縛。以結婚以及門當戶對的前提下，這一路走來我總是對自己的情感小心翼翼，深怕和某位異性越了界線，不小心放了太多情感元素，到最後便不能掌控自己最正確的抉

擇；而我也沒勇氣斷得很絕、斷得沒有後路。就這麼拎著裝滿情感的包袱、就這麼遊走在灰色地帶。我知道這麼做對那些對我用心的女孩子很不公平，我並非將情感玩弄於股掌間，因為我沒有資格，也沒有天賦，只因為我能提供的非常有限。

在現實中看自己，其實我並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有「真」的情感。

不平靜的夜，獨望殘存的微亮，黑色的欲望慢慢往下沉，不眠的卻是記憶。夜雨窗外，閃電瞬間的光亮被狂傲的夜風捕捉，炫光停留在黑瞳裡，遠景已看不明。

理想的選擇與現實的選擇，還是現實略勝一籌。

所有讀者最在意的寶黛之爭也一樣，寶釵是個寫實的人；黛玉是個寫意的人，許多喜歡林黛玉多過於薛寶釵的人，如果真要選媳婦，我想他們都會選寶釵而不是黛玉。

許多文評都提到紅樓夢的女性世界裡充滿了太多互相嫉妒和憎恨，我說，何只紅樓夢？

展讀古籍，如果嫉妒少一點，有多少精英武將逃過扼殺？有多少壯志文人免於埋沒？歷史的步履還會如此沉重嗎？

這種心理不算是一種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種無所不在的空氣，有人類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無論你做什麼事，它們都反應敏捷，立即追蹤，永遠都不收工。

我承認自己是個很有自信的人，自信但不自負，我很清楚自己不會跌入深處偽造的亢奮、自欺的陶醉中，在不同領域總是對於自己的實力拿捏得很準。如果有人問我：「在到處充滿嫉賢妒能的世界裡，你能生存嗎？」我會說：「我會活得很自在。」對我來說嫉妒就像是包圍我的海洋，使我成了一座不容侵犯的島嶼，不過我要謝謝嫉妒，為我指引一條拓展的道路。

因為而嫉妒的起點，正是人們對於自身脆弱的隱憂。

寶黛之間的心結正是嫉妒造成的，寶釵害怕黛玉對賈寶玉的純真性情；黛玉害怕寶釵對寶玉的賢慧體貼。情感並不是以結果論英雄的，因此紅樓夢裡無人勝出，每個人都是棋盤上的一枚小棋子罷了，

而讀者卻在作者周旋的筆下猶豫著該為誰而憐惜。

從紅樓夢看世界，這是個月光持續被折射的年代，唯一沒有察覺動亂的，也許只剩下穿梭在大街小巷的貓影。黑色披風下藏有夜晚刻意掩飾的闕寂，柏油路散佈一地未署名的紙屑、水泥牆上充滿塗鴉、盤據電線桿底部一角的水漬有濃厚的腥臊味.....回過頭來，在昏暗的照明下，模糊的巷底總是謎團一片——從未讓人踏進最熾熱的一步，沉默。

女兒是水；男兒是泥，也許寶玉看到自己的人生化作一條混沌的河的時候，才會明白泥水原一氣，清濁本相依。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贏的，是曹雪芹。

小倫

在金陵十二釵中有兩朵梅花，兩位最壓抑自己情思的女兒——李紈和妙玉。然而如果說妙玉思凡的綺念、被鎖住的青春是欲語還休的紅梅，李紈便是千林無伴，獨傲霜雪的白梅。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只是淡淡的提了賈珠不到二十歲就娶妻生子，到了第四回李紈才正式與讀者見面，作者說她青春喪偶，居家雖處膏粱錦繡之中，心卻如槁木死灰，身為榮國府大奶奶且為賈珠留下子嗣的她發言的份量絕對不會比王熙鳳輕，然而她卻無見無聞，除侍親養子、陪侍小姑外一概無問，她的住處稻香村「青山斜阻」與「竹籬茅舍邊噴火蒸霞一般數百株杏花」恰好是她寡居時生命的寫照，她將自己的青春和情懷都關進了禮教之中。許多的讀者和紅學家因此批評她，甚至嘲笑她，在紅樓夢這場青春之夢中，居然將青春拋捨，自願走進作者最最控訴的禮教大牢之中，每次讀到那樣的言論總感到心酸、心痛。如果李紈深愛丈夫賈珠，難道說賈珠死後她就非得立馬改嫁不可？

說到此不得不提賈珠，賈政的長子、寶玉的兄長，三十三回王夫人想

起賈珠便哭：『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別人尚可而李紈立刻放聲大哭，連嚴肅的賈政眼淚也滾瓜般落下，可見賈珠與賈珍、賈環等人之流不同，和其子賈蘭應為同樣的謙謙君子。小說中不只一次提到李紈對死去的丈夫的思念，每次的懷念都帶著深深的情愫，至於賈珠對李紈的情感，三十九回李紈說賈珠也有兩個妾，卻是「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註一)李紈說自己能容人，賈珠卻體貼妻子，反而與妾處得「不自在」，對比賈璉、賈真色中餓鬼的饒樣，我相信賈珠和李紈的婚姻生活必是鸞鳳和鳴、琴瑟和諧。在脂評中可以知道，寶玉最後「懸崖撒手」，然而紅樓夢絕對不是談色空的小說，紅樓夢的主旨是情，儘管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因色悟空，最後仍要回歸青埂，回歸情根，遁入空門只是寶玉捍衛自己逝去的愛情的手段，李紈的槁木死灰、信奉禮教亦是。因為愛著賈珠，所以願意為他守一世的寡，她的青春，在賈珠死後就結束了。這樣的愛情，縱然有寶玉、黛玉的愛情蓋過其光芒，縱然曹雪芹說這是「枉與他人作笑談」，也不該被批評、嘲笑。而李紈的結局，一般從判詞和晚韶華判斷李紈的結局是在賈蘭高中不久後暴卒，始終覺得這樣的結局有些不對勁，直到讀了朱淡文女士的文章才發現不對勁之處，如果李紈中年猝逝，那根本就沒有什麼晚韶華，而臨死前她可以為自己一生的道德感到完善滿意，為兒子的成就自豪。她用她的一生宣告了禮教的勝利，雖然仍是不幸，但似乎沒有達到紅樓夢這部偉大著作的應有藝術水準。仔細的重看晚韶華，先說：「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需要陰鷲兒孫。」說的是兒孫，而「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的主詞都為賈蘭，沒理由下一句「昏慘慘黃泉路近。」的主詞就跳到李紈身上，所以暴病身亡的人應是賈蘭而非李紈。丈夫死後，對丈夫的愛讓她選擇禮教、選擇寂寞終生，一個十來歲的女兒，牽著幼子的手一步一步向那禮教理想世界的光輝，在達到理想的那瞬間，她失去了她唯一的現實—賈蘭，虛假的理想殿堂瞬間倒塌，她擁有誥命夫人的富貴榮華，在所謂的『晚韶華』

卻要遭受無盡的靈魂折磨，生命中最愛的兩個人的死亡會永遠像幽靈般纏著她，她信奉的禮教詛咒般的在她耳邊低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每每想到此處，我都無法克制心中的悲痛，雖然這才是真正完整的悲劇，真正符合『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但我慶幸曹雪芹終究沒有完成這段故事。就相信一般的說法吧，在賈蘭高中不久後，李紈就過世了，因為太愛自己的丈夫，她選擇犧牲青春，去成就她和賈珠的孩子，而這孩子也真的成材，賈家子弟一片烏煙瘴氣中，他的德行如蘭花般芬芳，且中興了家業，也許是多年來的寂寞思念成疾，又也許她覺得自己已無愧家族、丈夫，她撒手而去，臨終前她必是含笑的，也許因為她替兒子的成就感到驕傲；也許是因為她用她的一生見證禮教的勝利、見證對丈夫的愛。也許，是她又再見到了她深愛的夫君，而他，也是含笑的……

註一：庚辰本三十九回作「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講賈珠和小妾相處不若和李紈自在，這妾納得似乎就單純是賈家的傳統不得不為，而程乙本作「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是他兩個不如意。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倒像是在說賈珠像挑貨物般嫌小妾，又像在嫌兩個不夠，所以我實在不喜歡高鶚的此類筆法。

小晏

大學二年級下學期對我來說是個深具意義的學期，在時間點上是大學2年的分界點，同時這學期必修心理測驗實習以及心理實驗法，也意味是整個心理系四年當中實驗與報告數量最多的學期，然而，我卻在這學期選擇接任社團負責人的工作，承擔著社團傳承的責任。

這學期的每一天幾乎都過著忙碌的生活，但我在莊子與紅樓夢的課程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片刻寧靜，也藉由紅樓夢的課程中重新檢視自己，並試圖替自己找尋一個合適的定位，由紅樓夢中發現屬於自己的

人生哲學。

※活出自己 VS. 人際體貼

（一）薛寶釵

第二十二回描述寶釵生日時，賈母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說了出來。以人性的觀點來看，人總是會希望在自己生日時收到自己喜歡的禮物，但寶釵卻懂得捨棄自己喜歡的，反而選擇了賈母的喜好。有人說寶釵心機重，他的一言一行都小心翼翼，處處為著討好和迎合，想要拉攏人心，但換個角度想，誰不想討人喜歡？誰不想讓每個人都喜歡自己？誰不想和所有人都和氣、和平的相處？不管是誰，答案應該都是肯定的吧。以人性本善的觀點來說，我寧願認為寶釵有高度的同理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這些技巧讓他能夠在「適當」的時機說「適當」的話，讓每個人聽了都很舒服、很快樂，且寶釵還需要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分享給予的心，才能夠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了解每個人需要什麼、想要什麼，並且適時提供自己擁有的資源；甚至寶釵需要學會「捨得」，因為不論寶釵是「迎合」或是「體貼」賈母，她畢竟已捨去自己最想要看的戲碼，這些是心機嗎？或許某些時候有點刻意的成分，但更可能是與與生俱來體貼的心。

（二）林黛玉

在二十七回的黛玉葬花詞中提到：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一直很佩服也很羨慕林黛玉，羨慕的是她擁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特質，佩服的是她能夠實現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格，成就自己的生命本質。黛玉是個聰明又擁有才華的女子，相對於處處遵守禮節、遵從三從四德、懂得人際應對的寶釵，黛玉總是給人孤傲的印象。但我反而認為，黛玉的哭泣、不悅、生氣，是呈現自己喜怒哀樂最直接的表達方式，她心理生氣不需要隱藏，不需要告訴自己生氣時還需要體貼別人，這是和寶釵截然不同的性格。

黛玉最終在大觀園裡結束了她的生命，甚至在即將踏上終點的那一

刻，即使用盡全身力氣，也要把寶玉送的，自己最珍惜的舊手帕燒掉，為的就是要帶著自己清清白白的感情離去，留下不容置疑的潔淨。黛玉病危時，雖然肉體上是虛弱的、即將滅亡的，但在精神上，她把自己推上一個至高的境界，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可以連看都不看，硬撐著最後一口氣，把自己最不捨、放不下最愛的情感親自斬斷，這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夠堅持到底。我不知道黛玉這樣可不可以算是「了悟」，但她至少成就了心目中的自己。

（三）心得

之前我對紅樓夢的印象只存留在生動的故事情節，但此次透過課堂的解說，再次閱讀紅樓時對每個字句的巧妙安排、每個人物的樣貌語態、每個情節發展有更深的體悟，而這更令我對作者曹雪芹的才華與精密的心思驚嘆不已。

寶釵的體貼、善解人意，黛玉的堅持、活出自我，這兩者到底能不能並存呢？很慶幸這學期擔任負責人的職務，讓我有機會嘗試著合併這兩個角色。我發現這真是一件不簡單的事。之前課堂中提過，當人在溝通時，總會想把別人的想法拉往自己那一端，我試著提醒自己學著用如同寶釵的同理心，設身處地的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發現只要經過練習就能日漸體會對方的想法，其實要體貼別人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真正困難的是，要用合適的方式讓別人明白甚至於讚同你的想法與堅持，而不是一味的委屈自己或是堅持不適合的想法。期望自己在未來能夠把黛玉和寶釵的優點做得更好。

課堂中提到王熙鳳精明能幹，她用盡一切機心防範丈夫外遇，卻始終躲不過丈夫出軌的心機，王熙鳳讓我體會到世間最大的悲哀，就如同人們總是不斷的追求自己所想要的，有時更不計一切代價，但往往在執著的過程中，漠視自己已擁有的快樂與幸福，卻在得到自己所謂的「想要」之後，發現失去更多無形的事物。

接近課堂尾聲時，漸漸明白把莊子與紅樓夢放在同一堂課的原因了……。

阿叡

不知該如何起個頭寫起，遲遲無法下筆...

試想說若照原題目的順序：先選擇紅樓人物再藉此反思個人的話，可能會寫出「連連看」般一個對一個的制式化文章。所以我想倒不如反過來說：一邊反思就一邊套入紅樓人物，可能會像吃稀飯時配點醬瓜、小菜般的「順」吧〔至少我希望是這樣啦〕！寫到這裡終於有一種「啊！可以開始寫啦！」的念頭。

有時真的覺得最近的生活還過得蠻「薛寶釵的」，在現實的社會裡，隨波逐流地追求功名〔地位、錢財、成績...〕說不定「釵式」的生活方式是最「輕鬆的」只要一股腦兒地跟著人們的腳步走〔或者可以說是照著人們所定義的「最標準化流程作業」來做〕，自然而然地會走到下一個地方，這種感覺就像在回家的路程，就只是跟著紅綠燈走走停停，也不記得路上看過什麼，到家時會有一種錯覺「啊！到家啦。怎麼像是剛坐上車子的座位般，然後就到了呢？」的確，可以說是「輕鬆的」因為什麼都不用「另外去想」。但換個角度想想也是「可怕的」。在人與人的交?br> y裡，面對別人問題時，總是回答「最佳標準化」的答案；在社會裡追求大家公認的道路。那麼自己真正的答案、真正的想走的道路？給人一種在社會潮流中溺水的感覺。會不會人生這場夢跟「釵式」結局一樣，到最後是一場「空」？

有時又覺得自己很「妙玉」，試著要標新立異時地畫地自限，又有幾時想到「欲潔何曾潔」？所追求的和所逃避的〔矛盾螺旋〕，其本質會不會一樣？

機關算盡太聰明，有時的確可套用在你我的生活裡，當站在「自己」的利益上去計算「別人」時，是否記得在計算「自己+別人」就說明了結果的可能性中還是會「算到自己」的。看吧！用數學證明題也可「算出」—王熙鳳。多愁善感的「真」苦了現代人，也害了「林黛玉」。現代社會中「儒家制度」這個「高氣壓」的籠罩下，造成人際關係的「寒流」，使我們不能輕易的用「真」去對待別人，有時真的覺得對親人、朋友的愛很難說出口。我們所追求的「真」〔無論是「真理」也好，是「真性情」也好〕往往因種種情況下被掩飾、被埋沒了。我

想追求所謂的「真」，將會是我一項重要的「人生功課」吧！

阿倫

「下去吧，我乏了。」

妙玉吩咐道婆將平日常坐的椅子搬到窗邊後，擺手示其退下。

午后的熱風吹得妙玉昏昏欲睡，因此她倚著窗欄，希望藉欣賞大觀園的風光解睏。午后的大觀園很靜，似乎除了悶熱的微風外所有事物都歇息了。

妙玉老遠瞧見幾個小公兒提了水，搖搖晃晃地朝櫳翠庵來。妙玉的心不禁為之一動，無意識地把玩起手中的竹雕大海。

不才不慎誤闖聖境，唐突了菩薩姐姐的芳容，請菩薩姐姐見諒。還請菩薩姐姐指示不才一條明路返回紅塵。

那日她在庵裡散步，一眼瞧見前腳剛踏入庵裡的他。孤男寡女，她理應要迴避，卻又不自禁地多看他兩眼，她從未見過生得如此好看的男子。不看還好這一看就引得他笑嘻嘻地上前作揖。

照她平日的性子，聽到這番話必要大怒。可不知怎麼著，她竟無法對他生氣，她只是抿嘴一笑。

既來了，那也不必趕著回去。

他就是如此冒失地闖進庵裡、闖進她的心裡。他是白玉為堂金作馬的賈家公子，卻沒有半點架子。除了他以外從來沒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古怪脾氣。和他在一起的時間她忘記了舉目無親、獨伴青燈古佛的寂寞。或許是師父圓寂前的那句『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作祟，她第一次用總捨不得吃的玄墓蟠香寺梅花雪泡茶，又失態地用自己喝茶的綠玉斗招待他。

適才賈母帶著一群醉醺醺的遊人闖進庵裡討茶喝，賈母頤指氣使的態度已令她不快，沒想到賈母竟還讓俗鄙不堪的村姥愚婦糟蹋她，氣得她拉了寶黛至耳房喝梯己茶。

請兩人喝茶，半是寶黛兩人可愛可敬，另外倒有半是料定他必會跟

來。素聞黛玉和他感情最是要好，喝茶時妙玉竟開口奚落黛玉，事後想來妙玉自己都覺不可思議。

坐了一會，又有諸多心事，妙玉只覺更暈了。她斜眼覷了覷庵裡的紅梅，心裡想著不知何時紅梅花開。有人說，尼姑庵種白梅較紅梅適，妙玉可不這麼想。東坡居士曾說：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她就是愛紅梅。

又一陣吹人欲睡的熱風吹起，吹得攏翠庵紅梅樹搖，也將妙玉吹落夢鄉。

夢裡始終是一片無邊無際的大紅，直到他揭去了那層顏色。那時她決定附在他耳邊，悄悄地告訴他她出家時立誓再不說的那些事。

阿熊

黛玉憔悴在床緣，模糊地看著身旁憂心的紫鵲，知道自己的未來，也隱約知道大觀園裡上上下下盡忙著寶玉和寶釵的婚事。

所以最後，是「金玉良緣」，不是「木石前盟」了嗎？

闔眼的那一刻，剔透的淚珠從眼角泌出，像流星，順著白皙的臉龐滑下。她想著從前進榮國府前，一隻水鳥從身旁擊翅而過，點過江水、飛向遠方的暮雲，等到只剩下一個小黑點時，那時的她望著夾岸樹葉落盡的樹，為自己飄零的身世掉下眼淚。

生命，原是一張黑白的圖像。所有的色彩，正如電腦裡的 office 程式一般，哪一項不是刻意去量身訂製呢？每一條道路合理來說都應該允許我們橫衝直撞，為什麼還要設個紅、黃、綠三種顏色的燈號作繭自縛？我來解釋的話，便是是人性使然；人一旦有了顏色，就變得自私。對黛玉來說，與寶玉間的愛情彷彿一只紙鳶，在天藍的底下隨風搖曳；風越強，越狂野。繫上寂寞靈魂的半邊，有種快意的臉，或靜止、或奔跑、或輕柔自語、或豪邁狂笑。操控自如的身段，在仰頭凝望和拉扯之間明朗。最出他們都天真的以為愛情終是逃離不出彼此緊握線的手掌；然而，許多的事，像一幕極美的風景，美在短暫。

斷線飛離的風箏，最終只屬於天際，並不歸屬於他們的深情。

2007年3月30號晚間，就在我打此份報告的同時，整個社區停電，我的思緒陷入一片黑暗，將近一千字的心血也不復存在。生命中有太多意外沒辦法掌控，我該慶幸，這次損失的僅是一份純文字的報告，不是如同黛玉寶玉間的刻骨銘心。

我最愛看西子灣黃昏的海潮，靜靜看著潮浪來去，看著濺射的水花揚起，粼粼波光和著夕陽的紅暈，共繪成一幅絕妙的向晚聽潮圖案。絕倫的底色、背影和風景，讓人此生難忘；而唯一的缺憾，便是少了我曾經愛慕的女孩。對照黛玉寶玉的緣分，當時，我們站在這海堤上，也都清楚知道彼此的心意，即便是一對上眼的瞬間，曖昧就來了，也無所謂的多和少。也是，看，這腦海擺明著忘不了，分明成了遺憾，也是注定的遺憾，卻還可以當作什麼也沒發生過，只是沉默、不語，不簡單啊。

過去，西子灣。

「你覺得，海的那一邊是什麼。」她指著無止盡的地平線。

「當然是中國大陸啊，福建省吧。」我搔搔頭，莞爾回答。

「是看不見的未來。」她突然挽著我的手，不再說話。

什麼未來？我沒問，也不敢看她的眼睛。

大船出港，沉重的鳴笛示意我該做什麼，我卻沒做，任由它載著我的遺憾，航向遠方。

遺憾，在美麗的西子灣，美麗。

讀紅樓夢接近林黛玉，她寫詩的意境總是和身世一樣悲苦。在她的世界裡寂寞如風，可以有教寶玉等待的溫柔，也可以讓「擁林派」的粉絲迷亂到街頭狂奔。早習慣於寂寞的色調，獨樹一幟的風格，連身為文明人的我們也要驚嘆連連了。

『若將人淚比桃花，淚自長流花自媚。淚眼觀花淚易乾，類乾春盡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飛人倦易黃昏。一生杜宇春歸盡，寂寞廉攏空月痕！』—林黛玉。

寶玉看了不作聲，只是怔怔看著黛玉，就當是默默的答案了。

瀟湘館外的花塚，還鑲著黛玉的《葬花吟》：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我在冬末迎接初春的同時，隨著一早稀微的晨光，漸漸將緬懷沒入心底，私自打開上鎖的櫥櫃，悄悄遺忘了自己。心的密室有著浪漫的時效性，往往在熾熱的氣候前，得事先捲起如詩的畫身，放在值得信賴，未來能反覆閱讀的地方。我收起一把銀色的鑰匙，輕輕擺放在襯衫右邊的口袋，即使格子狀的沉默，依然無法切割它閃閃發亮的表面。街道上滿地昏花，撿起其中一片花瓣的我，手邊卻沒有泥土下葬。

沒有，卻也不需要。

『粉墮百花洲，相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毬。漂泊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歎今生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奄留！』在柳絮飄舞的暮春，黛玉留下一闋《唐多令》，哀音纏綿。

也許，在黛玉失魂落魄的黃泉一夢中，胸口的牽絆，像柳絮般風吹雲散，再也找不回來。

我以為，真正的美麗，是存乎於個人身上的那顆心。別讓它封閉；別讓它蒙塵；別讓它受傷；別讓它墮落；別讓它憂鬱；別讓它哭泣。既然這樣，又何苦為了一段曖昧不明的戀情醉生夢死？何苦為了去握緊那些自己根本握不牢的權利而傷神？又何苦為了一段錯過的緣分而哀聲嘆氣？

原來，美麗不過是一段模糊的記憶。

小婷

黛玉。這個不沾人間塵土的靈魂，注定要在深如瀚海的賈府中，寫下一段悲喜紛陳的故事。她具有高人一等的才華，超越世俗的靈氣，卻少了人情世故的洗禮。在賈府，她所散發出的光芒絕對是個出眾者，但同時也抵觸了當時社會給予婦女的框架。她個性與環境的對照，正達成了作者賦予她諷刺人間的任務。黛玉的悲劇展現於他和寶玉的情感糾葛。兩人間關係發展，就好像在我們自幼年到成人，這段劇烈變

化，自我發展與社會化兩者間掙扎的時期中，必然體驗過的愛情滋味。黛玉自幼失怙，內心抱著無依無靠的悲悽來到賈府，遇見了寶玉，兩人的關係就從玩伴的生活中慢慢培養了起來。回想我們幼年時期，不也有過相似地純真情感，也許結伴同行、也許嘻笑打鬧，一切是那樣自然單純。

孩提時代的單純來自於直接、簡單，而非完美無暇。不是說小小孩沒有黑暗面，只是對他們而言，還沒有出現好壞之分，事實上，那也不重要。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的生命體，身旁不乏讓他們感到快樂的事，即便是小跑兜圈子，如小牛般衝撞沙發的單調遊戲，也能樂此不疲。今天我喜歡你，小手牽小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若是吵架了、生氣了，當然也毫不造作的表現出來。說聲：「以後不和你玩了。我要和別的小朋友好。」也許這樣小小一句話，也會讓另一個小小孩傷心一天。但說著說著，隔天起來又忘了這件事情，依然開開心心地在一起。在這個時期，情緒如潺潺流水，永遠充滿生氣。如同書中描寫的一段：“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上吧”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將自己枕的一個推給他；二人對面倒下。這般純真的場景，兩小無猜的感情，是多少人所嚮往的。不會執著，所以簡單。沒有傷害、威脅的情感，成就了一份淡淡青澀的香甜。只可惜，我們會長大。

長高了，力氣變大了，情感更加豐沛了。旺盛的活力譜出動人的生命樂章。強烈的情緒，也帶來高潮迭起的人生戲碼。但同時，我們也變的更有殺傷力。語言的理解與使用，為憤怒裝上了尖爪。愛情中壓不住的澎湃，不自覺地讓妒忌輕易打破愛恨兩種相反情緒的藩籬。令人不禁要問到底是孩提時代的純真慢慢為成人的世界所不容，還是我們也不斷在改變？

當我們得不到自己所想所愛，小時候會嘟嘴哭鬧，只消媽媽說「你看，有飛碟從你頭上飛過喔。」轉移注意力，情緒就消失於平靜。到了成年，反應愈見複雜。如血管中灌滿豐沛情感的黛玉，直率的個性，喜怒立即形於色，心有不滿便脫口而出，展現出來是他的孤僻與小心

眼。在他面對寶釵和湘雲時，她發現自己在威脅下戰慄。但是感情不許她退讓，隨時窺伺著寶玉的心到底向著誰？永遠不安，時時驚愕！她不懂戰術，不會心機，惟一的能力是使用言詞刺探他的敵人。於是妒忌、憂鬱，緊緊纏繞他的心。不再簡單了，直率與純真不再能輕易為她帶來幸福了。

有時會想，是否禮儀的制定，其實來自人類對於自己的畏懼。擔心管不住這麼一個充滿智慧靈性，卻又尚未擺脫原始本性的生命體？所以出現了規範，所以用眾人之力，來壓抑生命的真實。又或著，那是為了在我們達到隨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之前，是限制也是保護的圍欄？

社會價值觀的限制，似乎就是等待著被打破的那一天。有更多的人能自由展現喜、怒、哀、懼等情感，真情流露、至情至性時，還可以做到不會傷人害己。也許我們就會一起回到那個無拘無束的年代。

黛玉在愛情中嚐的多是苦澀，兩人的個性更鑄成這段愛情走向悲劇。慣於孤獨的黛玉並不太需要寶玉以外的人存在，但寶玉可不是太孤單的人。因此兩人的相處時時有其他人來打擾。寶玉的生活廣泛，黛玉的晦澀疑忌，導致了許多的衝突

直到一次寶玉對黛玉肯定的告白，倆人的關係才邁向合諧。好像是繞了一大圈，重新學習了直接明白的情感。兩人才要從陰暗山谷裡邁向開闊的大草原。二十年前，在太平洋的另一端，Sternberg 這位先生，把愛情拆解成三個元素。令人興奮的吸引力，身體的親近，性—激情。來自溝通、心與心的交流，相知相惜的情感—親密。決定愛一個人，長期相守的約定—承諾。三者俱全，才構成完整的愛。對黛玉來說那份情感的確定，就是寶玉對他的承諾，是深切的信任。信任，可以超越多少不必要的紛爭與來自猜忌的衝突，也是人際關係中的昇華階段。

黛玉的一生似乎因愛而生，也為愛而死。如此炙熱燃燒的生命，如果他更懂一些人情世故，對人更加圓滑，也許他就會過得更好。但如此一來林黛玉就不是林黛玉，也不會是這麼成功的悲劇典型了。這是屬

於黛玉的獨一無二，也正是他的生命可愛的地方。我們不也是一樣？從小到大的教育，眾人的耳提面命，好像要我們努力套進那個所謂完美的框架。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每個人都有專屬自己的特色，有和別人不同的差異性。謂之性，說得是有些人是小花、有些人是神木。正如小花不會成為神木，神木也不會長成小花。就順著自己的特質，發揮出百分之百的風采，這就叫率性。小花有小花的美，神木有它獨特的雄偉。切莫以神木的高度看輕地面上的花。重點是小花有沒有長出它該有的神采。每個人依自己的天性，活出最好的自己，這就是生命最終的意義。

小軒

還記得當年初次步入紅樓夢的我，只是個捧著兒童注音版搖頭晃腦的小女孩，對於書中大家世族的明爭暗鬥懵懵懂懂、人物間繁複的親疏關係更讓我眼花撩亂。那時候讀紅樓夢比較像一種「看熱鬧」的心情，讀著跳脫現代時空的故事，單純地藉由想像，感覺自己參與了富貴人家的生活，甚至在心底傻傻地希望，如果能住進那美輪美奐的豪宅，親眼見識曹雪芹精雕細琢的盛大排場，即使當個小丫環也甘願。在那個充滿夢想、且夢想總與吃喝玩樂脫離不了關係的年紀，大觀園深切地滿足了我的想望。

小時候印象最深的角色非黛玉莫屬，在那個天真爛漫的年紀，著實難以理解為何她總有流不完的淚，感覺黛玉周圍的氣氛往往抑鬱、沉悶，缺乏大家閨秀的風度與氣質。長大後重新回味紅樓夢，也許因為恰好到了「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年紀，開始與黛玉心中的千迴百轉產生共鳴，心疼她孤零零地進到大觀園，敏感纖細的性格不受眾人喜愛、在寶釵入住之後更是備受冷落；同情她的真、她的癡、她的笑和她的淚，往往只有寶玉一個人理解，常人只當她脆弱易感、時有不順心之事，卻不明白清靈的絳珠仙子深涉紅塵，無所依靠只能寂寞獨行，舉手投足皆「步步留心，時時在意」，唯恐落人口實、惹人閒話。

即使受到賈母寵愛，卻彌補不了黛玉寄人籬下的愁緒，柔弱的身子下隱含著好強的性格。別人批評她「好一張厲害的嘴」，卻讓我替黛玉感到滿腹委屈，她恐怕是不得不如此，否則無人庇護、不被下人看重的她，該用何種方式去捍衛自己的尊嚴、壓抑內心對母親的思念呢？在黛玉詩化的一生中，「黛玉葬花」建立了她在讀者心中鮮明的形象，也是我心中最淒美的意象。小時候天真地認為，落花滿地很美，而惜花、葬花的心腸更美；因而在鳳凰花染紅枝頭的時節，常怔怔地看著滿地火紅，甚至曾東施效顰地在即將告別的校園立起花塚，埋藏屬於那段青春的回憶、吊祭我的愁緒。

長大後細細揣想黛玉心思，彷彿無根之草的她從傷春到感懷、從感懷到自憐，其中情感的迂迴轉折與惆悵，都在一句「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的問號中拋出，而我卻不忍也不願去細想，這問句隱隱揭示的，黛玉最終的結局……。

以往讀紅樓夢，總跳脫不了釐清複雜人際關係的執著；如今首次嘗試拋開一切包袱、自在地隨著情節起伏或喜或悲，才慢慢發現不論寶玉、黛玉、寶釵、襲人、鳳姐……都是部分自我的照鏡，也許個性不完全近似，但總有些衝擊會直搗心底幽微的深處，然後碰地一聲炸開、自我的碎片散落一地，才驚覺自己的不完整，而更渴望地在字裡行間遊走，在人物的一顰一笑之間，企圖拼湊出旁觀者眼中自己的模樣。我想紅樓夢絕對不僅僅是曹雪芹個人的生命寫照，更是一面適合讀者反思、重新檢視自我的「風月寶鑑」，在古往今來眾多眼眸的流轉顧盼間，持續誠懇無欺地反映真實人生。

小涵

漫天飛舞的花瓣裡，黛玉擔著鋤頭走來，在這熱熱鬧鬧的芒種節，她輕輕的到了園子角落去葬花。

好美好美的景象阿，落花像粉紅色的雨，包圍在黛玉四周，襯著黛玉一身的白。可是，氣氛是如此個感傷。黛玉葬了花，就好像葬了自己

的青春，自己的生命。她從落花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一個如花一般青春美麗的自己，一個如此聰慧的自己，也會像花一樣，總有一天會凋零，總有一天會走到盡頭。所以她疼惜阿，疼惜這些落花，惋惜這些美，惋惜這些有過的青春，疼惜這些生命。所以她收集這些花瓣，把它埋到大莊園角落的花冢中。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葬花詞》再也熟悉不過了，可是，即使讀了千遍萬遍，每讀一次，依然心痛一次，惋惜一次，感傷一次。再這春天將過去的時刻，每一種花都相繼以動人心魄的方式逝去，化作滿天飛舞的花瓣，盡力地在空中舞出它最美麗的舞蹈。而後輕輕的飄回大地，一切塵歸塵土歸土，當這一切都化得乾乾淨淨時，回讓人懷疑，記憶中那一簇繁花的真實性，那是真的嗎？為什麼都不見似的。但是，不見了並不代表不曾存在過。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落地的花瓣璀璨了下一年的花季。

老師曾問我們，有誰體會過「花謝花飛飛滿天」。我想，最符合這情況的，應該是桐花季吧！滿樹的桐花無聲自落，地上佈滿了落花，踩上去好不忍心。還記得，看導今年的桐花季廣告時，幾位好友興致勃勃計劃前往，但後來，因為大家都抽不出時間而作罷。不知是誰說的：「反正明年花還是會開。」現在想想，即使明年還是開的一樣璀璨，可是我們都還在嗎？即使我們每個人都還在，但是心呢？我們的心呢？已經不是現在這顆心了吧？當心不一樣了？我們還會像現在一樣一起無憂無慮的出去玩嗎？

有些事情是可以等的，即使過了千年百年他依然在那邊。但是有些事情是禁不請等待的，就像花一樣，不管多麼燦爛的花，總有凋零的時候。怎麼不能把握好時機去好好觀賞它呢？把花最美的模樣深深烙印在腦海裡，即使花謝了，它會依然在腦海中活著。而我們的青春也是一樣，如果不好好把握，一轉眼間就過去了，雖然花謝花還會在開，春去春還會再來，但是，逝去的青春，是不會再回頭的。所以，當下一個花季來臨時，花可能一樣火紅的綻放著，但是人呢？可能就

不一樣了。

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出壘成，樑間雁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樑空巢已傾……

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很矛盾的人，在每次和好友開心出遊的時候，即使玩得很快樂，但心裡總想著：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事情已開始就有結束，雖然我們現在能這樣開心的玩樂，但是以後呢？在繁重的課業壓力下，我們能依然展露我們的笑顏，敞開我們的心胸嗎？此情此景，會不會之就成為絕響？有好些時候，我會覺得即使是世界就在此毀滅也好，就讓時間停在這一刻吧！停在這美好的一刻，我們就在此時空永遠永遠的笑阿，叫阿，跑阿，跳阿，聚在一起，永不分離。如果能這樣，即使生命就在此刻結束，我也甘願。

昨夜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儂此日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塚？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不叫污濁陷渠溝。

儂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因為花是如此的易逝，青春是一去不回頭，所以好怕「一朝春盡紅顏老」阿，好怕。所以，在心中暗自下決定，以後，如果已經下決定的事就做吧，不要遲疑，而今年的花季，我一定會去看的。我不會讓明年花季來的時候，才在那兒暗自神傷，後悔。我會在明年花季來時，回到樹下，微笑回憶今年的一切。

芒種也快來了呢……

小君

細品紅樓成了我生命中的一絲牽掛，這魂牽的悲痛，放不下，因看似他人的故事卻黏滯在獨影的閃爍中，紅樓人物們所展現的生命亮度似乎拼湊成一個個生命基調的豐富，在他們身上我嗅到了自己的孤獨、自己的哭笑和自己的不堪，我究竟是誰，而誰又是我？

警幻仙姑曾稱寶玉為「天下第一淫人」，此淫非世俗對性的刻板印象，而是意之淫，多情的意思，當中多了純真的心與悲憫眾生的胸懷。寶玉即使對耳聞但素未謀面的人物也都會送上衷心的惦念，對自然中的花花草草、星星月亮皆會油然不自主地產生情愫，在旁人眼中不免顯得「無故尋仇覓恨，有時似傻若狂」的愚痴，這也是於追求功名仕進的賈政眼裡感到最荒唐厭惡的原因，但人之所以異於鳥獸萬物，是因為我們有著與生俱來的悲喜，能隨心而笑；隨境而哭，一個能以真心為月的盈缺而吁嘆；因花的塵染而不捨的赤子，此持心的淨潔，何等的不易？濫情的批判或許是世俗價值對真性情的無情鞭笞，嚴苛的世道束縛已把天真赤子心給污名化，而忘了每一份情思都可激盪出一番領悟，如禪宗有言：「青青翠竹悉是真知，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凡觸物必有會心處。

美伊戰爭開打的那年，無論電視新聞或報章雜誌，不時能跟著戰地記者的鏡頭一窺伊拉克，這個由兩河所孕育的文明古國，那璀璨的文化資產，在戰爭的蹂躪過後，竟如階下囚般的不堪，靜靜地在偷竊與賤賣的交易中凋零，它們的下場讓我歎噓不已。鏡頭的冷眼停格在一雙雙哀默的眼神裡，背景配樂是不間斷的轟炸聲，人民的生命成了國際利益糾葛下的犧牲品，看到那裡孩童們穿梭的身影更令我不禁落淚，過去我常自視是個不輕易動情，甚至幾少落淚的人，沒想到我會為了與我此生非親非故的人們哭泣，因了無生命的器皿書籍而生慨嘆，我的心竟是這般的柔軟，對芸芸眾生的慈悲讓我更能體會寶玉對不相識的人的那份真忱的祝福。

我的脾氣底子裡有著濃厚的墨客情懷，文人的因雨發愁與由晴生喜的善感情緒讓我對周遭的氣場變幻異常敏感。暴風雨前的天空，總更能觸發我憂國憂民的遠大抱負，明代于謙：「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的詩句必會在思潮中迴盪多時。徐風襲雲伴月的夜晚亦常讓我不禁放下手邊的工作，因此情此景而發思古之幽情，想起在相同的星空下一千三百多年前李白月下獨酌的孤寂；一千多年前蘇軾遊赤壁夜枕舟中的曠達，時空無常，縱使青山明月依舊，然而古今

多少事，在落花秋風的笑談中，轉眼成空。

現在的我雖還沒有勇氣與高度的自恃媲美曹雪芹的狂與瀟灑，但我自認雖不是天下第一亦非舉世無雙，但也是置身千古紅樓的淫人。書中寶玉最後選擇出家，經歷了富貴與青春花漾的歡愉，終知繁華落盡與生離死別的悲痛莫名，情本緣於因果糾纏，能知其性如夢之虛著實需要由夢的荊棘來劃破無明的貪執與耽溺，大夢初醒的驚愕與後悔始為超越生命的起點，因此寶玉的一生可說是因空見色，由色生情，轉情入色，自色悟空的修行。

我在欲求解脫，回歸本真的旅程中做了許多持心的功課。人們總認為在無盡的佛性中只有慈悲、智慧而不具有執著、欲望和情色，其實這些為清人所鄙棄的人性亦都是構成心性根本的質素，都是空的內涵，因此為避免走上欲潔何曾潔的窘困，不該斷滅空性的浩瀚，故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這是紅樓一夢藉寶玉鍾心癡情的一生對我最深刻的提醒，於紅樓夢中夢，悟身外身。

阿維

評點人物：林黛玉。

林黛玉是紅樓夢中極重要的女性角色之一，和第一男主角賈寶玉有著木石前盟的緣份。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很真，是我認為小說裡最真性情的角色。小說一開始就點明了，林黛玉轉世為人的目的是要還眼淚給當初對她有灌溉之恩的寶玉，因此，她的世界中，除了寶玉以外，其他的人都與她無關，最好的例子就是當寶玉把北靜王贈與之禮要轉送給黛玉時，黛玉卻絲毫不領情。這就是黛玉的真：不在乎榮華富貴，不在乎世俗名利，只在乎賈寶玉。除了真性情，林黛玉給人另一大象徵就是眼淚。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林黛玉自小寄人籬下、父母雙亡，個性又天生敏感纖細才造就了她淚流不止的人生；但我認為林黛玉的命運是上輩子當他決定以淚還恩的時候就決定了，試想：若黛玉今日是王熙鳳的家世以及王熙鳳的性格，何來的眼淚還給賈寶玉？

此外，林黛玉才華洋溢、飽讀詩書，寫出的詩亦帶著強烈的個人風格，除了最有名的葬花詞之外，我個人比較偏好林黛玉在海棠詩社中奪魁的菊花詩。”問菊”一詩中的”孤標傲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明白得點出了黛玉天生帶來的某種不可解的孤癖性格。短短兩句話，我想，不僅問的菊花無話可答，林黛玉也問得自己無言以對了吧。而在另一首”詠菊”，我看到的則是黛玉轉世為人後沒有人可以理解的悲哀：”滿紙自憐提素顏，片言誰解訴秋心？”黛玉太過敏感，對於一切的感受力太強，而這一切造就了黛玉本身無人可以體會的孤寂。

我的人生體會：現實與真實間為難。

從小時候第一次接觸紅樓夢開始，我就喜歡林黛玉。我喜歡林黛玉的寫實，喜歡她能夠堅持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愛，喜歡她做自己的孤僻。我相信，就像大導演李安說的那樣：”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每個人心中一定也有一部分林黛玉的孤僻和堅持，只是，我們無法像黛玉那樣視名利為無物，堅持著我們與生俱來那一塊的淨土。

小君

紅樓夢這堂課也上了這學期的一半了，聽老師說了每個人物的介紹後，其實自己還沒想到要想哪個人物，因為聽老師的講述，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特色，且吸引人。之後想到老師曾說過會寄給我們一個測驗，可以測測看妳是紅樓夢中的哪一個人物，所以我跑去測了，我的結果出來是賈迎春，所以我決定寫迎春，這個角色也是我在聽老師上課時感觸頗深的人物，因為覺得跟自己很像，迎春是大關園裡面的小姐，但是對任何事都抱著不生事，或沒關係的感覺，個性比較懦弱，還被稱做有氣的死人或二木頭，連奶娘拿她的東西去賣，她也沒對奶娘生氣、處罰奶娘，而是直接的算了。還有一次攢珠壘絲金鳳被拿走了，而且迎春也知道，別人要幫她追討回來，她卻說：「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氣」，她的軟弱導致家裡的下人都爬到她頭上去，沒有人會

怕她，而是一個又一個越來越過分。

也因為自己的個性無法左右命運，最後加入孫家以後，不到一年就死了，在孫家還被羞辱，連最後生病要死掉了，孫家也不願意幫她請醫生。會覺得自己跟迎春很像是因為，我也一樣很怕生事，我會很在意別人的情緒，害怕別人因為我做了甚麼事情而不開心或生氣，所以當某些事情與我的想法衝突，或者是我心裡其實沒有很願意，但我覺得我可以忍受，我會想說那就算了，不需要太在意。有的時候也因為這樣做了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搞得自己不開心。像以前在社團帶學妹的時候，老師要求每一組要交一份團體的作業上來，有舉例看是要做影片啦，還是 flash 之類的，我跟同一組的學妹說大家可以回去想想，看想要做什麼樣的作業，但下次來上課時她們給我的答案是不知道要做什麼，學姊決定就好，那時我跟他們說我有想到可以做 flash 的大家來找碴遊戲，不過因為那個需要用到一點簡單的電腦語言，所以沒有學過可能會不知道怎麼寫，我有告訴他們大概要怎麼做，不會可以問。而且不用全部做出來，只要大家一人做一個關卡或一個部分就好，結果到最後都沒有人做，而且也沒有人來問我，大家都只想怎麼辦，繳交期限要到了耶，不過卻沒有人打算要動手做，所以我就一個人默默的把整份作業完成。我那時的想法是，他們沒有做就算了，跟他們講會不會等一下吵架，或被討厭，還是自己完成吧。後來想想這種方法是不可行的，我不可能每一次都是自己完成這些東西，應該要想怎麼和別人溝通，如何讓大家能於預期的完成，不是只擔心說別人會不會生氣。還有就是我常常會害怕要做某件事情，所以就想說那就算了，像是我的電腦螢幕拿去修，但送去之後沒消沒息將近一個月，有朋友說可以打電話去問問看，但是因為我不敢打，所以就想說算了。朋友在旁邊緊張的說萬一它都沒回來，妳就這樣算了嗎？我常常因為這樣把身邊的朋友氣得半死。聽完老師上課後讓我更加了解這樣的個性是不行的，老師上課也都會跟我們說很多例子，讓我們知道如果一直這樣到最後受傷的一定會是自己，上了半學期的紅樓夢之後，不僅讓我對紅樓夢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讓我學到許多與人相處上的

問題，還有對人性的思考，這堂課不僅有趣，也讓我有很多收穫。

小郁

每個人都擁有錯綜複雜的個性，當然我也不例外。總覺得我的骨子裡流著賈寶玉、林黛玉、王熙鳳的血液，他們深深的影響著我的思緒及行為。

賈寶玉在我身體佔據了百分之四十二，為什麼呢？因為老師曾說過賈寶玉他是一位多情而且濫情的男子，他喜歡身邊所有的人，但因他沒有把那與異性之間的距離拉出來，而釀造許多蜚言流語及惹出禍端。由於我的個性比較大刺刺，在與異性相處時我不會去想說男女有別，有時有些話或是動作太超過，常會造成誤會或是閒言閒語。賈寶玉跟我一樣都事很喜歡交朋友的人，對於異性間總是超出了該有的界線卻不自覺，我常在思考說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到底要多少才是最恰當的。

林黛玉則占百分之四十五，她的性格是我的另一個寫照，黛玉「為人貼心、性情溫和、容易吃醋、有時會很悲觀」，我也是如此，對別人都比較貼心及細心、想的比別人多。可是，想得多悲觀就會多，有時會出現很不好的念頭，一件事情有很多面，常常就轉到那個悲傷的一面。另外我很容易對我在意的事情放不下手，不容易扯下面子來，跟黛玉一樣，明明很在乎卻裝作無所謂，不想要別人看穿我的內心及想法。

王熙鳳則占其他的百分之十三，強勢的她、有這樣深不可測的心，而我也一樣，遇到事情總是不輕易低頭。個性強勢的我，非常好強，不輕易認輸，也不喜歡人家支配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但太過於強勢並不好，有時候會因為這樣而失去了很多東西，在我的心中，有時候還是會為了自己而要一點心機來保護自己。

這就是我的性格的分析，很多地方是衝突又矛盾的，像我原本本質的個性是不拘小節、大刺刺、活潑又帶點強勢，但我卻帶有點情緒化、感性且思考比較悲觀。每一項特質之間互相干涉，造成每個人都

擁有不同的個性。我是個很在意面子的人、好勝心強的人，在遇到挫折時總是不願意低頭，但有時會因為這樣而少了更多學習的機會。生活中，常會碰到許多事情，每個人的處理方式都不一樣，我總是處理得不夠圓融，造成一些不愉快，這時我應該多學學薛寶釵。紅樓夢裡的每一個人都擁有不同的性格，他們是我們很好的學習榜樣，也是我們很好的借鏡。

也多了一份自信。

小芳

光是在選擇報告的人物角色，就下了一番苦功，老師上課簡單而重點式的介紹紅樓夢中的人物角色，而在我做這份報告之前，又把筆記拿出來掃描過一遍，發現每一個角色真的都代表著一種個性，但是現實生活中又有誰會是永恆不變的呢？？面對不同的人、事、時、物都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看著當中的一些角色，好像是熟悉的窺探著自己，活靈活現的一舉一動，都曾發現在自己現實生活週遭，如此感同身受，人雖然分地位的高低，但是人品是沒有貴賤之分的，要屏除一切的成見，不可以帶有一絲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樣才可以真正看到故事中那細微的一面。

惜春是現代社會中一位弱女子的代表，從小就無為、不爭，相信只要自己不主動找麻煩，就可以隔絕一切他人的紛爭，但是天下哪有絕對的切割呢？從自己的奶媽偷東西，卻不追究這件事來說，理由之一：可能是因為省得麻煩，第二個原因，也是比較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不想管，會覺得不過就是一個東西嘛，何必如此大費周章得去追查真相，雖然這件事情只是家裡瑣碎的插曲，然而可以從中看出惜春的個性，你可以說她是沒有能力去解決問題，但是最大的原因是她本身既有的個性問題。

迎春在賈府排行第二個女兒，綽號”二木頭”、”有氣的死人”，面對他人不會有太多情緒的表達，總是溫溫和和的沒什麼脾氣，壓抑自己去配合他人的行為，較少有衝動會說出自己的想法或思考，表面上是追求事事和平，但是又有其中一部分是因為怕亂吧！人

多、事多乃免就麻煩多，在一個大團體裡面，當一位領導者或是一位隊員，都是可以生活下去的，如此，我又何必選擇辛苦到自己，扛下一堆事後，又不保證後果的好壞，自然的我選擇後者的生活，不求生活要轟轟烈烈，大闖一番，至少安安靜靜、平平淡淡。

婚後的迎春更是慘不忍睹，她的婚姻從根本開始的本質就不對了，那是一樁參有金錢的買賣，迎春默默的接受一切，當然包括婚後丈夫的好色、好賭，加上不時拳腳相向，她又能跟誰訴苦，投靠娘家的下場是換來一次又一次無情的毒打，可憐一位妙齡女子，生活這樣辛苦，這次她沒得切割了，必須要自己接受全權的一切。

上大學之前，我可以生活在爸媽的羽翼下，安全又輕鬆，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再插手處理，跟我沒有關係的事情就一概不碰，我想說這樣可以省去很多煩心的事情，也免去很多的生活壓力，但是現在的我改變許多，曾經非常在意他人的眼光，所以很多事選擇安靜，選擇放棄，選擇和平，事後就算有再多的不滿，也都只能跟自己說是當初自己的選擇，如此也就一次度過一次，漸漸的生活會失去動力，因為沒有妳真正追求的目標，怕麻煩的下場就是更加麻煩，人生嘛！！就是要定下目標，然後去達成它，也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不要只是活在成全他人的生活，設立自己的底線，用心生活，現在的我有很多快樂是我之前所沒有的，也多了一份自信。

小慈

當我看到論述寶釵個性的第一段：「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這句話時，我便心頭一愣，正巧跟我的個性有些許相似。於是對一大堆原先令我頭昏的敘述，漸漸醞釀出一股好奇心。

等我仔仔細細的把描述寶釵的個性看完後，我心中十分確定，有些寶釵的作為倒是與我相似。好比第二十七回節錄之文段，寶釵雖聽到雞鳴狗盜之語，卻也不便發作，也為是不想打草驚蛇，待更好的時機，予以顏色。這一點，是我所堅持的個性，不大驚小怪，不莽撞躁進，凡事不以流言蜚語認定其是非，縱使其壞顯而易見，我也不會逮

到機會就當面批評，不給對方台階下，而是會等到適當時機，曉以大義。又好比四十二回節錄之文段，我雖然沒去翻翻紅樓夢第四十二回原文，但也大致上猜到，寶釵與黛玉的對話，其實是黛玉在跟寶釵賠不是，不是的地方在於黛玉可能在旁人的面前將寶釵比了下去。但寶釵並無懷恨在心，反而是巧妙的將她與黛玉先歸類成同一類人，站在黛玉的立場，卻明白的暗示黛玉如此的作為可能會得罪有心人，簡單的說就是希望黛玉，別抓到機會就鋒芒畢露，。如此的識大體，讓黛玉聽的也無從反駁，只得點頭稱是。我讀完這段也是心有戚戚焉，在平時，我也曾因為別人的一句話，心裡感到不舒服，但我自認我的好處是我不會像顆臭石頭一樣，硬碰硬，我反擊的目的是希望對方了解我的地雷在哪，永遠不會在跨越一步；而我認為反擊最有效的方式，明是捧著他暗是教訓他，就像寶釵這樣，讓黛玉有自我反省的空間，而不是與黛玉針鋒相對。

讓我覺得寶釵十分通曉人情世故的是，她擁有把敵人變成朋友的能力。為什麼我這邊是講敵人，這個詞好像有點太過於強烈了，因為，我在第四十二回節錄的尾部看到了這一句話：「一席話，聽的黛玉垂頭啜茶，心下暗服。」我認為，這是黛玉過於孤芳自賞，所以只能暗服不能明服，說到底，我認為黛玉視寶釵為可敬的對手，有黛玉所不能及的地方。畢竟女人是很難有同心的好姐妹的，但在第四十五回節錄裡，寶釵卻能讓黛玉說：「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這不難想像出黛玉總是給人距離感，因此知音難尋。寶釵卻能將話講進黛玉的心坎裡，高處不勝寒，讓黛玉也能感受到一股暖流，這是寶釵的真功夫。這點雖然不是我的個性，但是卻相當佩服寶釵能夠做到如此的境界，這是我所希望我所能學習到的。

第三十四回節錄，表達出了寶釵對感情的羞澀，這也是讓我最感巧合的，雖然著墨不多。像我對感情的表達也是不擅於言詞，只能用行動去表示，只待有心人能領會我的用意。

總結是，我認為薛寶釵是個識大體的女人，能屈能伸，懂得顧全大局，凡事面面俱到，我大抵也是這樣的個性，但還是比不上薛寶釵

這麼人情練達，通曉事故，看完了這些節錄之文章，也替自己還不足的地方，有了更深一層的領悟。

小彩

通過老師的心理測驗，我是秦可卿，說真的…真的感到一種傻眼，因為她算是一個爛好人，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都默默承受，甚至公公把她強暴也不講出來，寧願自己含羞自殺而死，也不講出來，錯的並不在她的身上，一直以來，沒有一個人是覺得她不是一個相處的人，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脾氣，她也會例外嗎？只是因為她不管怎麼都會忍受，其非忍受，忍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秦可卿是賈蓉的妻，她的性格可算是極妥當的人，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她可心細，心又重，是賈母眾媳婦中第一個得意的人。到最後被她公公強暴後，她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憂慮傷脾，十幾天裡身體忽然消瘦，一個美人懸樑自縊。

在還未做那一個心理測驗之前，我一直都覺得心思有點敏感，而且脾氣也很大的人；到了測驗出來是秦可卿的時候，我心裡不停的反問自己，真的是這樣嗎？想了大概兩個星期之後，漸漸覺得我是秦可卿，發現自己遇到學長姊的苛刻的請求亦沒有拒絕，乖乖的接受，為了別人的開心卻換來自己的難受，天真的認為這些事我會做一次而已，他們一次又一次不同的請求，沒有一次有拒絕，這還不算是一個爛好人嗎？到了昨天，有一個青梅竹馬的好朋友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那麼多年都沒有看到你發很大的脾氣？」我會是例外的一個嗎？當然不是，只是隨著年齡不斷的增長，變的有點害怕開罪別人，地球是圓的，也沒有很大，可能有一天去應徵工作時，那一位上司剛好便是我當開罪了一個人。家庭教育對我影響也很深，自小父親便告訴我：「忍者無敵，百忍成金」，讓我漸漸便的內向。

秦可卿的一生是一個悲劇，一直沒法讓自己好好的生活，愛鑽牛角尖，她顯然不愛自己的公公但是不敢反抗，從此從今天開始，好好的學習不要過於放縱別人對我的態度，免得因為一時的天真而給終生

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記或瘡疤。

羽

我要分析的人物是一賈探春

紅樓夢裡面的人物那麼多個，我之所以會選擇探春來做人物分析是因為老師寄給我的人物小測試裡頭，我的測驗是探春。

探春是趙姨娘的女兒，而趙姨娘是丫頭而之後扶正的人，所以從小就有一些不凡的身世。探春以現代的眼光來說是個適合企業管理的主管，她在故事裡頭做過王熙鳳的協理，她除了很有管理金錢企業的能力之外，面對抄檢這件事也適用坦蕩蕩的態度去面對，而面臨趙姨娘想索取更多金錢的時候則是公事公辦，並按照規矩來，縮短預算的時候也沒有先虧待下人，反而是先減少自己家裡公子和化妝品的錢，並完善利用家裡花園和花園裡的植物，一點都沒有浪費，非常有生意頭腦。如果以現代的角度分析，我倒是認為她有魔羯座的個性，深沉穩重是魔羯座女孩的特徵，但不是那種神秘兮兮的類型，而是像大姊姊般，能夠給人很好建議的那種感覺。只是缺乏幼稚、可愛的影子。

魔羯座總是理性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追求高難度的理想，使得魔羯座的人充滿鬥志，認為人生是有意義的。這世界上，就屬魔羯座最潔身自愛，他們都是從幼年期便立志做第一流人物。此型的人生，如走在正常軌道上的列車，平穩而順通地往前奔馳而去。把阻礙前進的享樂看成是不好的，只有勤奮不懈地向前行，才能讓心裡感覺充實。深信『世界上最可靠的就是自己』，受這種觀念的影響，此極不容易去相信別人，或去接納別人。其認真、謹慎的個性，可從樸實、踏實的外表上看出來。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與世無爭，事實上其追求名利的野心，只不過得勝的決心並沒有那麼明顯，其巧取豪奪的技術也沒有那麼高超，完全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幹，比別人更賣力地去做。因其對別人極不信任，所以很少有知心朋友，生活十分孤單。可喜的是，其對未來充滿信心，相信今日的孤獨奮鬥，定可以換來輝煌的成就。

魔羯座原來的意思是(事業)，這種誕生者吃苦耐勞。會是羨慕並

敬重別人成功同時也希望自己成功的人，這種人成功的慾望非常強，自視很高，身負重責巨任，夢想著擁有成功與權威，是非常沉著的一個人。魔羯座具有的情緒優點是負責、冷靜、理智、嚴謹、堅忍、踏實、勤勞、內省、謹慎。魔羯座在人群中並不顯眼，她們安靜時多；既不特別好客，也無領導慾望。她們的人生彷彿鴨子划水，默默耕耘，但隨著年齡增加，成果也日益明確，她們知道自己要什麼。要認出魔羯女子需要功力。她們過著儉樸的生活，很少有失態的時候。

魔羯女子其實不願意將真情流露出來，嚴謹而又憂鬱是為了掩飾自己的弱點。她花太多的時間在適應環境，因為魔羯女人外表的冷其實包覆著強大的熱情，那安安靜靜的臉上，眼球卻不停溜溜地轉，一方面是她正在觀察對她來說陌生的周遭，一方面是她等待別人來發覺她。

善於理財。打細細算的頭腦，像是裝了電子計算機。做事認真且專注，是個受到稱讚拼命實幹的人。不背叛另一半，對感情誠懇忠實。善於簡單卻時髦的打扮，像個大人樣。

而那天我做完心理測驗之後，做人物分析，恰巧的是我也是魔羯座的，因此對於探春的個性才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小綺

我猶豫不決，遲遲疑疑，還是在申請表上填下牙醫系。我從來不曾懷疑的一切，小至穿衣吃飯大至學校未來都像是一個寫好的程式，按著指令推動，奇整的，絕對的。我的心思很自由也很侷限，飛不出我好不容易找到的書中世界；我的生活很依賴也很獨立，獨立的是身體和藤羅般攀附親人的習慣。我可以很任性，可以撒野，卻是在重重的保護下，我幾乎從未受傷。我長大的過程就像是美女與野獸中玻璃罩內的玫瑰花，脆弱的嬌貴。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哭，是為了說服母親讓我和同學去練舞，結果和不讓我週末去同學家過夜的母親大吵一架，在母親陰沉的臉色下，我有委屈和倔強，卻在朋友的注視下哭了出來。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朋友面前失態，不知怎的，我有

一種執著，不讓任何人看到我的脆弱。

讀紅樓夢是我在小六的時候，我心疼黛玉，為寶釵嘆息；一個是風大了被吹跑，一個是風暖了被吹化了。最最叫我欣賞的卻始終如一是探春！我讚她在掌理大觀園時的精明；我愛她面對大批人馬要搜屋時，冷冷的傲像梅花，護著底下丫鬟，有自信有擔當，一句「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讓我心驚且敬她的目光透徹；也喜她揪著寶玉，要他幫著買籐編的小玩意兒而不是金玉骨董時的璞真。她像是一個我渴望成為的人，她的母親不是大夫人，她卻可以善其身？是誰說「大太太(王夫人)面上淡淡的，皆因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卻是(待她)和寶玉一樣」呢？

通常我們渴望成為的人，剛好就是和自身相反的類型，我有我不喜的迎春的木頭呆，也有惜春厭世的心緒。我的朋友很多，交心的卻很少；能夠打打鬧鬧吃喝玩樂的很多，能一句話不說相倚靠的很少。曾經，有朋友稱讚我，你脾氣真好，都不會生氣。我有點茫然，不是的，你不懂，我是沒辦法氣，也氣不起來。周遭的人好像都跟我隔了層紗，煙煙裊裊，像我曾沉溺的佛學書籍，在看了很多廖輝英、楊小雲的書後，覺得女人的一生很奇妙，既寬容又狹隘，歐陽的書、席慕容的書，然後我發現生命就是情私欲望勾勾纏，騰騰繞，未央歌裡的蘭燕梅都逃開了，小童又豈會真的存在？趙淑俠的我們的歌，家國之愛，唱如此悲壯，也在大江離開後。如果心開始沉寂，人就會變得麻木。

可，我依然在這裡呀！在我填下志願後，一股勇氣生將出來，不知是惜春給的還是探春？我不願像迎春一樣隨和，即使朋友都曾笑著說：「沒關係，她不會介意的。」或「她很好講話。」我以為，君子當為所應為，我也需視情況而說YES。如果我不先積極得面對世界周遭的人，我怎會知道什麼是色，什麼是空？當我看盡繁華，寶馬香車路，也能通往寧靜菩提樹。說著清高的話語，隔絕生活中的瑣碎溫暖，並不能有一顆明淨的心，往往只是自欺欺人罷了。就像寶玉的短偈，只被隨口一問，既名寶玉，你貴在哪裡，重在哪裡？變啞口無言。我

自問，也同樣沉默，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真是可悲復可笑！

我想，要成為探春那樣的人，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時間歷練、需要貴人(貴書)點醒、需要朋友、需要家人。想飛，想獨立綻放；不再故步自封，不再緊緊攀附。我願用紅樓夢作我的良師益友，作為我一輩子的明鏡，願未來的我能在提起探春時不再心生羨慕嚮往，因為我也成為了那樣的人。

阿溱

一、 前言

第一次看完前八十集紅樓夢，大概是在高一年的時候吧，那時候對紅樓夢的印象大概就是一個吵吵鬧鬧的大觀園，姑娘們各自心懷鬼胎，明爭暗鬥，好像不是讀起來很輕鬆小說，因此，那時從沒想過紅樓夢竟然是後來涉獵最多的古典小說。

大觀園裡的世界，不同的人，不同性情，各懷各自的抱負或野心。但作者勾勒出不同的古代人物個性，卻可以直接反映到現代，反映到我們生活的周遭，甚至自己本身。

二、 內容簡介

《紅樓夢》是一部描寫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以及賈寶玉與薛寶釵的婚姻悲劇；全書有著深厚的儒、釋、道思想和社會內容，並在他的主題「愛情」這個中心事件的周圍，安排了眾多的貴族、庶民，以及奴婢出身的女子的悲劇，而其生活環境的廣闊、性格鮮明的眾多人物、錯綜複雜的人與事的關係，都被作者曹雪芹以其精湛的文字藝術表現得恰到好處，而又發揮地極生動、極淋漓盡致。總體而言，《紅樓夢》的寫作藝術，不僅豐富、深厚、逼真、自然，且寫情、模境，更見人物的鮮活，一點不見斧鑿痕。對於《紅樓夢》的研究，早已成為全世界公認的專門之學「紅學」，而從各個層面作出無數的探討；為本書最大的特色，是一個具有創作百萬字長篇小說經驗的學者，用他的創作心得植入紅樓堂奧，就《紅樓夢》高妙的創作技巧和思想內涵，明明白白地將如

何欣賞、體會，進而學習創作的精要，以最淺明、暢練的語言表現出來。

三、 人物對照之林黛玉

老師傳的人物心理測驗中，很訝異自己居然是像故事中的主角林黛玉！人物賞析對黛玉下的評論，常常都是孤高自許、目無下塵、自襟自重、小心戒備，嘴愛苛薄人，心裡又細，諸如此類。孤高這點，我想我是沒有的，但心理測驗應該不只考慮到黛玉的這一面，為人貼心、性情溫和、才貌雙全等等，也算是黛玉的特色。

黛玉心思細膩，雖然有時也會嘴巴刻薄人，但大體來看，黛玉不算是個有心機的人。才華洋溢不敢當，但用性情溫和以及沒什麼心機來形容我，我想應該是問心無愧的。

在談吐的部分，黛玉和寶釵算是一個明顯的對比。寶釵有豐富的學識涵養、懂得做人、擁有體貼的心、能擔當大事，給大家一個多才多藝、言語得體、舉止大方的好女孩形象。但黛玉比較是個有話直說的人，或許是悲劇的身世背景、與寶玉身邊女性之間的爭風吃醋等因素所造成，讓她變得習慣愛猜忌，愛在嘴巴上苛薄他人。這可能是我一部分缺點的寫照。

大家都喜歡寶釵的個性，但是面面俱到和精細穩靜鎖反映的，相對會比較計較利益以及壓抑自我。在封建時代絕對是位理想的賢妻良母，但給自己的壓力相對也會比較大。

太過心直口快，其實自己心裡也會不好受，自己就遇過幾次。有時候別人的優點要大方的講出來，但缺點必須做適當的保留，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接受，都聽得進去。適當做保留，其實不該被詮釋成虛偽或是不真誠，大家都喜歡聽好話，沒有必要要奉承，但如果只是為了提意見或糾正別人，而鬧得彼此不愉快，那就太不值得了。

四、 總結

大觀園裡，不同的人物都在作者的精心勾畫呈現不同的特色，除

了故事內容的欣賞，其實作者讓我們在人物和大觀園景色的部分也下了很多很多的心力，紅樓夢真的很值得花時間好好看看喔！

小芸

其實以前學習的過程中，就都多多少少有接觸到紅樓夢這一本經典小說，最常見的應該就是劉姥姥進大觀園的那橋段的故事了，在課堂上老師有說過，在網路上有這麼一個測驗：“測測妳是《紅樓夢》哪個女子？”老師也有寄到信箱來給我們測試，在印象中，之前似乎就做過這個測驗，但是時間有點久了，所以也不太確定自己測出來到底是誰，所以就再去測試一次了。但是在這之前，我問過我朋友：「你覺得我測出來會像誰阿？」我朋友回說：「妳喔，不是賈探春就是王熙鳳。」當下聽完覺得很好笑，因為在我的印象裡，我測出的結果，似乎就是鳳辣子——王熙鳳呢！在我測完這個測驗之後，果真是王熙鳳，這真是讓我哭笑不得阿！我承認在某些地方真的有那麼點像王熙鳳，王熙鳳會察顏觀色，有她在的氣氛也很好，倘若大觀園沒了王熙鳳，那應該會遜色許多，王熙鳳在某些層面，其實對姐妹也是很關照的，我在跟朋友的相處上，也是很看重他們的，也是適時的看別人的眼色，不會讓自己去惹人家不開心，但是我就不會像王熙鳳那樣——「寧我負人，勿人負我」，王熙鳳功於心機，這樣就與我大不同，我不喜歡處處算計別人，因為我覺得這樣的生活很累，每天都要想著說，今天我應該要怎麼做，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天天這樣，生活也是會膩的吧。但是對於王熙鳳來說，可能這也是她唯一能夠扛起賈府上上下下所要管理的唯一模式，就因為她是王熙鳳，因為它的能力強，所以責任也大，她就像是現代女強人，如果她沒這般強硬，那麼或許今天賈府衰敗會更快，畢竟這個賈府管家也是不好當的。

但是王熙鳳在害人的這點，我就非常的不苟同了，畢竟這也是人命，不是你討厭就可以任意抹滅掉了，感覺她扼殺掉別人的生命，她也毫不在意說她這樣是錯的，在這點我就不像她了。我覺得我在某些部分也像探春，因為我對事情都抱有好奇的心，個性也比較樂觀，不功於

心機，也具有較不同的價值觀，她很重情義，對朋友真的很夠義氣，我很欣賞她這一點。但是探春也不是個好惹的對象，平常不生氣並不代表她就沒有脾氣，我也一樣，平常能笑臉迎人，但是如果別人觸碰到不能觸碰的地方，那我肯定也是會火大的，想必王熙鳳也是不敢隨意去招惹探春生氣的，探春不因為她的出身卑賤就自我放棄，反而向上努力爭取，在賈家終於也取得一席之地，這個也真讓我對探春佩服不已啊！背後不知道遭多少人閒言閒語，但是卻也能一路堅持下去，讓眾人大大改觀，在這一點，我就要像探春學習才是，因為別人若說我閒話，我必定會灰心喪氣一陣子，能不能振作起來還是一回事，探春堅毅不屈的精神實在讓我佩服，希望我能夠像探春這樣繼續努力下去，不去畏懼別人的眼光，儘管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但也要適時的聽取別人的好的建議才是，不然不就變成了自我意識強烈的人了嗎？這樣肯定是無法在現今社會上找到一個好的做人的立足點。

誠

我要選的人物是惜春，因為她剛好是紅樓夢最主要的主角庶出的妹妹，最主要是因為我國中的時候就對她有印象，同時很多人都聽過賈寶玉，林黛玉…主要的幾個人，那我為什麼要跟別人一樣呢？所以我選擇比較冷門的探春，這樣子比較特別。探春的家世背景是趙姨太太的女兒，趙姨太太又是從一個小丫環扶正的，所以探春從小的時候就有吃過苦，因此對把握一些下人的心思應該比較了解，也不會虧待下人，應該有當老闆娘的資格，畢竟自己從小是那樣子苦過來的，在故事中他給我的感覺是一個成熟穩重的大姐姐一樣，可以給人很多的建議，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太注重高低的階級，也許跟自己的出身不怎麼好，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想法吧。再來一個就是她對她的親娘跟弟弟太過嚴苛，像趙姨太太大刺刺的去跟探春要求要對自己的親娘好一點，同時給多一點交際的基金，探春馬上給予難看，說規矩怎麼定就怎麼來的，趙姨太太又當著大家的面，數落探春，為什麼要對她跟她的弟弟那麼的不好，探春的庶出的身分，被那麼多人當著面數落著，當眾跟趙姨太太翻臉，

反而讓雙方都下不了台，這她唯一的缺點吧。對下人的好，可以從被趙姨娘索取更多金錢的時候發現，他不會去動用下人他們的錢，而是把公子一些不需要的花費給節省起來，在現在的社會，節儉的人越來越少，是這一個社會開始腐化了嗎？同時也覺得她有政治家的精神，因為王熙鳳去生病，所以管理賈家這麼一個大的家庭，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是她也可以把又可以把想要欺負她的惡僕給收伏，所以我覺得她有政治家的才能。這一點跟王熙鳳很像，做人又豪爽大方，還有一個地方，讓她的才能又一次的展現出來，就是大觀園抄檢的時候，他很有魄力的去打了王善保一個耳光，表現出生殺予奪的判斷跟魄力，可惜她出生在封建的時代，再加上她是庶出，在那時的世俗眼光，一個女人又是一個庶出就算她的才能在怎麼好，還是沒有辦法超脫出那一個大框架，那時我看紅樓夢的時候，還是國中的時候，看到這一段高興的跟我媽分享了這一段令我開心好久的一個章節，現在打心得的時候就跑出好多的回憶，古人有說時光飛逝，感覺一下子我就已經大學，中間六年一下子就過，還有一點就是探春讓我最喜歡的地方，就她的文筆也很好，當她遠嫁他鄉的時候，她寫了”清明涕泣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是在講將遠嫁他鄉，像風箏斷了線一去不返，只能在夢中與家人中團聚。

紅樓夢在我看來是一部悲劇情節小說的總集，有好多都是悲劇事情的發生很高興有機會可以重新的再去仔細的看紅樓夢這一部小說，因為重高中開始就每天都很忙著補習考試，都沒有時間可以去有其他的課外讀物，也慢慢的忘記當初紅樓夢的劇情，現在再看一次的感覺，又跟國中的時候有很大的差別，會去思考自己假如有相同的情形會怎麼去做，最後謝謝老師還願意給我一次機會，再給我一次學習的機會。

藍

之前有做過那個紅樓夢的人物測驗，我測出來的結果是史湘雲，說我是一個心直口快、不拘小節、很有男子氣概的人，有人見人愛的

好性情、真性情，真誠而且真實，這部分我是挺認同的，因為我平常跟好朋友在一起或在家裡的時候，我都是大刺刺的，行為舉止就像男生一樣，不拘小節，會講很多笑話或有趣的事，談笑風生，是一個很開朗的人。在他們面前我都可以輕輕鬆鬆的做自己，因為我覺得他們可以包容這樣的我，所以不需要裝模作樣的。

可是我覺得這只說出了我的其中一面，另外一面我覺得跟妙玉蠻像的，我是一個很孤僻的人，對外的時候，我就會變成一個羞於表達自己的人，不喜多言，有很多事都放在心裡，不敢說出口，那是因為我覺得多講多錯，不講不錯，我很怕會得罪別人，被人家討厭。所以在面對陌生環境的時候，我都會帶著一個面具，安分守己的裝做一個乖乖牌，不會嬉笑怒罵，不會發表什麼意見。所以跟我不太熟的同學一定都會覺得我是一個很安靜的人，總是擺著一付冷酷的樣子，感覺不好相處，認為我是一個很難聊開的人吧！

但是我覺得我跟妙玉最大的不同是，我願意把我的才華大膽的表現出來，像我很喜歡唱歌，也有一定的實力，我很享受在舞台上的每一刻，我喜歡大家在聽我唱歌的時候那個陶醉的表情，喜歡大家的掌聲跟歡呼聲，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跟存在感，可能因為我是獅子座，很愛表現吧！我常在想：「如果我沒有這個才能，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呢？」結論是一個超不起眼，平凡到不行的平凡人！

我覺得我就像是一隻縮頭烏龜一樣，遇到讓我覺得危險害怕的事就往殼裡面縮，我明白這樣子生活在保護殼中，沒有受過傷害是不會成長的，應該要勇敢的跳出自己的框框，要知道人不是完美的，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想法，要懂得欣賞自己的優點，要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這樣才能活出美好的人生。

阿如

收到老師寄發的心理測驗後，結果真是出人意表，我是與紅樓中的寡婦李紈相似。課堂上聽著老師對於紅樓人物的敘述，卻總是以老師口中的史湘雲對照著自己。同是射手座的我，攬下了多數射手座的

特點，但這個出人意表的結果卻讓我重新省思不同的自己，李紈這個從小受教育影響，女子無才便是德，後天命運不平的女孩，總帶著一抹悲傷的影子，怯懦的性子卻處處想著周到，或許跟現在的我很像吧！

許多事我認為只要努力，結果總不會過於差強人意，但近來我倒是顧慮東顧慮西，一下擔心被學弟妹批評，一下害怕在學長姐面前說錯話，或引起負面觀感，但從前的我是行動派，雖不是完全周詳，卻是有做出成果的。現在，原本不斷向前衝的我遲疑不前，只剩下在多方面考慮後必定不會錯的行動，與李紈的懦弱倒有些吻合了。或許是受過去經歷的影響，讓我常悲觀的沉浸在自己認為的悲劇中，李紈可能是受當時社會風氣影響，但骨子裡的悲情色彩我想更可能是主要原因吧。

對於紅樓夢的內容閱讀還不夠多，我不適合妄下定論，相似終究是相似而已，誰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就連你我，都不見的有人全盤了解過，不論父母、兄弟、親近的朋友，更遑論只是旁觀者，而性格這答案的正解我想除了主觀認定，恐怕要本人才是最清楚的。

廷廷

賈寶玉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對世俗男子的輕蔑和憎恨，對被壓迫女子的熱愛和同情，正如他所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得濁臭逼人。」我覺得賈寶玉的特點在現今看來是嫉妒偏差的，一般男人會喜歡女性很正常，但當他對性別的看待不平衡時就不適當了。我我認為與同性和異性的朋友相處時不應有太大的差別，持以平常心對待即可。

其次，他流倜儻、酷愛自由，否定讀書做官的科舉道路，鄙棄功名富貴，他把薛寶釵勸他進取功名，看成是「沽名釣譽」，把做官看成是「那國賊祿蠹」。第八十二回中他更對黛玉說：「還提什麼唸書？我最討厭這些道學語。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誣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說要『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

罷了。」足見其真實的個性。這點我倒是跟他有點相似，我也是熱愛自由，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中國幾百年以來的科舉考試不知毀去多少人的生命歲月，蒲松齡七十一歲才援例出貢，四年後便死去了。賈寶玉能唾棄科舉功名著實不易，而我也不喜歡台灣的升學考試制度，從小壓榨學生的童年直到大學，禁錮學生們的青春。一路上不停的補習、補習，如此沉重的壓力要依個年幼的小孩去承擔實在過份。但我沒有像賈寶玉一樣富可敵國的家世背景以及勇氣去視科舉為無物，還是得跟其他人一樣在這升學制度的台階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向現實妥協。只能在這裡抒發和他同樣嚮往自由的心境及個性，有「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之感呢！

林黛玉出身於書香之家。但由於寄居榮國府，深感寄人籬下的屈辱地位，時時「自矜自重，小心戒備。」養成他「孤高自許，目無下塵」的孤傲性格，過度的自我保護會讓他人對你有種距離感，及所謂的防人之心，自我保護不可過度也不可全無，林黛玉正因寄人籬下而養成這種個性，假如她能敞開心胸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吧。

劉姥姥原是個久居鄉間的村婦，這樣一個看似不起眼的人物，然而作者卻花費不算短的篇幅來描寫她。尤其是「劉姥姥進大觀園」一幕，作者藉劉姥姥的雙眼、一張口，道盡賈府富貴華麗的風貌。但真正使文章富含情趣的則是洞察人生、慧黠的劉姥姥。來自鄉下的劉姥姥是個洞悉人情世故，有著一雙蘊含歲月智慧的眼、溫吞個性的人。說到這點我便無法和劉姥姥相比，我做是常會衝動、欠思量。一方面或許是因為我還年輕，少不更事，無法像劉姥姥一樣洞悉一切。但我相信經過歲月的不停流逝，日後我或許可以像劉姥姥一般的溫吞慧黠。

岑岑

寶釵在人們的心中可以是端莊穩重、溫柔敦厚、豁達大度的，可是卻也有著性冷無情、虛偽奸險的評價。很會做人處事，是寶釵的特點“事不關己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是她一慣的處事態度，在這

派系複雜的大家族中，這種個性為她贏得大家的寵愛，不僅僅是賈府的統治者，更連小丫頭們也都多和她親近。曹雪芹塑造的標準封建社會淑女，正因為她如此忠誠的信奉封建禮教，引起心愛的人寶玉的反感，也因此讓自己任由封建家長的擺佈，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

派系複雜的賈府，就好像這複雜的社會一般，圓滑世故，似乎成了每個人明哲保身的態度，就像寶釵一樣。值得讚許的是，對於那些下層階級的人們，寶釵沒有抱著鄙視與輕蔑的態度，反而保有她的親和力，親切待人。M字型社會，造成貧富差距加大，下層階級的人們，在社會上總是沒有立足之地，被上層階級的人利用，甚至將他們做的任何苦勞都視為理所當然，讓他們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矯揉造作，似乎是每個唯利是圖的人的共通點，人們要的，不外乎是錢是權是自己深愛的人，而追求的過程是艱辛的，為了得到這些自己想要的，不惜犧牲很多：別人對自己的信任、自己的真心、還有別人對你的真誠。不停的換著面具的人，總是在這社會上得到優勢，但那些失去的，那顆原本屬於自己的心，就找不回來，也因此，他永遠不會明白，人與人之間的真心，有多可貴。

學校，被認為是個小型的社會，日久見人心，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字眼，有些人真誠待人，願意負擔很多工作，願意為大家付出但是不求回報；有些人，寧願在自己的世界裡打轉，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為了自己改變別人，為了自己利用了別人。老實說，前者和後者，似乎多半是後者擁有多彩多姿的人生，而前者，付出的結果，最後換來的卻只剩下冷漠和一句句的理所當然。是人性嗎？還是社會教育造成的？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真心付出的結果，換來總是那些與你一樣也願意真心付出的人，當有一天，你遇到了他們，所有的是都變成你們在一起的動力，真心對待彼此其實很簡單，只要把彼此放在心中就已經足夠，或許矯情可以滿足自己的眾多需求，但在這多元的社會，總有一天會嘗到迷失自己的感覺，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任何人，因為你連自己真正內心的想法都不曉得。

人心，很難掌握，而我們卻也總是在猜測彼此在想什麼，想想他

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別人，好像自私是人人都有的，但是真心付出卻不是不可能的，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試著只看到每個人好的一面，因為我曾經遇到一個人這麼做，她的言行，讓人感動了，讓人想跟她一樣，因為無私，因為想為大家多付出一點點，所以很讓人佩服，如果每個人都願意真心，那命運會不會就能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是居心叵測的封建社會或是任何複雜的社會體系。